

01-53
00

蕉風月刊

PP192/12/85 * ISSN 0126/6608 * M\$1.50

BULANAN CHAO FOON 397 * 十一月號八六年



01-53
00

Ng Buan Chay

編輯筆記
人物言談
西洋文學
古典文影
西電

稿說書評
例書

意讀者·作者·編者
浮生記
一天紙亂墨
涯書

大學與文學創作
蘭尼爾的奮鬥
鍾嶸其人得〈詩品〉
殺夫風景
電影會十一月演什麼？

女人談女人
才開始
只能有怨嗎？
四則
來函四封
遊離者的故事
過程／錯失／徼
八卦拳三部曲
和爸爸聊天／唐人在唐人街

編輯室 01
羅麗 容墨 02
陳郝 毅民 10
陳文 瑞介 12
公羽 介室 18
編輯室 20
葉圖 羅實 21
阿羅 實室 22
如羅 實室 23
編輯室 24
胡浮 大室 25
簡真 大室 26
完顏 藉兒 26
貓 顏 28
藉兒 32

小說
童話
散文

新葉篇

兒童詩小輯

疲倦的馬
太陽爆炸／沒有天空的地方
銀湯匙生小孩／拍賣山羊
走向
林極的散文
距離到底是甚麼
來一場豪雨
當雲流過
涉海小鎮的童年
也算快樂
鴿之死
編前編後話
翻譯後的話
只要我長大
給瑞香
放風箏
風／雲與陽光
娃娃
玩具
糖果
小明明的信
錢不見了
煩擾／打鼾
柵欄
一個真的故事
翻看舊照片／世上最難做的事
如果是冬天／爹，給我講個故事／預告／誰
小種子／數瘋子／天空裏有多少個太陽／雨
蜜月
花園月好

商晚 筠 34
徐流 40
李容 慧 42
也流 49
林極 50
渺羣 傲 53
迦晨 54
羅韻 琴 54
原野 人 55
蘇于 則 55
陳佑 然 55
韻儂 兒 56
陳全 興 57
化捨 龍 57
林雲 龍 57
羅麗 琴 58
朱旭 龍 58
朱水 冷 58
陳全 興 58
林若 隱 59
朱旭 龍 59
韻儂 兒 60
儂子 譯 60
韻儂 兒 61
儂子 譯 61
韻儂 兒 62
蘇雲 青 64
胡一 菊 64

編輯筆記



張錦忠去了高雄的中山大學研究所唸書。他來信說：「中山大學環境很好，有山有海有船可看，唸書心情也好點。」我們記得他臨走時笑說：「如果唸出來會找不到工作，那麼就唸久些。」我們聽罷就取笑他：「唸碩士唸那麼久幹嘛？如唸完碩士也沒工作做，那麼再去唸博士好了。唸了博士也沒工作做？幹脆再去唸其他的學位罷。」說得一伙人大笑起來。他又說功課比想像中的重，那麼在唸得頭昏腦漲之餘，希望他多吞些維他命丸。

《蕉風》人物言談專欄，本期特別邀請「馬大」學生於「文學雙週」活動期間，舉辦一場座談會，會中討論的主題由馬大同學自行決定。大概是因為正巧碰上他們的文學雙週吧，所以這次座談會他們就談起了「大學生與文學創作」。

而馬大那班學生近來頗活躍

；活動排得滿滿的。他們有時上蕉風社來，說說笑笑之餘個個顯得神采飛揚，於是咱們就說：「來個大學生座談會罷，把你們說過的東西整理出來給我們登。」他們聽後就回去「如法泡製」。隔沒幾天又來電話問：你們要多長的稿？我們說了很多很多。怎個多法？不打緊的，把稿子寫好拿來，咱們再看看應怎辦罷。

於是一疊稿到咱們手裏，長是長了些，但因為說得真誠於是決定原文照登。

還記得美少年家毅嗎？連姚先生見到家毅這名字也問：「這個家毅就是那個家毅嗎？」是，就是那個。見過家毅的人都說他漂亮；真人比照片漂亮的那種漂亮。家毅目前在倫敦，看來是過得逍遙自在的，牛忠說他越來越年輕。他是一名建築師。提起家毅是因為我冒昧的去信叫他幫忙為《蕉風》設計一些版頭，他答應了。後來是牛忠去倫敦遊玩，

見着了家毅，順帶就把那些版頭給我拿回來。這裏我要長氣的謝謝牛忠，因為千里迢迢拿着一些版頭搭飛機有時是很煩的事，而他起碼沒在我面前說：煩死了！而許多人都問我：「設計得怎樣？」我對畫外行，可是看着卻是喜歡的多，因為設計得特別，線條畫得很好。而其他的熟朋友卻說：「這回你慘，這麼漂亮的版頭，看你怎樣配插圖，稍一不好，版頭就搶完鏡頭了。」從沒想過會有這種麻煩，也只能不管三七廿一，毫無顧忌，要怎樣就怎樣配好了。而從三九六期開始，咱們就拿這些版頭來「糟塌」了，請大家來欣賞咱們的傑作。抱歉，家毅。謝謝，家毅。還有就是《不完夏》在我手上，一直想快快的做完給拿去印第二版的，但硬是忙得分身乏術，真不曉得此書幾時能出籠，而這書出不來我是「不服氣」的，希望有讀者寫信來吵來抗議，這樣或許我能「果真有辦法」解決之。 □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柴一思

主編：張錦忠

編輯：伍梅彩·黃昭諭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來稿

編輯部：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572455

出版·印刷：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左起：駱耀庭、陳全興、林雲龍、羅麗琴、林若隱、
程可欣、林添拱、朱旭龍、莊松華、張玉懷。

大學生與文學創作

——馬大同學座談會

主辦：蕉風月刊
日期、時間：23 - 9 - 1986晚上八時
地點：中文系會議室
主持：羅麗琴
記錄、整理：莊松華、羅麗琴
出席者：陳全興（醫學院五年級）
張玉懷（法學院三年級）
駱耀庭（工程學院三年級）
莊松華（經濟學院二年級）
林添拱（文學院三年級）
林雲龍（文學院二年級）
朱旭龍（文學院二年級）
程可欣（文學院二年級）
林若隱（理學院二年級）
程麗芬（文學院二年級）
鄭淑玲（文學院二年級）

馬大同學日前正舉辦「文學雙週」活動，《蕉風》特請來馬大文學院同學，一起談談馬華的文學創作風氣。會中雖然經常出現偏離主題的討論現象，但基本上還是本着相當自省的態度來探討馬華文壇目前的寫作困境。語論中肯，態度頗為開放。

《蕉風》於此特別要向出席的各位同學致謝，有你們的出席才會完成這篇文章謝謝各位。

羅：我們今天談的是大學生與文學創作，選這個題目是因為它跟我們有切身關係。馬大學生在今年理大主辦的大專文學獎中表現極佳，除了小說組獲得第二名之外，其他組別都獲得第一名，不知大家有何看法？我們發覺到有寫作大學生除了中文系之外，也有很多來自其他學系的。不過本地大學生的寫作風氣到目前還不算興盛，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莊：我認為本地大學生的寫作風氣並不好。我就拿文友會作為例子，在別人眼中看來，這些文友應該是常常有寫作的。但是，到底有幾個人真正在寫？有些人到了大專文學獎時，才寫一兩篇參加，結果獲獎。這算不算是一種寫作風氣？你們認為呢？（哄堂大笑。因為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文友之中有七個是獲得大專文學獎的，而常常有定期創作的人數不到幾個。）

陳：我相信整個馬大真正有定期寫作的少過十人，如果要依賴這幾個人來決定馬大的文學創作風氣的話，實在是很悲觀的。馬大可以說是所有大專學院裏文學氣氛比較濃厚，華人比較多而且又是馬來西亞唯一設有中文系的大

學。但是，以整個中文系來講，創作的人這麼少，而且那些能夠創作的人定期寫作的更少，那些在那麼少裏面寫出一些成績來的更更少。這是很可惜的。這個環境給予他們這麼優良的氣氛去寫，而他們交出來的成績卻這麼少，到底是甚麼原因呢？在台灣，一個醫學系裏，我相信每一個都可以寫，中文系更多人寫。那些可以寫的人跑去那裏了？很多學生在未進大學時寫得很好，進了大學之後卻沒有寫，為甚麼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張：我想這是因為他們還不能適應這邊的生活。有時候我想到很多題材，但沒有那種心情去寫。如果你跟台灣香港來比，這個就是環境上很大的差別。他們講的是華語，唸的是華文書，在耳濡目染之下，無形中寫作風氣會比其他國家來得盛。在馬大來講，除了看報章之外，我們看的華文書籍也減少了。以

我為例子，自從我進來馬大之後，我已經很少看華文書了，尤其是文學作品。這是因為我沒有那種心情去看而我們所接觸的語文又不同。

林：我覺得相當多人有一種固定

反應，提到本地出版的書一定不能暢銷，提到本地寫作和大學生寫作風氣也自然的認為低。其實我們很難下一個定論說風氣盛不盛。如果要跟台灣香港比較，是不公平的。我們不能因為他們創作的人數比較多就說這邊的風氣很低，因為那邊的環境和政治體系跟我們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看看以前小黑或方昂，或者溫祥英那個時代，大學生用中文創作的很少，也沒有互相連繫，不能造成一種風氣，而且大部份都是留學台灣的。如果跟以前比起來，我們現在的寫作風氣是很不錯的，因為有很多學生在未進來大學之前已有創作，進來大學之後還在寫。有些進來後因為接觸文學活動多而對文學產生興趣，開始創作。

莊：我想問一個問題，到底我們應該從那一方面去斷定寫作風的好壞？是不是報章上刊登很多大學生的作品就是寫作風氣很好？

陳：我認為如果跟台灣來比也是一種辦法。但我們要談的是本地寫作風氣，我想應該以大學生跟非大學生來比較才看得出好還是壞。我相信每個人都認為說大學生在領導

……文友會雖然還沒有成績，不過至少已經很多寫作者連繫起來。

能力的創作方面都是先鋒。但是，有那一個大學生領導起文藝創作風潮？沒有！以人數來計算是一個很正確的方法。我們不能說這次文學獎馬大學生的表現好就代表馬大寫作風氣比其他大學好。一個人的創作並不能代表整個馬大！

駱：我覺得理大主辦的文學獎還可以反映出大學的寫作風。在四組裏投稿的總數只有百多篇，這是不理想的。但有趣的是，似乎許多獎項都是馬大學生獲得，這反映了馬大學生的寫作風氣比較盛。假若以添拱所分析的角度來看，在比較上，的確有在進展之中，但在現階段來講還是一個不太令人滿意的狀況。

林：大專文學獎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準繩來度量寫作風氣。由於客觀環境的種種限制和缺乏外來的鼓勵，所以大學創作一向是令人失望的。我們也不能說大學生創作是從大學開始的，很多學生之前已經開始寫作。我認為至今為止，大學並沒有栽培一批進了大學才創作的學生來。很多寫作者在大學裏都是活躍的人物，由於功課的壓力和戶外活動，創作當然不能夠

定時和定量。我們的文友會雖然還沒有成績，不過至少已將很多寫作者連繫起來。現在就要看這些作者能不能發揮功用，把寫作推廣開來。

程：嚴格來說，大學生寫作風氣可以說是不理想的。不過，這並不表示說我們就絕望。我編「家」（註一）第三期的時候，收到很多第一次投來的稿件，這證明了寫作風氣之所以不好是因為沒有人去提倡和推動。另外一點，我們在小學時受華文教育，但上了中學或大學如果不是中文系的學生，我相信他們都很少有機會接觸到中文。如果一個人掌握不了中文而要他寫作，這是很辛苦的。

羅：我想我們談談自己的創作經驗。我很小的時候就想寫作。我開始寫作時是八〇年，當然是寫給華文學會，後來才加入文學團體，才真正的認識到甚麼是創作。

林：我是在 From 2 時開始創作，我的創作興趣是因為華文學會，也可能是本身的機緣，遇到了一些對創作方面也有興趣的老師，所以漸漸走上這條路。

朱：我認為一個人在還沒有開始創作之前，他所接觸的書刊

能夠產生一種推動力。就拿霹靂州的天狼星詩社來講，本身就是一股推動力，使到那邊的學生能夠接觸到文學書刊而培養出那一種寫作風氣。

林：如果打個比喻就好像修佛法，大學生只修小乘佛法而已，而從來沒有人修大乘佛法以渡他人。這是一種遺憾。如果一個人參加文學團體，又有人指導，的確可以收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非常羨慕那些從天狼星詩社和天。星文友會出來的同學。

林：最近一兩年裏有一些事是可

以培養起寫作風氣的，如大專文學獎，馬大中文系主辦的文學雙週和馬大文友會。我本身是相當重視那些進了大學才真正寫作的人。這一部份同學的作品真正好的是他們出了大學之後，我們不能說在大學裏拿出好作品才能算是好的風氣。另一方面我覺得大學生創作很多都寫詩或散文，很少人寫小說和評論。我認為大學所提供的教育應該有助他們寫評論的文章。不過小說是可以諒解的，因為我們的生活經驗還不夠。

程：我寫得很少，我是 remove

時開始寫的。比如玉懷說沒有那種心情，有時候有很多東西要寫但却寫不出來。對我來說推動力是外在的東西，沒有甚麼影響。就好像文學獎，我們有很長的時間去寫，但是却沒有辦法去投一篇稿。

莊：其實我認爲，關於心情這個問題有時候是難於解釋的。大多數作者原本就是爲了對文藝的興趣而寫作，而並不是爲了某一種責任去寫。我們寫作是爲了舒發自己的感受，感觸和感情。

張：一個人對於文學的激情和他的心境是有很大的關係的。講到推動力，我認爲在某一個階段有它的重要性的。對一個初寫作的人，推動力是非常重要的。到了某一個階段，推動力已不是很重要了。

陳：我認爲寫作跟靈感和心境是沒有很重的關係的。古時候那些窮作家，他們要擔憂生活，還能寫出這樣好的文章來。而我們在這個時候才來談說心情不好寫不出文章，這其實是非常不好的現象。要是你把文學當作生命中的一環，你一定很重視它，不會因爲心境關係而影響到創作。剛才添拱說我們不可要

求大學生現在領導創作，要等到大學之後。其實，這樣說是很看低大學生和整個社會。如果你在大學裏已經對文學沒有興趣，畢業以後，我相信他們也寫不出文章來，這是不是太遲了？

駱：我覺得大學生比較多寫散文和詩，這是因爲目前一般上可以投稿的園地比較歡迎詩和散文。關於評論，在理論上來講，中文系的學生應該

是在所不辭的。但往往寫這些評論的都不是中文系，或者不是大學，而是靠他本身的努力，比如溫任平和林添星等。

林：我相信，一個寫作者第一次創作時能不能得到獎勵是很重要的事。談到社會責任，寫作並不是很大的一環，除非你寫作是爲了文以載道。

朱：剛才有人提到說寫作純粹靠興趣，根本不是甚麼責任。我想若要寫出一些好作品，是否需要負有一種使命感？在大馬目前的環境之下，政經文教各領域普遍遭受到難題，這些都是很好的題材值得我們去發揮去寫，可惜的是本地作者不是離得太遠，就是純粹抒發個人感情而已。

程：如果我沒有聽錯，剛才添拱

意思是說有些同學在進入大學之前已經開始創作，也有的在進入大學後才開始。所以我們不能以他們在大學三四年的時間來決定他們的成就，而他們畢業後的成就也必須算進來。一個人在大學畢業後才出書，那時候他把作品呈現給大家也準備接受批評或讚許，而他的成就在這個時候才被斷定。

林：我是覺得我們創作的題材基本上很摻雜，好像人類以外，樹木等都有人寫，不過還是不夠廣。因爲摻雜和廣是有差別的。我認爲大學生所處理的題材和外界的沒有兩樣，對更廣更深的題材作嘗試還是很缺乏。大學學科有些對這些比較嚴肅，有哲理性的題材提供材料，但是大多數大學生還是喜歡圍繞着自己身邊的瑣碎事來寫。

張：我認爲題材和大學生的文學修養有着密切關係。如果要經營有關哲理方面的、經濟或華人困境的題材，這將關係到你的文學修養、社會意識，你對世事的認識及你的分析能力。我們不能要求太高說目前有太多散文、詩歌是不健康的現象，我認爲是未必。我認爲某種題材會通

合於某種年齡的人寫；而一個人到了某一種境界，他的思想心境都不同，所以我們不一定要說大學生應該在每一種題材都有所表現。

林：我只是想補充一點，我是覺得有必要對大學生有某一方面的要求。因為以他們的程度來論，他們是有能力處理某一方面的題材，可惜他們還是沒有做到這點。我不是說要求他們在每一種題材方面都有所表現。

張：對！這不只是對別人要求，還要對自己要求。我認為要處理比較大的題材時，雖然你的文學修養很好，還是會碰到很多難題。

陳：我主要是從大學生出版了的書，從瘦子、從葉寧以及大多數我看過的大學生的作品而論。超過一半以上的大學生包括我自己都離不開寫迎新週、寫對環境轉變的感受寫鄉愁，我並不反對這種做法，只不過是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題材，造成今天很少人寫論文。因為論文需要更廣更多的東西，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整理去發掘，而這些，大學生都覺得是很難的事。這使到外面的人認為大學生與非大學生並沒有甚麼差

別，他們所處理的都是小我的題材，而沒有去寫論文，沒有關心社會，不會去關注社會的變動。

張：不過有一點，我們是不是要寫論文才能代表說我們關心社會，我認為不必。

陳：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我覺得評論比較直接能夠表現，只是我覺得大學生沒有把他們的心聲和應負的責任講出來。

林：不論大學生或非大學生的題材選擇都把身邊的事物加以提昇。提煉程度的差異將決定「產品」的優劣、平凡或者特別。我時常覺得很痛心很可惜很浪費的是大學生沒有好好用心，不是找到好的題材浪費掉，就是提煉不夠或提煉不到某種境界。我想再拿來寫，又是否沒有甚麼見地了。

林：我覺得大學生接受學院式的訓練，在思路上面或者會比較清楚。而大學生以校園生活為題材來寫其實並沒有錯，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專利權，總不能叫他們不寫而叫別人來寫。不久前我看到鍾石均（也是馬大生的學生）的一篇作品，題目是「遠雷響在講題目」。論題材和表達方

式，以我的標準是不錯的；他把生活上的東西溶了進去再寫出來，而這種題材只有大學生才能夠寫。題材可以是很廣泛的，而如果有人要限制於一個題材來寫，我們是不可能干涉的。

駱：目前的情況是，對某個題材的探討深度不夠多。真正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讀得很少。譬如說，很多人寫詩和散文，假如他讀得多，有研究西方的詩，他會發現西方的詩多探討自然界的奧妙與夢的題材。第二個原因是少想。第三是內容和技巧的運用。一般上大學生喜歡用散文和詩來表現，由於不能駕馭更多的之類，以致在題材上的探討不夠多方面。

林：多讀是一個基本的條件，要多寫就必須多讀。大學生很少多讀書，甚至連自己的書也不多讀，而是多讀了「前輩祖先」留下來的進義過關畢業，這種現象必須要改革。

駱：我以為目前大學生很少寫我的東西，主要原因是因為大學生正處於二十多歲的年齡，正開始發現自己的存在，開始追求自己的identity，開始設想在這社會安身立命的過渡時期，所思考的是自我的問題，往往限制了他

處理大我的題材。

林：我覺得很多大我的觀念可以從小我絲絲縷縷散發出來。這點不會發生是因為很多寫作者喜歡走別人走過的路，即使有好的題材也可能掉進別人的框框裏。談到我的寫作經驗我喜歡寫有關人的東西，也喜歡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盲真進而提昇為大我的境界。

駱：剛才全興所說的，寫校園內的景色，處理學院生活的題材的確是一種限制，也是相當個人化的題材。基本上校園內存在着種族兩極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相當少在大學生作品中出現。

朱：針對雲龍所講的很多寫作者喜歡走別人走過的路。這點對剛起步者是無可厚非的，對於那些創作了很久的寫作者，就必須自我檢討一番。

張：一個寫作者他到了某個階段會對自己有所要求，希望自己在題材或技巧上有所突破。記得一位國大的朋友對我說，如果我們到了這種年齡還是沒有突破倒不如不要寫。等有了突破的準備才寫，這也許是造成風氣不盛的原因。

駱：我認為大學生的作品在技巧

上的探討都不夠多樣化，主要的原因是少讀與少想。一般上少讀的作者，他們的作品將是平平穩穩，無法打破起承轉合的結構。而不肯想就往往使技巧表現不夠多樣化，太過老實了。

林：我同意耀庭的說法。另外我希望我們的寫作者先看現代的寫作技巧，然後看去西方，然後再回來看東方的古文，盡量找些古文的書來看。現代的技巧與西方的寫作技巧都有其獨到之處，只是缺少一種溫柔敦厚之氣，它們都很尖銳，開合之間隱隱有稜角，古文却能夠把這些稜角一一磨平。

張：我贊成雲龍的說法。只是問題是以他們的分析能力是否能想出一些特別的技巧。講到獨特的技巧又使我想起一篇小說，如果沒有記錯是陳政欣的小說。他寫一場意外，寫一個人被搶劫後被推倒在地上；小說結尾時他寫小說中的人物看到作者，而作者也看到他，他們之間好像有了接觸，這是我覺得它獨特的地方。

陳：我認為技巧方面如果獨自摸索是永遠不可能會有新的發現，除了常常有和別人討論或談起，因為每個人有每個

人喜歡的題材或作家，而每個作家都有各自的長處。我希望文友與文友之間，能夠以互相交換書籍的方法來增加閱讀的廣度，從中學習更多的技巧。

駱：剛才談到說大學生在技巧的表現上不夠多樣化，我想分三個部分來談。第一是少讀古籍。第二是少接觸中文以外的作品。因為目前能掌握好兩種語文的學生不多；而所能掌握的又是馬來文，可惜的是馬來文學是個相當年輕的文學，所以真正能向西方吸取的養料不多。第三是讀書態度，很多作者除了文學作品以外，都不讀其他如繪畫、書法等書。閱讀範圍的不廣也限制了他們的技巧表現。

程：當我們談到技巧時，並不是說一篇用了很多技巧的文章就是一篇好文章；主要是當我們運用一個技巧時，我們要考慮到它是否能夠把我們要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

林：我們是為了寫作而技巧，而不是為了技巧而技巧。

駱：剛才可欣提出的問題使我想到了技巧不能多樣化，原因之一是大學生往往把內容和技巧看成是對應的東西。其實

，當我們在探討一個新的技巧時，我們就在探討一個新的題材。把內容和技巧看成對立的態度，限制了技巧的發揮。

林：我同意剛才大家所講的技巧不夠多樣化，或者換句話說技巧用得不夠成熟，好的作品不多。這或者跟年齡有關係，普遍上大學生的年齡都介於二十到二十五歲之間，他們的創作時間可能只有三五年，我們不可能要求他們寫出特別好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之下更不能斷定大學生的作品不好。我們不能把這些作品跟陳政欣、小黑他們來比，不管年齡，寫作經驗、閱讀方面都不能比，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能把程度放得太高。

陳：我認為報章雜誌對大學生創作很有影響力也很有鼓勵性，譬如去年星洲日報為配合文學雙週刊出馬大學生作品展，不久前南洋也編了馬大文友專輯，蕉風的大學城。類似的特輯都可以鼓勵寫第一次寫的人繼續寫，不過可惜的是這些特輯所牽涉的作者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我也希望報章能夠設特別的版位給大學生投稿。此外我覺得雜誌對於鼓勵大學生創作



方面做得比較少。另外一點就是報章雜誌往往限制了作者的創作技巧、表現以及要走的路向，而且也還不能夠做到園地開放。

張：關於報章雜誌對大學生創作的鼓勵與影響是有的，也對大學生創作時運用技巧方面有着影響，然而它也造成創作上的阻礙。

林：我們可以這樣講，報章雜誌雖然說園地公開，但隱隱約約仍然堡壘分明。對於風格的營成，我想這是編者的選擇。

張：我覺得很多時候，這些報章雜誌在客觀因素之下，不得不改變風格，我想作者也要負一部份責任。

林：經濟學常主張自由企業，自由競爭，同樣的，我認為報章雜誌沒有任務特別照顧大

學生。不過報章雜誌特別撥出一些版位給大學生，是會起着鼓勵與刺激的作用，能夠刺激更多的大學生寫作。

陳：我是覺得既然報章雜誌都曾經撥過版位給大學生，為何不能繼續這樣做？

張：真實報章雜誌特別撥出版位給大學生，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否為了提高風氣，我們都不知道。

駱：無可否認的，大學生的文學作品發表園地都是報章文藝副刊文學雜誌，而它們的讀者不只是大學生而已，所以如果我們要求它們來推動大學生的創作風氣是不太公平的。最理想的辦法是大學生自己創辦本身的刊物。譬如在台灣有一本叫現代文學，是當年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所發起的雜誌，連同他們的老師的協



助之下，大量的吸引了許多優秀的作家，他們後來本身也成了優秀的作家，當然他們的成功並不是這份文學雜誌的創辦，最主要的是現代文學雜誌給了他們最大的啓發。譬如白先勇本身是在創辦現代文學中才積極創作的。但是我們目前的客觀環境中，在我國要創辦像現代文學這樣的雜誌是不可能的。最折衷的辦法就是，報章雜誌的文藝副刊能夠主動的爲大學生開一個雙月刊式的版位；目前蕉風有「大學城」，而馬大的學生也正在搞一份小小的刊物，叫“家”。

經過約兩個小時半的談論，文友對於這次所討論的幾項課題都談得相當融洽，只不過常常都超越了該談的範圍。談到寫作風氣，目前的情況比起以前是提高了不少，不過創作的態度還是不夠嚴謹。至於題材的發掘與技巧的運用，一般上還是不夠深入，不夠廣也不夠多樣化。對於報章雜誌所扮演的角色，它們都起着鼓勵、影響與限制的作用。

「家」是文學院一群愛好文藝創作的文友共創辦的一本刊物。

西洋文學劄記

Struggle

My soul is like the oar that momentarily
Dies in a desperate stress beneath the wave,
Then glitters out again and sweeps the sea,
Each second I'm new-born from some new grave.

我的靈魂如一支槳，在一剎
那間，
死於駭浪之下的絕望的
壓力，
然後又閃出了波濤，且掠過
海面，
每秒我復活，自一個新
的墓裏。

余光中譯

奮鬥

(一)

蘭尼爾（一九四二——一八八一）出生於美國南方的喬治亞州美肯鎮 Macon，自小就很有音樂天分。十九歲那年，南北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爆發，他加入美國南部聯盟軍，於戰事結束前被北軍俘囚。蘭尼爾就在這時期染上肺病。內戰結束以後，即與貧困和病痛結下不解之緣。後來，他在巴的摩爾 Baltimore 定居，任當地交響樂團的笛手，並且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教英國文學和英詩格律。後者的講辭集印成《英詩學》The Science of English Verse 於一八八〇年出版，提出詩可以用音樂原理來寫的論題。

(二)

南北戰爭結束以後的美國，各方面都有巨大的轉變，包括土地的開拓、各區域的團結、天然資本的累積。工商社會的弊端也漸漸顯現出來。嚐盡戰敗的滋味的蘭尼爾，處於動盪不安的環境，再加上纏身的肺病，是憂鬱、逃避現實的。他給北方友人的信上說：「你不會明白我們是生活在甚麼樣子的一種黑夜裏。」（見《美國詩選》，余光中譯）他感到壓抑和幻滅。但是，蘭尼爾並不因此沉沉睡去，反而以堅定、平和的語氣說：

每秒我復活，自一個新的墓裏。

(三)

我們每一個人體內都有瘟疫；沒有人，世上沒有人是免疫的。我們必須無時刻的看守住自己，唯恐一時疏忽，在別人面前喘了氣而把病傳給他。只有細菌才是天生的，其他如健康、廉正、純潔都是意志和全神警戒的產品。好人，不會把病傳給人那種，是最醒覺的人。然而，保持醒覺需要驚人的意志力的意志力和無休止的緊張精神狀態。染上疫病令人倦怠。可是，拒絕受感染更加令人疲憊。那就是世上的人疲態畢露的原因。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厭惡傳染病。而那也是我们當中有些人——要把

* 我存在，乃是

所謂生命的一個永久的奇蹟

* 陳 墨

病菌從體內趕出來那些，覺得這種疲怠無可救藥的原因。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將我們從這疲怠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除了死亡。

這段話出現在卡繆《瘟疫》一書第四部的第六章裏。那時，時代的巨輪已經轉入廿世紀。蘭尼爾的「壓抑感」和「幻滅感」，並沒有被時間的洪流捲走，反而從十九世紀過渡到廿世紀。時日一久，壓抑造成隔絕，隔絕又漸漸縮束成孤立。我們甚至可以說，「孤立」和「幻滅」已經潛移默化成病菌，寄住在我們體內了。誠如楊牧在《傳統的與現代的》所說：

在現代的世界中，這種瘟疫流行着，也殺害着我們，但它未曾構成我們肉體的死亡，而是麻醉和物化着我們現代人類的心靈，使我們越走越接近「荒謬」。



素描蘭尼爾

四

人類學家努力不懈的研究人類如何從類猿的種類一直進化成現代人，感嘆也驚嘆人類求生求存的堅韌毅力。而報章雜誌上經常出現某某人如何如何輕生的大標題。

這，該怎麼說？

五

世界末日近了？一切不再美麗？

不然。

卡繆（一九一三——一九六〇）本人就說過：生命的每一分鐘，都有着神奇的價值，以及永恒青春的容貌。

他生長於廿世紀的前半段，千瘡百孔的時代。出世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父親於戰役中殉國；青年時期，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

一直到今天，蘭尼爾的「奮鬥」精神猶未失去時效。因為，正同泰戈爾在《漂鳥集》裏說的一樣：

我存在，乃是所謂生命的一個永久的奇蹟。 □



鐘
嶸
其
人
及
《詩品》
——

郝毅民

二、詩評與詩品

理論與無實

通讀《詩品》序文和上中下三卷，可以看得出鍾嶸用了兩條綱領來說明他評詩的主張：第一是提出他的理論，第二是以（詩）來驗正理論。

理論部份，有傳統的繼承也有揚棄發展，其主張有破壞性及自立的創見。

鍾嶸這樣思考驗證，所用的資料從古代，從傳統直到他親身所感，呈現出來一條詩歌般的洪流在人文史上，有高潮，有差落，向前奔去。詩潮是個有抗體，是時代的脈息搏動，既不能抽刀斷流，也不能刻舟求劍。

今日讀《詩品》，有兩點不可避免，也不必過於拘執。首先我們無法避免語文本身的發展。“言不盡意”從古至今都有同感，但是鍾氏時代舊言語所不能暢述的涵意，在今天可能較能詳述得多一些。這並不是某一個人超越了鍾氏；而是今天的時代超越了鍾氏的時代。第二是鍾嶸的論文是南朝的文學作法，爲了配合現今語法，盡量使它接近現代的習慣，我們不得不相當的“改頭換面”同時保持其“本心正確”。

用這種做法來推測，鍾嶸可能也不會反對，因爲在後面，我們可以見到鍾氏本人也有這種體法。

詩的本源與發展

鍾嶸評詩，是這樣開端行文：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看祇待之得致殄，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在鍾嶸出生之前就已在世的陶潛（365—？）有云：“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用來了解“氣之動物”的“氣”字，我們可以心安理得的用“宇宙的基本動力”來了解“動物”的“氣”是指的什麼東西。

“物”指自然物，不是由人創生的；它是由自然發展出來的人對立又與人交織過程上，人以自身需要的滿足或失望，也就是依據生命生存經濟原則（Economic）而感到音樂。嬰兒——個體的初始——與初民——人類的初期——看繁簡的差別，但在“生存經濟利”上看，初生嬰兒的哭笑，手足運動與他生理飽餓，寒熱相關，於這個角度理解“舞詠”。有人指出；“詩歌是人文的母語”。

近來也有人指出說，“氣之動物”四句有唯物主義精神，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說法，但是接下去的“照燭三才”，應該是我們更熟悉的說法——“三才”字

宙觀。

“三才”這個中國文化創生的概念，代表天，地人，並以這“三”數指導着“思維體系”（Hierachy system）。每當我們“遊心於物之初”探索原始問題時，不免有意無意的效法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個程式。（因為“二”出於“一”，是一元論）

鍾嶸為國子生時“明《周易》”，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他所說論周易頗有見地的心得。我們引出幾句看看《周易》的說法：

“崇效天，卑法地。”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擾；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鍾嶸對“舞詠”孕育的看法，把時代推向比古典觀念五帝時代再更早些，未觸及“知天命”，“仁”，“愛”，只到“搖蕩性情”為止。以發生學眼光論，是正確的，因此，可以設想，鍾嶸心目中的《周易》，已被認為是從智人，楊民，巫卜，逐步發展下來的哲學門派記錄。把詩的起源往上推，直接與人生本初的質地結合，是一種創見。是精當的認識。這時的社會大約是氏族

小組織。

詩歌與社會共相進說

上面我們說氣動物，物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是詩歌的種子孕育；基本上是以一個一個的個人與自然的反應作為思想觀察對象。隨着時間的集增，人的集增，人的生活經驗集增，人智掌握自然的能力加強。正為上面所引「易系辭」所述：崇天，法地；擬其形容，象其物宜；進而與天地“不相違”，知周萬物而“不過”；作到相當的適應協調——“旁行”——而不致自我止失——“不流”——生後，知天，不擾，安土，敦仁，能愛。這樣發展下來，萬物在人的反應上各有地位，人文開啓更多——照燭三才——人類世界明確了認識用天象觀歷法，在地上種穀物在水上操舟。詩歌的發展形象見之，於它的優先被選作祭用——“靈祇待之以致殮，幽微借之以昭告”——它的用途還是不離它的種子的本性；當人們的心智不能捉摸，有所感知但又說不出原因的時候，就用詩歌，舞蹈，去祭殮，去申說去求生。把詩歌當作“動天地，感鬼神”的最佳“途徑”。這樣的初民社會，持續很久，就在今日的太空時代，地球上的某些地方仍然可以見到這樣的社會。從藝術立場論，這些

“樸素藝術”往往選被視為現代藝術的“母土”，正在被許多人開發着哩。

要指明的是：詩歌是三才交相輝映的產兒，與人生生命的經濟學的結合，由人身苦樂所左右而推動；人類必要能在生活鬥爭中獲得相當的自持安寧才可能有持續生命的最佳機會；而生命持續下來，才有餘力去發明與改善。正是人文迄知覺發展到觀念，由觀念指導及加於鬥爭自然這條路，這一方面詩歌對人生對社會是交換着主動貢獻。社會也在人的勞動智能的集增下改進，變其形貌，引起新的或也突出舊有的刺激來，引動另一步的三才關係，新的詩歌又再度發展，這是社會方面主動對詩歌的貢獻。

宇宙生命前進不息，人文的發展也相繼改觀。氏族的組織發展到國家政府的形式，人的技能與需要更加復雜起來，詩歌發展的過程就以上層建築出現。後來《樂記》說：“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生長在中原黃土地上的人民對於“四月南風大麥黃”的詩句，會很親切地領悟到它對莊稼的關心，俗傳南風之歌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這正是“動天地”的“昭告”。只是這時候却說是

宇宙生命前進不長，人文的發展也相繼改觀。

由古代的聖五來歌詠了。無可否認的，詩歌的第三步發展，發展了它對政治服務的質地。

接着下來的是引出憂歌曰：“鬱陶乎予心”；和楚謠曰：“各余日正則。”鍾嶸不可能用隨機取樣法，順手拈來兩句五言，單純地作他下文論五言的扭帶；鍾氏連取了“余”，“予”兩個自稱的代名詞，應有它對下面評詩理論肩負伏筆的任務。

“三才”本來包括天地人，正為陶潛詩句：“人在三才中”，人也是“氣”之所動的一份子，要與社會共相推進，人自己永遠不會失去他的性情。人必要有自己（不是單純的自私而是人格的完整），既有自己（各余日正則），個人生活經濟學的要求又必然有“鬱”有“陶”，也可以說是“滿足”與“失望”，這一點鍾嶸在詩評中是逐步地發明出了的觀念。鍾嶸在這方面的思考相當地時合了，人的本質就是對社會反應的總體的唯物思想。

隱顯兩途評《詩經》

「夏歌」到「楚謠」這中間正好略去了《詩經》，在後文中論源流稱頌了“取效風騷”；更特別提出“詩有三義”來申論“興，比，賦”。在三品之中，源流出自國風，小雅，獨缺了頌。

查《毛詩》「周南關雎序」，明明是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鍾嶸直書“詩有三義”並肯

定申述。在風雅頌三體中只取風為主而補助以小雅。不言而喻的表現了鍾嶸對於《詩經》的取捨。

詩三百本來是孔子之前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主要的出自民間，尤其是“風”。而“頌”主要為上層結構中的作品，往往是光有目的後用詩歌表現，詩歌的吟詠性情已降為工具成為形式，在藝術立場看，不免減色。“雅”可以說是教養約束下的性情吟詠，若有佳作，特色在於文雅。

從詩藝論，興，比，賦乃是三種表現（Expression）方式，鍾嶸獨取這“三義”是突破性的創見，我們可以說用表現方法來論詩藝，這一條“美學”概念，由鍾嶸開始提出來了。

同時，鍾嶸不為《詩經》的三體風雅頌所拘限，當取則取，當棄則棄，表現了他對形式主義的積極態度不為傳統的禁制。

現在來看鍾嶸對興，比，賦三義的發揮。

“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兮物，賦也。宏斯三義，約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報，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漢代的學者把詩三百訂為《詩經》是把“藝術”納入倫理”

，也就不得不把感情沖動的轉變為道德的規律。漢代對賦的界定是這樣說的：“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把鍾氏的這些話與漢代對“六義”的說法比較，鍾氏優越的破立與發揮顯然突出，“直書其事”是忠於客存，“寓言”是情志的形象思維，比鋪陳善惡更全面。

“三義”的活用在詩的了解上有實用的價值。舉兩句李白的詩來看：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為吾絲暮為雪。

我們讀這詩的情意感覺有三個方面：“文已盡而意有餘”，“因物喻志”（猶其“青絲”，“為雪”），而“黃河之水”，“高堂明鏡”都是直書其事，寓言時光的流逝，富貴青春的短暫，賦也。詩兩句，四行，廿八字，却是“三義”的結合妙品。

論藝術看表現的優劣。鍾嶸指出：“若未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專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這些對於表現的評語，意深，詞蹟，意浮，流移，蕪漫都成為評文的專用術語。稍有文藝創造實踐的人都會贊成這種表現上的衡量。

賦比與興是從古代詩歌三百篇中概念化出來的名稱，一直被重視，被申說，解釋。漢代解釋“比者，比方於物”，“興者托

事於物”。朱熹《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參攷鍾氏的說法，“比”用另一件事物來代指一種事物，情志。“春華又綠江南岸”是用“草綠”來指歲月更換。此一物指另一事單對單，近於標幟（Sign）。“文已盡而意有餘”，“托事於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興的解說三家各有出入。鍾嶸的說法近於“聯想”的應用，有為繪畫技法中的“烘雲托月”；漢代的解釋近於“寄情”，而朱熹的說法只是音韻聲調的響應，他着眼在“詞”。按照朱氏的說法，“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有晴又無晴”，“晴”與“情”正是“他物”引起的詞的聲調關係了。

看看鍾嶸所舉的例吧：“思君為流水”正是“文已盡”但由流水所引起的聯想——“悠悠餘盡”用來表現“思君”之意的綿長不已，正是“意有餘”。這句詩應屬於興。又“高台多悲風”句，“高台”表示位置，“風”是自然物象，把“多”與“悲”加上去，是用分量感情寄托人物。表示位置，高低屬於一般可實不虛，較之一物比一事的範圍拓寬了很多，超出了“標幟”而趨向於“象徵”（Symbol），但還是屬於“比”。看了“多”與“悲”加入成為“寄情”又成為“興”。把五個字作整體的感識，它是賦體。

這樣分析地看來，鍾嶸在



“宏斯三義”以下的六句，到“是侍之至也”，主旨是論詩的表現問題。

“風”是這取文字中另一個名詞，需要加以認識。首先鍾氏說：“取效《風》、《騷》、便可多得”；後說“幹之以風力”。“風”本是詩三百中的一本，它多出自“勞人思婦”，既沒有效法他人的本心，更非應制目標的作品。它正像自然而起的“風”，無形的運動着，樹木，山石，江河，無不為它所推動。“勞人思婦”他們的感情也是無形的，但感情推動着肉體再根據生活經驗，“見天下之跡”，摸擬牠們的形容，樹枝的搖曳，河水的潺雲，“象其物宜”，“形諸舞詠”。

鍾嶸筆下的“風力”就是真實感情的動力，經生活中來，因自我動，有為天風，所及之處，為因風力而動。詩的主幹。有主幹，然後“潤之以丹青，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聲誦），音茂並重。（發生連鎖反應

）它不僅激動感情，也激發思想。

直尋與補設

上面我們分析地闡釋了鍾嶸對詩夢的意見。他繼承並發揚了古代論詩的傳統，用“宏斯三義”精簡的述說詩藝生成原則。接下來他提出“直尋”與“補假”，從哲學的觀點上分別“藝術作品”與“論理文章”的不同。

把原文引出來看：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徑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如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如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徑史？”

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在本文上一篇，探索鍾嶸隱顯兩途評詩經的志認中，我們已經觸及一種把詩三百與書，易禮，春秋劃分開來的思路脈息，在本文的行文之中也曾一再的把“藝術”與“理論”分別開來。現在，鍾嶸的思想發展到他論“詩品”的階落上，道出了他的理論尺度。

“屬詞比事”出自《禮記經解》，這前兩字是文字本身組織規則；後兩字是所述事物的“以類相從”。換句原則性的說法就是“文章組織的統一性”。凡是文章，無論是“藝術的”或“理

論的”整體的統一是一條共同要遵守的原則——通談。

鍾氏思想的羅輯運行，並從“通談”進而一分爲二把文章分爲兩大範疇：文符駁奏（理論）與吟詠情性（藝術兩類）。目前一類要求“應資博古”，“宜窮往烈”，引用歷史事件先賢範例來充實當時正在陳說的思想意見，要求“假”借前人史事感了它，補陳自己的意思——“補假”。加強說服力。

“至乎吟詠情性”，乃是“風力”的趨伎，全屬個人（社會督體中的個人）的感受，一眼所見爲會我心（即是即目），見於文字是創造，不會有前例可遵從，也無心去找那些不相干的勞什子作法自縛。

鍾嶸創出了“補假”與“直尋”而詞作爲區別“理論”與“藝術的區劃綫。要了解“補假”一定要了解“直尋”反之亦然。這兩個概念是典範的“相反相成”的思維表現法。

前文引過鍾嶸的“上書”那是屬於“駁奏”，文中的“永元肇亂……”是“窮德烈”，而“在此明君揆才……”是“博古”，整體的說，那是屬於“經國文符”之類的說理文章，用“補假”大法的作品。

對於“直尋”的說明鍾氏用枚舉法：兩條正面，兩條反面，合起來認識“直尋”的整體。

“既是即目”與“如惟所見”，是兩層意義；前一句上面已有說明，直觀後一句“惟所見”的

惟字，是說明所見的單項事物。“風”是即目所見的見的“高台”；“風”只是此時此地所行動的“氣流”，與東南西北方向無關與和風，暴風亦無關。我們若與前文所用在理論文章中的“應資博古”的“博”字，“宜窮德烈”的“窮”字來比較認識；可以把穩到一條重要的基本觀念：說理時對客存的認識要廣傳取畫性，對一類事物要收羅齊全不遺，換句話說要從廣傳全備中求一個通性。相異的，“直尋”是一眼所見的一事，一物或一景，爲會我心，對事物的客存“惟所見”而言之，是個別性的事物。

至於“羌無故實”，“詎出經史”兩句若沿着上節對《詩經》的評論發展下來，認爲他是對漢代說詩，牽強附會到對帝王帝后的諷諫上去的批判，很有可能；作爲鍾嶸主張詩不必須用事的理論基礎，是完全不錯的認識。

詩（或任何藝術感知）是直尋知識的表現；賦，比，興是表現直尋所得時取用的手法。人類的“舞詠”本來是“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情意表現；賦，比，興是發展出來的路數技藝，有“直喻”，“隱喻”的分別；但是都離不開“形”與“象”。詩或藝術所表現的感知，認識是可以用“形象思維”來作爲它的概念性說法的。

鍾嶸的“直尋”說，“尋”字代表了“意識作用”，是神智清明的活動。“思君”有清明的對象；“多悲”是有等級區分的

衡量；“登隴首”的“登”字是行動在一定狀態下的稱譏；“照積雪”，不但“照”字是人化了“月光”的意志觀念，而“積”字說明了人對“雪”落時間關係的結合，這其中無一不關係着經驗，記憶，判斷，推理。“直尋”並不是無意識行動，不是非意識或下意識的朦朧思想。它是發自感情的；也就是中國傳統說法的出自“風力”的思想，也可以稱之爲“形象思維”。

取法風騷

模擬自然是藝術創造的發啓，但若只是凝固在模擬這個階級上，不僅藝術無從發展，整個人文也必然僵死下去。因此從經驗，記憶，判斷，推理之中，創生了想像。有了想像，人的思想活動就擺脫了“此時此地”客存的束縛，像是思緒長了翅膀，能夠海闊天空地飛翔了。

《詩經》，風中的一篇“收仲子”作爲“取法”來分析）看看，這詩所描述的是一位熱戀中的少女，向她的情人“二哥哥”訴情並要求他行動有所顧及。這位少女劃下了三層禁區：她的居裏，她家的樹桑，直到她住宅的圍牆。她又在每一道防綫上設置了守衛人；父母，兄弟，鄰居。有趣的是，在最外層的防綫上用父母去防衛，稍近一點時，用兄弟作防衛，而在第三防地上，情人已在窗外時人已近身，却用了鄰人來防衛。這種防衛設施，是強力在外處，遠處，近身迫切的

防衛，反用了全不起勁兒的鄰人。這樣就與對真正敵人的設施正好相反了。最重要的是：當她發言的時候，父母，兄弟，鄰人必然都不在眼前。甚至於情人也不必就在當面，只是這位熱戀中的少女，思念着她的“二哥哥”能夠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身邊的藝術構思。把“國風”一類的詩認為是出自民間，從此也可以作証；這種想像多麼平實家常。它沒有莊周夢蝴蝶的幻化，也沒有鯤鵬飛搏萬里的搏大。它只是“想像”。生而它是被“風力”推動的力却又與莊子的“風力”等同。

至於《離騷》，“離擾也”。離擾有兩層涵意：一是心懷之苦要“離別的擾愁”（separation anxiety），一是擾心苦懷，企圖脫離擾心”（displace anxiety）。楚臣屈原，因忠言而遭放逐，眼見國勢危殆，擾心極苦；他放歌明志，也是解脫擾心，運行在屈原心房中的“風力”是希望高，現實虛差距大，很強大的感情態勢。

屈原的離擾，仗他回憶，自由他的說：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各余日正則兮字余日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這正是從自己的出生，家業，教養，那些人生的最初經初經驗着手來自我分析的路子。從這個角度看來，屈原可以稱得

起是應用“心理分析”法來解釋“心病”的人了。（他與佛洛伊德 Freud 的不同處是他追索到他本人的最初社會價值感為止；不像佛氏再上推到生物的動力（性）上面去。

屈原取歌謠浪漫的神話來發洩失望與怨恨，他情緒的激動，雖然近於狂態但仍受社會道德，政治法令一定程度的制約。於是乎他感情的發洩必然要轉化——現代叫做“昇華”——用標幟化，像徵化，隱喻之類的言語當做表現的形象，這就創生了“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傑作。

鍾嶸在《詩品》卷上論“漢都尉李陵”一篇中寫道：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顏身喪。伎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所說的“遭辛苦”，“怨者之流”，從“離擾”的途徑看，從整個心智活動所受的拘束看，都屬“逐臣”之類，要藉藝術的手法來表現“怨恨”，“失望”之悲，從心理分析看，它們是“昇華”作用的產品。從這兒順理成章的聯想到曹植的“生命不諧”。

佛氏的心理分析指出人解脫苦惱的防衛途徑共有八種，只有“昇華”一種屬於健康的途徑，也是藝術的創造途徑。

鍾嶸在行文中又把“騷”稱為“楚謠”，來自民間，繼承了“國風”的傳統。楚騷除了“昇

華”作用的應用外，更從民間傳統的神話中吸收了人物定型化了的神，鬼，進一步豐富了詩歌的想像命脈，把實際生活中難得說出來的東西轉入“幻境”中去暢所欲言。

屈原之後，由曹植創作的“洛神賦”，其應用傳說，幻想，高度的表現成藝術淵源上推至國風的意識傾向吧？ □



殺夫風景

《殺夫》劇照



電影《殺夫》的主題是一個風景美麗的所在，一個女人不痛不癢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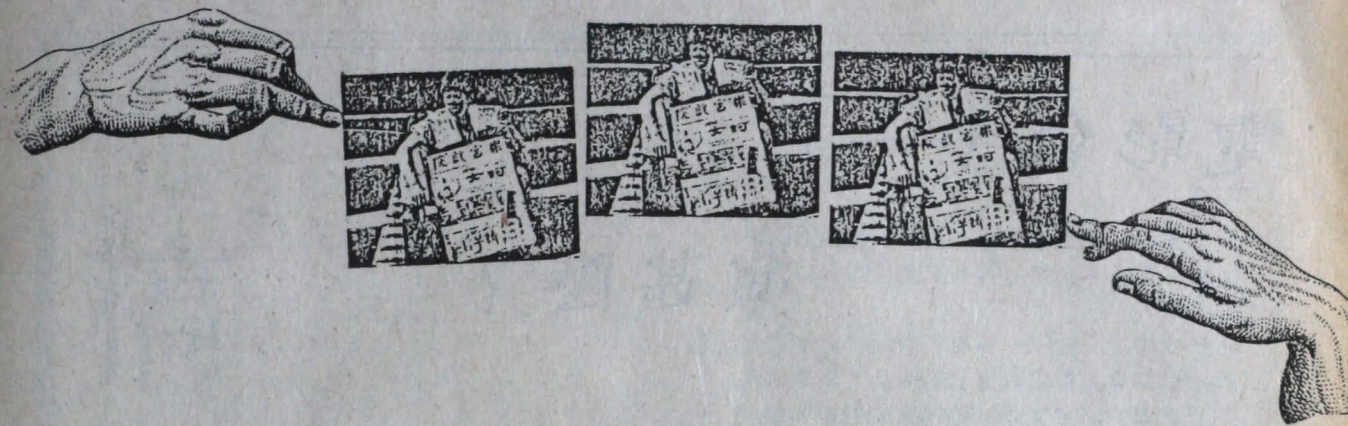
《殺夫》是失敗的好片子，因此更叫人痛惜。

假若體現原著的精神是必須的，《殺夫》是失敗的電影；假若主題是必須的，《殺夫》是失敗的電影。

《殺夫》是華片歷年來少數較具藝術風格的電影，這點我喜歡，但仍無法不介懷影片的失敗。原著頗具聳動性，是魯迅《祝福》的器官版，林市和祥林嫂同為封建道德及迷信的犧牲品。李昂以現代手法處理一個以清末民初為背景的故事，打破許多禁忌，大胆刻劃人性原始的一面。想像可以駕御這樣的題材的導演是許鞍華（參看《撞到正》及《瘋劫》）或今村昌平（參看《檜山節考》）。曾壯祥也算不壞的選擇，至少恁誰也想像不出充滿血腥及色慾的題材，竟然可以拍成清逸淡雅的小品（竟然可以是清逸淡雅！！）

原著是中篇，素材不必增減已夠完備。李昂的文筆電影感十足，層層逼進的壓力，直把主人翁逼進思維的死胡同，變得瘋狂。氣氛營造更是出色，陰森詭異之處在光天化日讀來也教人駭怕。影片中有相同感染力量的，只有林市穿得黑鴉鴉的用紙人祭拜亡母一幕，其他乏善可陳。

曾壯祥把戲劇性全數抽離，以致影片的味道極淡，屬於主流的題材拍成疏離隔絕的支流電影



，大部分鏡頭都沒有傳統電影所要求的戲味。林市示眾遊街，準備押去行刑那場戲，加插了一個小女孩到人去屋空的凶案現場參觀的鏡頭。這着筆墨原著並沒有，編劇吳念真加插進去也許只是要證明自己有付出心血，但也可能是導演曾壯祥要切割遊街那場戲所可能引起的高潮，而使影片有貫澈始終的悠然。

張照堂的攝影風格是靜美，即使是動感十足的場面。這次《殺夫》由他掌機，運鏡深具古典韻味。他很留意澎湖的建築及風景特色，讓林市走過投射着簷影的白壁，讓林市在寂靜的海青蔥的草的畫面中出現，並且會把鏡頭由窗內推出窗外，在漆黑的夜裏，窗框成別緻的小銀幕。但這些對影片的主題並沒有幫助，林市是活在自我封閉的世界的女人，風景對她並沒有任何意義。可惜的是，張照堂無法捕捉氣候變化對林市的影響（小說發展到後來，天氣愈來愈冷。）這也許是外景隊無法在一個地方停上一兩年，所以影片由始至終都有和熙的陽光。

羅永暉的配樂是愈來愈出色了，我認為他是港台最好的配樂師，從《投奔怒海》、《第八站》、《花城》及《女人心》，各種不同的音樂需求都難不倒他，

不但與電影本身契合，也另自成境界，文學的境界。《殺夫》的配樂是華片中少見的精品，既傳統又現代，既東方又西化，而且異常的靈氣逼人。

《殺夫》的主要演員都屬一流的選擇，夏文汐是獨一無二，不可替換的，白鷹雖然沒有原著描述「豬一般陷在肉裏的眼睛」，但由他演來比較有星味，演道德批判家阿罔官的陳淑芳（？）外型也很出色，但三人都演得很平面，我想導演特意疏離的調子有很大關係，夏文汐看來會比她在其他影片真實一點，全是因為沒有化粧。《殺夫》在大馬上映時，所有的床戲都被剪了，處處是剪刀的痕跡，部分觀眾完全不能理解林市的痛苦，不能理解陳江水為甚麼不給她吃飯，也許這倒更合曾壯祥的意。

曾壯祥的風格過於低姿態，使其他技術環節反客為主，與其說《殺夫》是曾壯祥的電影，不如說是張照堂的電影，或羅永暉的電影，或電檢處的電影。

《殺夫》是失敗的好片子，因此更叫人痛惜。

我說這電影沒有主題，我錯了，主題還是有，不過與原著不同。電影《殺夫》的主題是一個風景美麗的所在，一個女人不痛不癢的遭遇。

電影會十一月

演甚麼？

*公羽介

「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今年十一月雖然只上映三部影片，但是却都值得一看，它們包括了：

1. 《兇綫》(BLOW OUT, 1981, 美國)

布萊恩狄龐瑪執導的一部較少「核突」鏡頭的電影。故事敘述一位錄音師（由尊特拉沃達飾演）有次到室外錄取風聲，沒想到竟意外發現一宗兇殺案，結果惹來「滿身蟻」。

片子最後一場美國自由日，費城普天同慶的追逐戲，尤其設計精巧，緊張萬分。

尊特拉沃達自《週末夜狂熱》以來，也第一次擺脫浮誇，認真演出。

放映時間地點：十一月七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實驗劇場。

2. 《晴空萬里》(IT'S ALWAYS FAIR WEATHER, 1955,) 美國)

由《ON THE TOWN》和《萬花嬉春》(SINGIN' IN THE RAIN)的原班幕後工作人員，即金凱利和史丹利社寧合導、貝蒂孔丹和阿道夫格林合編，美高梅投資的又一部歌舞片。

故事乃借着三名從軍戰友，第二次大戰十年後重逢，基於抱憾不得，於是把臂同遊透透氣

的主線，乘機安排又唱又跳的情節。

劇本曾提名參加奧斯卡。片中的一些歌舞場面也頗為人津津樂道。金凱利迷不可錯過。

放映時間地點：十一月十八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以及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的講堂。

3. 《艾法城》(ALPHAVILLE, 1965 法國)

是導演尚盧高達難得一見的科幻片。故事很簡單，就說一位美國偵探前往艾法城，毀滅它的電腦支配的文明，以及搭救一位女郎；可是片子拍了出來，却很

成功的揉合了神話、紀錄片，和漫畫的神采，也間接的對當時的歐洲社會作了批評。

英國的影評人狄夫貝里(DAVE PIRIE)在 TIME OUT 雜誌上盛讚本片為「歷年來最佳的科幻片」。

放映時間地點：十一月廿八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以及十一月卅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的講堂。

上述影片僅限會員觀賞。參加會員的辦法很簡易，只須在影片上映前半小時，於放映處交費報告即可，或請撥電至 03-230-9704 (九點至五點) 詢問詳情。



高達的
(艾法城)

稿例



- 一、本刊鼓勵文筆清新、有生活氣息、平實深刻的創作，歡迎短篇小說、散文、詩等敘述文體。
- 二、文學理論、批評、書評、書話、文學史料也歡迎來稿，但謝絕互相表揚或人身攻擊的假評論。廣告性質的序、跋文字請勿寄來，宣傳新書逕寄來基本資料及書刊即可，本刊當代為發佈。
- 三、中西藝術風貌、藝術家風采等評介文字，歡迎來稿。但捧場的朋友主義文字請勿寄來。
- 四、來稿請勿超過八千字。
- 五、翻譯的文字請附原文（影印即可），並註明出處。
- 六、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不願者請於稿端註明。
- 七、請用單面原稿紙以繁體字正楷書寫（橫寫由左到右，直寫由右到左）。文中附引外文最好以打字機打出，需印斜體者請劃底綫。
- 八、標示篇名的符號用「」，書名、電影名、畫名用《》；註釋號碼統一用① ② ③，請作者合作。
- 九、來稿務請附上真實中英文姓名、國／英文地址。
- 十、稿件如經採用，即奉稿酬。我們目前只能付每千字馬幣十元，詩每首至少八元。短文或廿行內短詩另計。
- 十一、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寄出二月後不見刊出的稿件請作者逕投他處。如需退稿請附回郵。
- 十二、謝絕一稿兩投，影印稿亦不歡迎。要在他處同時發表的稿件，請事先聲明及徵求本刊編者同意。
- 十三、作品文責作者自負。本刊刊載文章，不代表編者或出版社立場或意識形態。
- 十四、來稿經刊出，版權屬作者所有。如有人欲轉載、翻譯、改編、或收入選集，須經作者同意及註明本刊刊載期數。
- 十五、惠稿請逕寄：蕉風月刊編者

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女人寫女人



凌叔華小說集一
作者：凌叔華
出版：洪範出版社
定價：一百元台幣

孤陋寡聞，不曉得在五卅時代有個叫凌叔華的女作家。現讀了她的《凌叔華小說集一》，覺得在那個年代有這些小說，也是挺難得的了。

凌叔華的文筆是那樣的清逸和細緻，看事物又細心又敏感，往往是三兩個景場，着墨得也不多，但讀來頭頭是道，頗有一股幽然飄逸的味道。

她擅長寫女人和孩子的動作、表情和心理狀態，且運筆自然有緻，毫不誇張或有一點丁兒的煽情。寫的都是她那個年代的人物，有留洋回來的丈夫、閨秀、傭人、讀洋學堂的小姐、有錢人家的老太太、少奶奶和書生少爺等等。其中寫女人的又較多

，都有很不錯的刻劃。

她的小說都寫得短，而且並不一定是個「完整」的故事；有些不過是寫一個茶會、一個酒會散後的情景、一段旅程、一個早晨等等；儘是日常生活的瑣碎事兒，可這就是最能反映那個時代的女人之性情的「活動範圍」了。寫的都是「有錢人家」的「情情節節」，那也是寫她最熟悉的題材：凌叔華的父親是個舉人，先後娶了六個太太，她是第四個太太所生的第三個女兒。這種大家庭裏頭所發生的事兒，就常成為她的寫作素材。

讀她的小說，覺得她頗有才氣，另一方面還真可惜了些她沒寫長篇小說。

* 葉圖

才開始

我讀拉丁美洲作品讀得遲，那個情形是：報章、雜誌、書友談到發麻了，我才開始找來讀，真是追不上潮流。那麼這一篇書話，是給像我這類遲到遲得離譜或還沒開始讀拉美作品的人瞧的。

讀這書感覺上是「驚艷」，可能是許久沒買新書而又許久沒在翻譯作品裏頭尋到樂趣之故。讀得慢而細心，怕讀得快了會漏了些甚麼精采字向似的。而這書，是專編給還沒接觸過拉美小說的人瞧的，一片好心，在書前言裏頭就把拉丁美洲的歷史和文學史大概的介紹介紹。選入的作品



拉丁美洲短篇小說選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
出版：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定價：一·七〇元人民幣

* 阿羅

範圍也廣泛，包括四十位作家的作品；而這些作家有許多是在文學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甚麼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等等流派的作品，都收集了。而最好的現象是在每一位作家的作品前面都有一篇作者的介紹和作品的解說，以幫助讀者消化文章和認識作家，進而找他們其他的著作來欣賞，也可說用心良苦罷。我本沒啥心讀譯作，但難得見人一片好心的介紹好作家，也就受落了。而這書裏頭的作品，還真精采，我在這裏推薦。

只能有怨嗎？

凌淑華小說集二

作者：凌淑華

出版：洪範出版社

定價：一百元台幣

* 如實

讀凌淑華的小說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換了一個天地，心還是依依不忘。

凌的小說特點幾乎談的全是女人及小孩。縱使有幾篇不同的取材，總也是離不開相同的主題。台灣的聯合文學月刊曾經做過「閨怨女作家專輯」，凌淑華便是其中一位，倒不是因為凌的文章皆寫女人，而是因其文筆細緻，明麗風格極帶閨絹氣質，應選新聞秀派作家當之無愧。凌出身自高門鉅族，然而漸漸沒落的貴族故事並不一定是千遍一律的寫着相同的哀歌，而凌的好，在於她不當睜眼瞎子，也不高呼社會腐敗或大喊家庭革命，只是用一隻細細的筆，明艷清新的一路寫

下她眼中和心裏的不同。

凌筆下的女人，似乎都出奇的溫柔婉約，都具備敏感巧思、溫馨體貼的心。不過都是宿命的，不會也不能有選擇及考慮的權力；一切是像再自然也不過一般，在那種不合理的大家庭制度中日日夜夜的繼續着。《一件喜事》，分明寫凌的父親娶六姨太太，而她的母親（四娘）、三娘、五娘，及全家裏外大小都要歡天喜地的向父親道喜，任她父親一味的不認識自己有多少兒女，家裏的女人們卻要又禮又讓的堆着滿臉笑守着一輩子孤寂。一件荒唐事，在古制的富氣家庭裏卻是一件名正言順的喜事。這種喜大只是衝着父親寫的吧，不能不說同

時寫出舊式女子的悲哀。然而又如何？自覺者也只能用一滴滴淚珠子磨成無盡的忍耐，不自覺的就以討紅錢相爭上下，搶取自己的保障。這章文字讀來心中直叫屈又叫怨，卻也爭不過無可奈何！《八月節》更是明白的寫着女子的心底壓迫；「三娘因為自己有二個「傳宗接代」的兒子，抖得很」常取笑媽媽說是「七星伴月原來還是嫦娥托的身呢」（命中帶七千金），而母親還是陪笑暗道「這都是命，怨人做甚？」「任甚麼英雄好漢，也鬥不過命！」因此凌很早就知道「命」這個字。好不好命視有無子嗣而定，而姨太太圈中爭權取勢說話的份量也是看兒子的面，這種道理

任誰也不會反對，難怪凌的母親要說「要爭氣先要看一看自己，誰叫妳們生來是女孩子，女孩子長大只好說個婆家，換些餅。」凌同情母親，但卻笑對母親說「媽媽，我長大不要換餅吃」這麼一句話，答得真是叫人為之一振。凌的意思倒不是嘔氣話，她長大還是嫁了人的，只不過這句童稚兒語，卻是自我警惕，早已點亮了她清明的心境，無怪乎「洪範」的開卷詞便寫凌具現代感及五四精神，大概兒時已經露了點這麼一層心態了。

《旅途》寫的也是女人，二個偶遇的女子，有着不同的旅途。一個是丈夫幾年的花柳病復發，携大帶小的趕去看丈夫的女人，由於「嫁出去的女兒賣出去的貨」有甚麼苦皆自己承担；話上

聽來倒也是個有骨氣的女人，但卻依然跳不出宿命的態度，逞強的話何不也透出悲哀的味道。凌說她「缺少教徒救世的苦志」「不忍心對一個爲了生存已經焦頭爛額的苦人再告訴她一件忍受不了的事實（節育）。就像臨別不再能幫她收拾東西了；因爲太疲備。這樣一段沒頭沒尾的相遇確是另一層人生旅途，後來沉不住的心，除了感傷情緒之外，應是更澄清了自覺。就如連士升也在序文說道「淑華並不是不吃人間煙火的神仙，她是腳踏實地要認真做一個人。」

《無聊》是我最喜愛的一篇了。朱光潛先生也這麼認爲；他說寫出一種 mood，也寫了一種 atmosphere，全文只說無聊卻寫的活潑生動。開章的第一句寫

得最爲動人「天像是給人鬥氣，下了七八天雨還沒夠，一清早又是一個『大黑臉』。瞧吧，還要下呢！」一句「還要下呢！」好像早已註定了無聊是沒完沒了的。其實只不過是心上的悶氣罷了。「無聊像是一種懶病又像是無病呻吟」？此時拿來罵自己，却也合適，只不過又怕火上加了油，一發不可收拾。常人最不經犯的毛病大概也是如此吧！心中一有事或是嘴邊一說起無聊，就煞像其事般的全不對了勁，慌慌張張的行事全不着心，或且東罵西疑，或且閉住了嘴在心中嘀咕，也是亂無頭緒；直叫別人大叫一聲「忙甚麼」，才像當頭一棒的收住腳。凌的《無聊》就這麼點到爲止的結束了。像是給了一把剪，讓你處理那個死結。 □

意



境

或從書中領會，

或在生活中頓悟，

意境，

不外是繫着一顆心

領悟，其實只是一種「妙境」——你覺得宇宙很妙，生物很妙，人很妙，心很妙，甚麼都很妙。天很妙，地很妙，鳥很妙；孩子很妙，大人也很妙；月亮很妙，太陽很妙，快樂很妙，痛苦也很妙，甚至出家也很妙；數學很妙，音樂尤其妙……總之，這是一個妙世界，一旦你發覺了它的妙，你就得了「妙症」，想改都難改。

孟祥森譯

《都是同樣的活泉》

生命為人，是很幸運的事。要常常記住自己難得的機遇，珍惜這可寶貴的身世，也要常常想念着那些不得生為人子的萬眾生機。

鹿橋、《人子》

一項生意人身上發出那一股臭味，就夠使我們覺得滿意！我們用各樣官能喫了那麼多東西，那便不再用口來喫喝也很夠了。

沈從文·《沈從文自傳》

松鼠不會像蛇那樣爬行。野兔飛奔而逃，烏龜和刺蝟卻可以蜷縮。在人類之中你也可以發現這種差異，那麼，別再責怪人家與你不同吧。人類的社會除非能夠調和各種不同的活動，也除非能促成形形色色幸福的萌芽茁壯，否則是永遠不會完美的。 □

紀德·《新糧》

沿路有無數人家的桃樹李樹，果實會把樹枝壓得彎彎的，等待我們去為牠們減除一分擔憂！還有多少黃泥田裏，紅蘿蔔大得的小豬頭，沒有我們去喫牠，讚美牠，便始終委屈在那深土裏，除此以外陸上無處不是莓類同野生櫻桃，大道旁無處不是甜滋滋的枇杷，無處不可得到充飢果腹的東西。口渴時無處不可以隨意低下頭去喝水。即或任何東西沒得喫，我們還是十分高興，就為的是鄉場中那一派空氣，一陣聲音，一分顏色，以及在每一處每



夏卡爾——祖父的家



《蕉風》不會脫軌

編者先生：

感謝你一再給我寄上「蕉風」。

「蕉風」改變了風格，感覺上有些版位與前學報的風格相近。非常害怕「蕉風」會逐漸變質，但嘗試新的編法總是值得鼓勵的，只是希望「蕉風」在變化中能保存舊有的水準與作風！

楊川

八月二十日

*請不必擔心，蕉風的純文藝風格不會脫軌飛馳。但願我們共勉共勵！

《蕉風》的傻瓜

編輯老爺爺

首先，我祝您老人家工作愉快，事事順利。

《蕉風》的地基果然打得穩，歷經三十年來的風風雨雨，「雷雷電電」，還是依然兀立不倒，其實我倒佩服一群群的「傻瓜」不怨勞的為《蕉風》效力把《蕉風》由一種風格推到另一種風格，如今，更是令我愛不釋手。

喜歡《蕉風》過去的「藝術化」，也喜歡《蕉風》目前的文學作品，所以只好拉緊褲帶送走價值十五元的滙票，表示我對《

蕉風》的熱愛和支持。
編輯老爺！再見！！

《蕉風》愛好者：蔡長瑛

*《蕉風》能維持30個年頭，其間的過程辛苦真的難以細訴，不過為了一份對文學的熱忱，《蕉風》還是期許繼續走下去。還要「傻瓜」非常欣喜有如你一般的愛好者；讀者的支持是我們心中最大的力量，謝謝。

文學的尊嚴與莊嚴

編者：

希望你還在蕉風。

收到你寄來的兩期蕉風，原來你企圖把學報的格式套入蕉風裏，或把蕉風的莊嚴廢去。不知這樣對不對，因為蕉風一下子變成中學生刊物，也許「老一輩」的却失去了一份屬於。

聽說你要回台灣去進修研究院，不管前景如何，祝你最好。

鍾圖

八月二十九日

*你說得過於嚴重了。蕉風依代以文學為主，仍舊保持文學的尊嚴與莊嚴。事實上，中學生一樣可以欣賞高級的文藝品味，而並非降低蕉風的文藝水準。至於設立青年文藝園地，旨在鼓勵後進。我們正試圖在蕉風之外，附出青年文藝園地小冊，這樣就不會讓人有「降低」水準的感覺。你覺得這個辦法好不好？我們也還在試驗中。錦忠已赴台深造，但仍遙領編輯大局。望你多賜大作。維

謹蕉風的營務之急，即是——
請寫稿來！

寫詩的心情

給編者：

十七歲寫這樣的詩會不會是一種很危險的事情。然而許多個夜晚，我都伏在燈下寫詩。最初的心情，我想是許多人都曾經有過的。有時候我讀陳強華的許多詩，就覺得他是一個極度痴心的詩人了。但他的那種痴心不是個體的，而是許許多多人都能感染得到的。我也希望我是。聽板島的一些文友提及張愛倫又回台灣去了。不知此刻的編者們好嗎？

希望編者們編書編得快快樂樂。就此打住。

陳佑然

九月九日

*任何作品應該是沒有年齡的，危險與否也不會限定於某些情懷。你應該放心的突出自己。陳強華目前為《蕉風》編選詩稿，你可以在每期《蕉風》詩作部份讀到他選輯的佳作。張愛倫確已赴台深造，但他還是依然在領導《蕉風》編輯群，他的大作也將不定期刊登，敬請期待。 □

遊離者的故事

* 胡大浮

遊離者踢踏兩隻拖鞋，背馱一隻大包袱，搖搖晃晃的來到小鎮。這遊離者髮長及肩，衣着一，兩撇八字鬚底下吊着一掛山羊鬚，兩眼底下兩個重重的眼袋。鎮上居民不多，乍見陌生人到來，譁譁然如見異獸。當地的新聞記者挺身擋在眾人面前，向遊離者發話。

新聞記者：先生您打那兒來？

遊離者：啊，我從大新村來。

新聞記者：為何來這裏？

遊離者：啊，我聽說貴鎮環境好，人情熱，所以來這裏。

新聞記者：先生您過獎了。何不到鎮上歇歇？

遊離者：啊，謝謝謝謝。

三五年後。

遊離者的毛髮長得更長，並且夾雜着斑斑的花白，背上的包袱更加重大。遊離者的身子僵僵，以暗啞的嗓音同鎮上的居民話別。

遊離者：啊（輕微得幾乎聽不見），我要走了。聽說小翠莊缺人手，我想去試試。

鎮民：這兒不好嗎？

遊離者：啊……不是的不是的。說實話，到那裏都一樣，不外掙扎着求口飯吃。啊（更加輕微），談不上好或不好，更不用說甚麼改進……

鎮民：先生您說甚麼，再說一遍好不好？

遊離者：啊，再見再見。

再過三五年。

大新村的村民、小鎮上的居民和小翠莊的人，都在議論紛紛。

有人說：那倒臥在小溪旁邊死去的人不就是那老先生麼！

有人說：還是路過的好心人將他的屍體送交警方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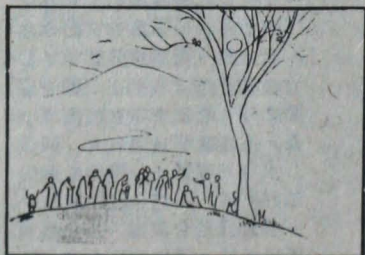
有人說：他身上還藏有輓聯呢！

有人說：其中一句好像是甚麼「東遷西徙，遊離人亡倚」哦。

有人說：我知道我知道，另外一句是「物競天擇，不適者敗謫」。甚麼意思啊？

究竟那張輓聯是遊離者本人感懷而寫下的，抑或是熟識他的過路人好捉狹而留下的，却沒有人知道。

Good News Bible Job (p. 531)



過程

* 簡真

記得一次家裏有茶會，我幫忙工人辦茶點，其實沒甚麼工作給我做，只是將一根根細細的牙籤插進準備好的點心上。那是一種小小的圓球形麵粉餅；油炸過的，拿在手上會黏割割擠得出油的；放着一根牙籤比較不會那麼的膩人。

一個接一個機械的插牙籤，腦裏卻浮起一則寓言，應是讀德國國民采時知道的吧！不甚清楚了，只記得故事大綱是：一個人生在山裏，等他一懂事就不停的將一顆大石頭往山頂推；這是他的工作；但山路陡峭，石頭等不到山頂就一路的落滾下來，他也就重頭再開始再往上推，然而還是無法抵抗山的陡峭，石頭依然到一定的程度就往下滑落。他的一生就完全用盡在這無窮盡的工作上。尼采還說他應是喜悅的，因為生命的意義就在這推石頭的過程裏。我還沒有心思去體會這個問題，只是眼望這一大盤懶得數清的麵粉球突然想到：恐怕也有人一輩子就只在做這種麵粉球吧，每天不停的做卻總做不完的

* 一個錯失砸了原來的等待，却得了意外看戲的機會。

。不知他們有想過生命意義的過程的問題沒有？喜悅嗎？不過總應該不會是一生下來就做這種圓碌碌又膩人的油炸麵球吧！會嗎？我不知道。

錯失

幾個星期前即已約好了人，準備開始上課；前二天却生了一場小病，托了第三者去通知多延二天，就這錯的離譜直等不到人。

外子怕我眼力不好，伴我等著。他眼望遠方直聳聳的站在街頭；我則依在角邊盡可能的閃躲劇烈的陽光。空等，刻心的感到時光的無情。有時我也懶懶的提起頭來左右張看；丈夫臉上的汗珠子映着金黃的日光，一滴一滴的，叫我想起適才他準備的澄汁；還放在雪櫃裏吧！還是移到書房了呢？

熱氣直烘我的臉，外子回頭來說：「回去吧！」背着陽光，金黃色的汗珠子變成了一灘污水；沒帶手帕；等他用一摸，揮掉了汗水臉却更黑；看着他的一張污臉心裏直恨怎麼經了別人的口，就錯的一塌糊塗！烈烈的日光依然那麼無窮無盡的照着，等了大半天，好像它一點位置也不移。

回途中，看到一群年青的男孩，一式的打扮，長長捲捲的頭髮梳得服貼貼掩在耳畔，不在乎放在男孩臉上是否太嫌秀麗；寬寬鬆鬆的一襲長黑衫，配着一樣寬大的褲子；摩登的神情毫不在意旁人的擠在路邊；外子說「活像一群烏鴉站在邊邊惹人厭；又說更像一群夜裏的蝙蝠，迎着風走起路來霹靂的響。」我倒說「像是一群中國傳統的掌中戲，若大的衣服，可以伸進手演起戲；又說更像懸掉的皮影戲，寬大的衣物顯得手腳笨拙，倒映着陽光，地面就可以看起戲。」

這麼一說起，我們的目光開始停留在地面上，一場好戲就一路演下來。

一個錯失砸了原來的等待，卻得了意外看戲的機會。

徽

那天陪外子閒逛舊巴剎；一個不小心，外子將車鎖留在車內反鎖了車門。進不得車，只好由他返家再拿鎖來，由我留守看車。

看守車子實在是頂沒趣的事，加上方才着了慌，心上甚麼心情都散了。看着熙來攘往的車輛，心裏氣癢癢的，自己身子靠着車倒像沒了腳，一步也不能走。

天上飛着幾隻烏鴉呱呱亂叫好不惹人，隻隻棲息在樹間，隨着風吹的擺動，上下左右的搖晃着；剎眼一望，像極一個個晒得黝黑的頑童，蹬足亂跳的對着我傻笑，我恨恨的回瞪着眼，仰起頭，却見着它們的長喙子，細細尖尖的，有如一把短柄尖刀。一把尖刀！頓時想起韻兒記憶裏的那把尖刀；我猛然回頭，就怕自己背上也放着一把；回過頭來，只見對街一張黑臉衝着我瞧；帶着笑的；烈日之下他那口牙閃着金光；直叫我心中發麻。

信步來到魚店，立在一缸魚前；黃黑相間的；相信叫蜜蜂魚，以前讀過書文圖並茂介紹過的，不同的是這些魚兒，有的尾上、鱗上像是開着棉球，模模糊糊沾着一片白花；老闆說：「這缸魚壞了，有幾隻得了徽，徽是傳染的，這些魚懶得管了。」我聽了只覺可惜，伸手找錢，想買了來放它們求生；一個也沒有，錢包還鎖在車裏！

我眼巴巴的望着魚缸半晌，剛才興起的慈心漸漸褪了，逛了大半圈回頭再見，更覺得跟我甚麼關係也沒。

輕輕擺擺回頭罷了，還是守着車打緊！徽可是傳染的。□



八卦拳三部曲

* 完顏藉

我是靠筆揮子餬口的人，但稱不上書生，因為皮膚並不白晰，連書生典型的相貌都沒有，妄論其他書生條件。形容我手無殺雞之力，倒還適如其份。

談到我學八卦拳，可以算是機緣。先是有個晚上，偶然在電視熒幕上看一羣男女表演拳術，招式瀟灑自如，姿態之美，比之太極拳有過之而無不及。靠電台旁白，才知道這便是八卦拳了。以前在武俠小說中，依稀見過八卦拳這名詞，但看真人表演，這還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友人曾向我推薦過外丹功為健身之道，但覺得它招式單調，因此始終不以為意。太極拳名頭響，好久前雖學過幾招，但嫌它招式太多，練起來不耐煩，所以學沒到中途便罷手。

那晚看電台的八卦拳表演，印象頗深，但事過多日，也就逐漸淡忘，不久我聽說的機緣，終於來了：一位同事無意中透露；八卦拳師父王翰之先生，正每星期都在凱館的健身身室教十多位

同事練八卦拳，上課已有幾個星期了，問我要不要參加。一聽之下，我動了心。我說，他們已練了幾個星期，我担心趕不上，那位同事說，不碍事，師父教得慢，慢慢跟，自會跟上。這便是我學八卦拳的小機緣。自臨時插班以來，將近兩個月，八卦游身掌總算學了十餘招。好在八卦拳每招每式，既可以聯起來練，也可以單獨練，對我這種懶人，最是適合不過。很不湊巧，王師父九月有事要回中國一行，拳課只好暫停。我學的十幾招，在家裏閑來沒事、趁家人都外出時，悄悄對着鏡子演習一番，15分鐘後，這幾招式也就演完，這時身上冒汗，精神也為之一振，對我來說，倒是一種受用。在游身掌之餘，王師父也教走掌，但走掌是苦差：交換拳起左右掌向前伸張，右左掌之類分別貼在肘下，坐腰續着圓圈走轉，走了幾圈，汗如雨下，氣喘如牛，腳掌又痠又軟。據王師父說，八卦游身掌可以健身，八卦走掌却不但可健身，兼有療病功效，是一件益壽延年之寶，有的人患鼻炎、患㊸型肝炎，練八卦拳走掌一年半載，居然不藥而愈。

趁王師父赴華之前，兼以陳

瑞獻、楊可均都想和王師父認識認識，所以揀了一天，在新加坡的大人餐廳請王師父吃午飯，順便聽他談談八卦拳。

他說八卦拳與易經卦象、陰陽盈慮、變化順逆之理，息息相通。每招每式，身法步法，無不運用先天之氣，化後天之力。拳法柔中帶剛，裏外兼顧，開合相輔，正合萬物生長之理。八卦拳的內蘊豐富，寓有易經深不可測的哲理，所以是一種上乘的健身與技擊武術。

八卦拳的演練，主要在圓圈上對準中心運行，如行星環繞太陽。邊走邊打，走打之間又左右轉身，轉身之間，又加變化。在走打、轉中，有順有逆，有擰翻、閃騰展擲；正是圈中有圈，變處有變，氣勢連綿，在一開一合中，生之在己。

陳瑞獻問：練好八卦拳，如果個子小，天生膂力不大，碰到一個個子魁梧、生有神力的對手，那麼較量起來，誰會佔上風？

王師父答：練好八卦拳的人，因為拳法本身變化多端，因此對方的蠻力，一進入八卦拳中，便自然受制，到時縱有天大神力，也無法施展，只有挨打的份。

但是如果遇到的對手，個子

既大、膂力又猛，而且還會八卦拳，在這種情勢下，誰會居上風？

王師父說，在這種情況下就要看交手雙方哪一個智力較高，應變能力較強了。如果甲智力高、應變快，那麼甲穩操勝算；倘智力相等，應變速度相管，則個子大、膂力猛的一方當然佔優勢。

王師父說，要武功練到上乘境界，智力與悟力不可少。兩個同樣練好八卦拳（其他武術亦然）的人，功力高低，不是取決於體力，而是取決於智力與悟力。

王師父定下的八卦拳游身掌的精要是：動作要求寧靜、柔和、緩慢、條達。外練筋骨皮，內煉精氣神，心形相輔，內外並修，通體圖融，百脉舒暢。不可暴烈、不可鬆泄、不可怒氣拙力。每式左右一樣，互相交換。每式反身轉換，均加開合調節。動作路線或直趨、或斜行、或圈轉、或四正四隅，室內所廊，草坪球場，編仄狹隘之處，咫尺方圓之地，都可因地制宜，惟意之所之，往返操行。

全功分上、中、下三節。上節動作有十六式，可順秩操練，也可個別選擇操練。十六式的名詞為：三盤旋地、霸王開弓、請客送客、百鳥朝鳳、風火雙輪、



王翰之師父演八卦拳

鳳凰歌舞、猛虎坐山、鶴子鑽天、黃龍飛昇、海底取寶、雙峯插雲、歸去來兮。中節動作為定式走掌，內涵推、托、帶、領、搬、扣、攔、截八法，放已八步九步一圓走轉，或縮之六步七步一圓走轉。左旋右轉均要調濟在換，時間長短任意、要注重新動中有靜，抱元守一，氣納丹田，精蓄命門。下節動作是繼上、中二節操練后行之，功法是：揉丹田、拍丹田、揉命門、點命門、搓丹田、搓命門、搓腰脅，最後放鬆散步以息。

（二）八卦拳高手王翰之 泰拳與空手道

八卦拳師父王翰之個子矮小，皮膚白淨，外表看去，正是中國舊小說與舞台上的典型書生模樣。不知底細的人，絕不會料到他會武功，更不會想到他竟是八卦拳高手。

王翰之師父原籍山東烟台，出生上海。多年前移居澳門，是上海八卦拳名師王壯飛的第三公子。王壯飛是八卦拳宗師董海川第二代傳人宮寶田的高徒，而王翰之的八卦拳又是得自他的父親王壯飛的親授，所以論輩份，王翰之正是八卦拳的第四代傳人。

王翰之六歲起便隨父習武，經三十餘年的苦練和修為，功力之深，使他和其父在武林中贏得“八卦拳二絕”的美譽。他遵行“訪高友，多動手”的父訓，拜訪過江蘇、浙江、安徽、河南、山東等地的武林高手，印証武功，納衆門派與各家之長，使八卦拳進一步充實，這與傳授董海川八卦拳的道人異澄霞作風如出一轍。

王師父在澳門沒有武館，教授八卦拳，在澳門曾與該地泰拳

研究班課來的高手較過量。在比試開始時，王師父一手持毛筆，另一掌則招架那位泰拳高手的拳腳進攻。兩招過後，那泰拳高手的手經已紅腫，再也抬不起來了。爲什麼王師父要一手拿毛筆，另一隻應招？他說對方當時態度傲慢，一副完全看不起中國功夫的神氣使他不得不有此造作，以顯示中國武術家的好整以暇、瀟灑應敵的風度。

日本空手道高手阿部新一郎聞王師父之名，特地由東京趕到澳門，存心要和王師父過招。阿部新一郎高頭大馬，到了機場，見王師父只派幾個弟子前來迎接，心裏有氣。待到進了旅館，見在旅館中等候他的王師父原來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料想此人功夫再好，也不會好到那裏去，因此行李還沒安頓好，便要求和王師父馬上動手比試。當時王師父的夫人余綺梅也在場，王師父也不推辭，雙方遂在旅館房內交手。豈知沒幾個回合，阿部新一郎的空手道招招凌空，只有挨湊的份，兩人這麼一比，雖然阿部落敗，他卻和王師父成了朋友。事後王夫人在返寓途中，還怪王師父下手未免過重。王師父笑道：“我下手並不過重，如果過重，阿部的手非折斷不可。”

王師父是不久前應新加坡國



術總會和國術教練總會之聘，前來新加坡技藝。

我與許多見過王師父的人，對他的第一個印象均是：眼前的是一個文弱書生。但看他走起路來，卻大異常人：兩腳輕飄飄，好像要從地上飛起來的樣子。我以前看武俠小說，小說中描寫的武林高手，行走時正是這般模樣。

(三) 畢澄霞傳奇

至少到目前爲止，運行之快能夠超越光速的，恐怕只有人的意念：千山萬水，上下古今，多少光年的距離，只需意念一動，便可來去自如。

那天幾個朋友在新加坡的大人餐廳請八卦拳師父王翰之吃飯，聽他談論拳理時，我便情不自禁，神馳幾個光年，到了公元1

815年的中國安徽省。那年，八卦拳的創始人董海川，25歲，正從北京一路尋訪師友，一路行俠。那天來到安徽省的九華山，經過臥雲寺，見寺門半掩，寺內人影晃動。他朝裏一望，一個道長，續着香爐，一邊走，一邊左右發掌，初時步法與出掌緩慢沉着，隨後運拳換掌和游走的速度，由緩而疾，到了後來，拳與人竟化作一團，形如一個旋風球，圍繞香爐翻滾，把寺外的董海川看得呆了，正迷惑間，寺裏的那個道長不知何時已停步收掌，站在寺內一角的一塊大石前，只見他將收在右側的右掌，徐徐舉起，吸一道氣，微坐下身，右掌直朝那石塊拍去，必拍一聲，那石塊登時出現一道長長的裂口，旋即左右碰開，分成兩塊。

董海川涉身江湖，從未見過這等掌力。他一生愛武，這個良機，自是不肯錯過。他馬上沖進寺裏，向那道士下跪，懇求後者收他爲徒。幾經武德試驗，那道長最後才肯收下這個唯一的弟子。這使傳說中董海川的八卦拳得自傳授的開始。

那道士名叫畢澄霞，在傳授董海川拳法的數年中，始終沒有透他的身世。畢澄霞這個名字，顯然也是假的，而畢澄霞三字，其實就是避塵俠的諧音。

畢澄霞的武功基礎，是得自他的家傳拳法與刀法。據說他的父親是一位遼東大俠，曾憑他那套拳法與刀法，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這套拳法與刀法，到了畢澄霞手中，內容逐步豐富。畢澄霞十八歲起，承秉他父親的遺風，開始在湖、廣一帶遊俠，先後打敗過少林派的韋陀門、八仙劍、五虎門、九龍門、鷹爪門等各派的高手。後來在河南與楊霞禪的太極拳師父陳長興印証武功，據說雙方鬥了三天三夜，不分勝負，但這一戰不僅使他和陳長興成爲知己，還讓畢澄霞得窺陳家太極拳的精奧（後來董海川和楊霞禪成了莫逆，可能也是靠這一段因緣促成）。

畢澄霞後來遊洞庭湖，結識了少林和尚無嘖大師，後者不但傳授了少林派的鐵砂掌，還傳授了許多獨門的藥物知識，使畢澄霞後來的拳法中，揉合了獨門的鐵砂掌。廿五歲，畢澄霞受了無嘖大師的感染，開始攻讀該書，後來對《易經》特別愛好，他的拳法內涵，到此才有了真正的哲理基礎。五十歲他退出江湖，到九華山潛修《易經》，並以家傳拳法與刀法爲底子，以《易經》哲理爲精神，結合內外家軟硬功、各門派的拳法與刀法、筋經、太極拳、鷹爪功、鐵沙掌等精妙

武功，創出一套新拳術，取名易拳。

這套易權的拳理精要爲：招式雖有定型，但變化存乎其人。出掌成磁，但有高低、左右、前後、裏外、出入、攻守之別。拳掌有圈，有大圈、小圈、中圈、平圈、立圈、斜圈、正圈、有形圈、無形圈。臨敵之際，以大圈克小圈；斜圈擊正圈；出形圈化解有形圈。每發一拳一掌，均須暗蓄環勁，每個掌拳之中，寓有環形力道，意在將敵捲入我之無形圈中，欲其左則左，欲其右則右，任我擺佈。敵攻來時，應找其攻發之點，然後揀其該點擊之，絕無不敗。萬物都分陰陽、正反、軟硬、柔剛、伸展、上下、左右。開掌如舌，宜用剛勁，如蛇吸食；合掌是吐，須用柔勁，似牛吐草。開合均須做到冷、急、快、脆。走拳運掌，以一對一；走隅發掌，以一制衆。有時正隅兼加，使敵陣腳大亂。攻法總是以正冲敵之隅，不以正對正；以環化硬，使敵之正之硬，化爲隅，然後以正克之。應敵之際，以客犯主，以嫩勝老，以退勝急，易言之，經是後發先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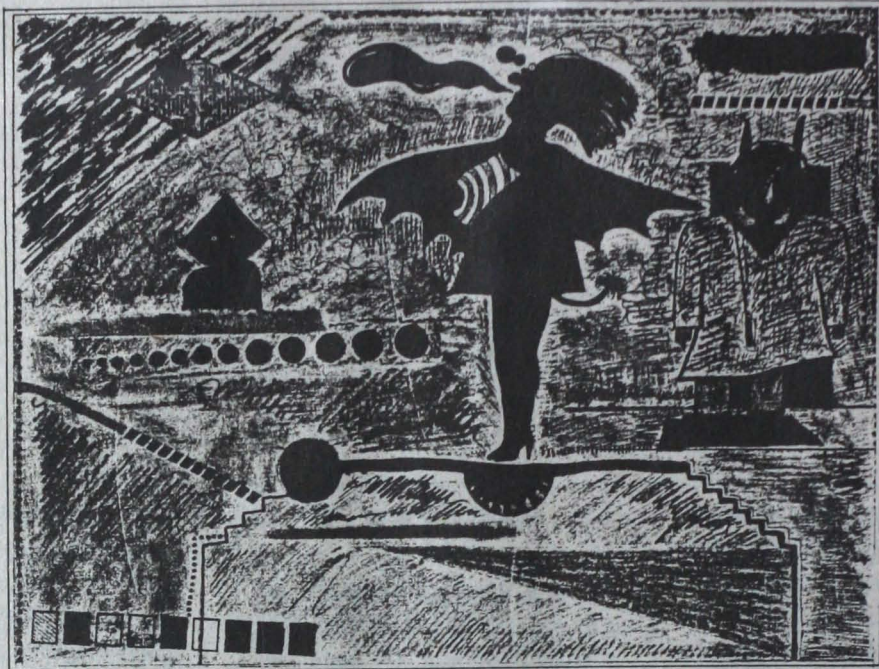
每個學藝之人，拜師學全一門手藝之後，到了能自創門戶之時，總會在原有學到的手藝上，加添自己的心得和體會，這便是

創新。董海川下山後，改易拳爲八卦拳，這其間自是滲了一些新內學，改了一些舊形式。八卦拳傳到尹被和宮保田時，招式很可能也有些修正，但八卦拳（易拳）的精神，料想只有不斷豐富而沒有削減。

到了第四代傳人王翰之，八卦拳已現代化，據說連力學原理也應用進去，其威力加強，自不續言。

最後附上一筆：畢澄霞的武功，據說已入化境。他一生唯的遺憾是：達摩的《洗髓經》失傳，無法得窺這部據說能修改先天遺傳基因（先天造化）的秘笈。練《易筋骨》固可以換筋骨和延年益壽，但這是修正後天體質的功夫。先天的遺傳基因如果有修正之道，說不定可以使人長生不老。

敵攻來時，應找
其攻發之點，然
後揀其該點擊之
絕無不敗。



圖片取自——卡瓦雷洛唯茲——無題

1. 和爸爸聊天

親愛的爸爸：

今天終於辭掉了那份暑假工，早上九時卅分起來淋個熱水浴，畫一點粉紅唇膏，就出來閒盪了。如今我伏在麥當勞桌上，一邊提筆向你報告我的生活實況，一邊給自己點了一客漢堡飽、一杯濃咖啡和一包炸薯條，突然感到好平靜，原來無所事事也可以是一種享受，那一身疲累倏然消失。

昨夜留在酒店宿舍裏就萌起了給你寫信的衝動。那時，室友艾薇琳從雨中散步回來，淋了一身雨滴，原來她想家想得哭了。這個初到倫敦的漂亮女孩哭得令我心酸，我像看到了一年前躲在牆角哭泣的自己。於是我盡量逗她說話，她讓我看她父親寫給她的信，我說我不懂法文，她說不要緊。後來我讓她看你寄給我的信，她說她不懂中文，我說不要

緊。終於，我們都傻氣地哈哈大笑起來。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安下心來給你寫幾個字。我親愛的爸爸，我竟可以念你到這種地步！

爸爸，從我現在坐這個角度，我可以看見許多行人在落地窗外走過，有年青的幫客把頭髮染成彩虹，也有年邁的銀髮老伯牽太太過馬路，教我念你更深。行人道外的大馬路就是牛津大道，我工作的酒店就在這附近。現在馬路上有紅色雙層巴士駛過，還有那些象徵倫敦的墨黑的士，我總管它叫棺材車；非常缺德。

室外下雨了，我沒帶傘，不曉得該怎麼辦。本打算吃過早點就到機場接一個朋友，其實也不需要我去接的，她對倫敦比我還熟悉，只是我好想早一點見見她，豈料却忘了她坐那一班機從大馬飛來。還是不接了，反正她到倫敦之後總會給我來電。

* 貓兒 · 寄自倫敦

那些雨仍沒有停。倫敦的秋天最教人煩燥，只有冷得刺骨的風和個不亦樂乎的毛毛雨，我突然是那麽想念陽光、海、沙灘、椰樹。（爸爸，夏天裏我還特意買車票跑到英國南部一個小島看海看沙灘看飛鳥，泰晤士河畢竟只是一道河流。）

當我在這裏停筆的時候，我仍不知該到何處消磨這一個下午。也許我會到那間聞名的消費力基斯購物中心選一把上好的傘和一件羊毛衫，然後到中國城尋找家鄉的影子，再則就回到酒店宿舍等亞魏放學後幫我搬行李。（爸爸，我又搬家了。這一次也許會搬到南部或中部。）

飄泊的生活就是行李與行李構成的，還有那種無法用一支筆寫完的思念。

寫於九月十五日

*……那些粗俗後面，所隱藏的是永不止盡的壓制和不滿。於是你開始試着把輕視換一個畫面——你只能諒解。

2. 唐人在唐人街

好多時去那條街，心裏有不快、有哀傷、有輕視。

那些與我一起源自一片土地的黃面孔，在陋巷裏高聲地用廣東話客家語吐出最下流的粗言穢語。然而走出了那條街，他們都安靜得有如一頭白兔。無怪乎外籍人士對唐人街無甚好感，除了到那一帶吃中國菜外，他們似乎甚少在唐人街出入，況且中國人在此惹事生非更是常事。當然遊客是有的，這些走馬看花的人總要在「倫敦唐人埠」這個匾牌下留影。

記得剛來時，朋友就告訴我蘇河（SOHO）一帶是紅燈區，就在唐人街附近，而唐人街又座落於 LEI CESTER SQUARE。他說唐人云集在一起一定做壞事。當時我不同意。哪有這樣子譏笑自己民族的？於是，去過唐人街多次之後，才發覺那一區的中國人實叫人無法忍受。

他們多半是香港新界移民，就如亦舒在她的「留英學生日誌」一書中形容：「他們在唐人街守着幾排店，吃鹹魚泡菜說破英語。」不是亦舒偏見，而是亦舒忘了去瞭解他們。他們在家鄉都經歷過三餐不飽的淒情，有些甚至由中國大陸偷渡出來。不過，這一撮人却是唐人在倫敦這個白人社會遭到歧視的主因。唐人代

表唐人街。唐人街代表唐人。

這裏最流行的一句俗話是：「有錢有性格，有錢有性格。」他們的腦袋裏盡是非常強烈的拜金主義。許多兒女成群的仍獸在餐館裏當侍應生，這裏叫做 WAITER 仔。在於他們，世界似乎沒有陽光普照的明日，所追求的只是工作工作工作——三餐溫飽。

曾在暑假裏在中國城洗過兩個星期大餅，由此深入此地，結識了一些中下層階級的新界移民。記得餐館裏那個大廚容叔，從早上十時工作到晚間十二時，一個好好的人，聽說還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竟淪落在這間小餐館無日無夜地為他人三餐而忙，每個月還得匯寄生活費到香港給妻兒。最近他大兒子要到英國留學，他說：「我怎供得起呀？學費也要千多兩千鎊！我兒子以為我在倫敦開金山！」結果他仍是託我給他找了一間政府學院。後來又得把學院介紹書的條規細節一一翻譯給他聽。

這些唐人街的唐人英文都不好，一封簡簡單單的公文信都得駕勞他人。有時真不懂這些人，

□□聲聲說在白人社會「搵食」艱難，一會又說要賺取多少多少免得「俾佢地鬼佬睇死」！然而

他們連最基本的語言問題都沒搞好。所以你可以想像他們的心情；他們的渴望；他們寄人籬下企盼有朝一日發達的雄心。

尤其最教人輕視的却是那幾排構成唐人街的商店，充其量只能稱是小巷子。新落成的紅磚建築倒是宏偉不凡，唐人街——希望你一天天壯大起來。

所以，當你有一天從唐人街走過，別驚訝他們大搖大擺說粗語的誇張，在那些粗俗後面，所隱藏的是永不止盡的壓制與不滿。於是你開始試著把輕視換一個畫面——你只能諒解。（那一首「倫敦街頭」盡在我耳邊迴響。）

寫於九月十八日中秋節



附記：寫畢此文，到唐人街去買月餅慶祝中秋。再看唐人街，只感惆悵，就如你不敢企望輪在街邊醉得不省人事的老乞丐有朝一日會站在驕陽下，向你展開信心十足的笑。 □

疲倦的馬

* 喬晚筠

我腳踝開始疼痛，但我們不許半途而廢。

馬是不許半途而廢。

馬的精力是驚人的，馬一開始上路就得跑完全程。

你曉得人們如何對付一匹受傷的馬？

女：我辭掉工作。買車票來 L.A. 試試我的運氣。

男：我需要一筆錢，我有一個要好的女朋友，我們就快結婚了。

女：每次一躺下去我便詛咒這舞賽，我以為我不再起來了，我多麼希望它早點結束。

男：記著，我們必須合作得像一匹馬。

女：要命的馬拉松賽，馬也會疲倦。

男：會，但馬是不許倒下去的。

女：已經三天三夜了。

男：我腳踝開始疼痛，但我們不許半途而廢。

女：我怕我撐不下了拖累你。

男：馬是不許半途而廢。

女：馬也疲倦啊。

男：馬的精力是驚人的，馬一開始上路就得跑完全程。

女：萬一脚受傷。

男：你曉得人們如何對付一匹受傷的馬？

女：殺了牠？

男：也唯有這樣。

女：那太殘忍了。

男：途中傷了腳的馬活着無法完成全程，是更殘酷的刑罰。舞賽場景、人物、話題不變。舞賽繼續，很悶。

周亞在找煙。

我閉目一會，然後左右游顧。右邊男廁上方一塊「禁止吸煙」吸著我視線。那像極黑巷最末處一家小旅舍的招牌燈，生意冷淡，懾人魂魄的陰青燈色和整塊

招牌猥獷底字是那麼的苦悶和疲乏。這時節，戲院對禁止吸煙，違者罰款五百元的執行，已無早期那般嚴格；並從閉一隻眼睜一隻眼直到放棄執行違者罰款五百元的條例。吸不吸煙，也總由你。

「煙癮」，周亞祇好含一顆咳嗽糖在嘴裏，「總是在你記起適才抽完最後一根煙，袋口無煙而口澀異常的時候特別強烈。」

「周，」我在銀幕反射的渾亮中抬眼瞅他，「出去好嗎？我想透透氣。」

男主角傷了腳踝，實際上結局也差不多是一隻傷了腳的馬匹的下場。

周亞牽着我的手，在空蕩中虛浮地穿越浩瀚的靜態空間。

整齣戲一開始便強調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經濟蕭條景象。一個不景氣的年代。

悶。

周亞早已說過：「這屋子很悶。」

但我不願錯過珍芳達主演的任何一部舊片。

外面空氣真好，有雨，粉狀飄飛，不能肯定方向。地面微濕，是撒過沒一陣。

一叢昏黃燈色，停泊在橋頭底。在淫冷極靜底夜街，益顯得較往常特殊。

我緊攬周並橫越暗冷的馬路，步下橋頭旁石子小徑，盡處是一口印度茶檔。野遮里樹張展的葉傘放下了兩張長方形的窄木桌，各配兩張條凳。檔口後是一條

淺慢的河水。

十點，雨紛紛錯落，不再大，也不容易停。

「看到嗎，戲院上半部像一幢古城堡。」

一幢被遺棄在山野荒郊，非常英國式，電影上常見的那一種古城堡？不像，許是周亞的錯覺。

印度茶檔佬送來一包「萬寶路」長庄一百，不問別的，逕自從水箱加水添木炭。

周亞將我一把摟緊。攔在腰側的手，指節瘦長溫柔，我愛極這隻手的男人，但我一點也不瞭解他。晨早他說在大廣告板前作畫上彩，神態盡職嚴肅，陽光泛照他面東的臉。他攀上工作梯，時而蹙眉頭，瘦削且輪廓鮮明的臉容，緊透着一股憂鬱，寧說他比較像一個藝術家。我拿眼梢瞄他，不很仔細地彷彿看到他眼瞳一層淚光。我低垂眼，心想也許是夜太濕重，且他一坐下便開始點煙。

「它小我六歲，畢竟也三十了，多倉促的歲月。」周亞緩緩吐着霧，吐着字。

我上高中才轉學來，周亞大我兩歲，高我一班，土生土長，他第一份工作就在那張大廣告板前，及至後來戲院運轉不來，十一名員工裁至三名，大廣告板從一、三、五換畫到每週一張畫。周亞兼做別的，也都還盡心盡職，未曾埋怨。我看着他在任何突變情況下從不尤怨。

那上頭幾乎可以看到整片鎮



景，周亞總說它是一座最具時代感的偉大建築物。

晨早，我沒去跑新聞，買了兩張印度煎餅上戲院天台，周亞經常備一壺濃香的咖啡烏，我便坐在大廣告畫板下享受高處清新的空氣，濃香的咖啡烏和香熱的印度煎餅。周亞的朋友老打趣：

「你這個記者怎麼當的，不去跑新聞，整天就祇黏著畫家。」

那沉重的建築物頂端無燈。它是一座負荷孤獨的物體，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平面圖上，寂寞且首當其衝地承受經濟不景氣的打擊。

印度人端來的奶茶調打極香。我已習慣不去着意要求這種最經濟實惠的飲食衛生應該達到甚麼樣的程度，當一切成了日常，各種不合理的要求也軟化到最低點。

茶檔口懸掛的大光燈，昏黃

無勁，沉墜到夜底，它不需要再充氣，它會堅持到好時光散場。

任何一叢燈色在極黑的溼夜勝過好時光。我很難想像一座三萬人口的市鎮居然養不活一間小規模且唯一的電影院。實際上很多城鎮都面對這種現象，錄影片出租公司在短短兩年內冒出十多家。街場裏外，誰家不是買了一架彩色電視機再添錄影機？電影一張票位賣八毛到兩塊，換做錄影片，一卷日租兩塊，闔家觀賞，一壁打毛線、吃飯、哄小孩，甚至抓一把瓜子花生躺在帆布懶椅上看，省掉上街的麻煩。一張片子，吃喝玩樂全在錄影機前，多自在。我漏夜湊成近兩萬字的報導，題「馬八十年代電影院事業敲喪鐘」沒想總社丟回來，附評：

「這樣的東西已過時了，你應該早在八年前趁錄影片未熱前

著手，今天西馬電影院事業慘受打擊致關閉高達六十巴仙你才敲喪鐘，報紙要的是時事，不是過時的補筆。大選就到了，你應該集中火力注意華玲回教黨和國陣的動態，報紙要的是熱門話題，甘榜默馬里流血事件那種具有震撼力的大新聞便是一個例子，但勿過度渲染，小心新聞言論，O.k.！」

總社給我評語的最後一句，可圈可點，小心新聞言論算不算新聞？我一直在懷疑，華文報章的新聞從業員不起勁，因為記者敢說的不能寫，敢寫的不能登。我請調返鄉做一名最普通的地方通訊記者。小地方的生活習慣早起，但早起的鳥沒甚麼新聞蟲可啄，我便盡早去買兩片印度煎餅在好時光天台大廣告板下享受晨陽泛照和周亞沖調一流的咖啡烏。然後才巡視到醫院，警局和地

方法庭看看可有甚麼強姦案件、吸毒或家庭糾紛、自殺或他殺等等芝麻小事。總在年前嫌我報導強姦案着筆不夠，每次總是在原告「三角底褲被脫至膝蓋之後」便以「……（清堂）」。

總社說：「下次處理類似的新聞，別再用那雲點標點符號和（清堂）帶過，你訪問了女主角沒？」女主角？那以後，我這地方通訊記者篇篇報導乾淨，顯示地方平靜，「不肯」也「不會」再發生強姦非禮案。

周亞說：「就別跑新聞了，我們結婚吧。」

「你養我？」我問他。

「我養你。」他斬釘截鐵地說。

好時光宣佈倒閉。

它打裁員開始便喊狼來了，卻也死皮賴活拖了一年半。

我們不再觸及誰養誰的傷疼話題。

我繼續提供不起眼的地方報導。從地方聞人賢達會長媛出閣，少不得一番「郎才女貌」，學歷高中照例發酵成「受過良好的高深教育，學貫中西」，到瓜中有瓜、雙尾壁尾，鐵樹開花等雞零狗碎盡了交差了事，記者脚步所到，沒有新聞也是新聞。我說：

「周，就算你從這兒往下一跳，也還是一則雞零狗碎的例行公事報導，這樣的記者真沒意思。」

周亞或會失業一段時日，我和他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雞零狗碎湊合著到底也強過好時光。

好時光確曾享受過不少於二十年的好時光。

從周亞甫踏出學校便接替他父親留下的工作，適逢李小龍熱，流動的燈火愉快地在廣告板上的畫面走動，總沒忘記，唐山大兄下了檔再來，李小龍的功夫架勢一上彩，張張片子賣座。

我就在大廣告板下聽周亞興奮地述及這一切。

更早些，他父親當電影廣告畫匠，那時節洋基佬打紅番的爛片還發預售票。梁山伯與祝英台檔期一延再延，撐了兩個禮拜。看戲的人好狂，就那一句「梁兄啊——」濕上兩張手帕，不過癮，隔些天再買票鑽戲院看梁兄，好片子不惜看兩回，黑白電視，想當時還真沒幾戶人家買得起。

周亞很盡職地作畫，生活。他把最好的畫面用心畫的。那一齣齣戲裏盡是他人不曾真實的生活。他說：

「我要一點時間，失業率那麼高，行情那麼壞。」

我想到明天。

「你等那些獵人散場嗎？」良久，他問：「有事嗎？」

「沒。」

「那就等一會，我時間多的是。」

「到時再另打算。」

「安慰我失業的心情？」

我趁奶茶不燙，呷著，沒想說著別的又扯上失業了。

「我不介意，我是真的需要人家給我安慰。」

周亞只呷掉半杯，便站起來結賬。

「趁雨不大，我送你回去。」

我讓周亞摟着肩膀，上了石橋到河的另一岸，我停步，躊躇不片會，我說：

「我去你那兒。」

覓回來的一段橋路，細細聽到淺慢水聲。橋上浮着靜夜。

周亞的媽很保守，鎮日守着屋堂，守着漸長漸大的小兒子。她不喜歡記者，她形容記者缺德，專門揭人瘡疤挖人隱私。她問我結了婚還當不當記者，我說要的，這是我一生一世的職業，她馬上讓我看她的決定——她一聲不響起身回房。隔不一會就提醒周亞早上樓房，明天是工作天。我總共也祇來過五次，那以後不會再來。從好時光一個禮拜前宣佈歇業，周亞的媽只好搬去雙溪

大年他老大處。

周亞獨住，我不會來。屋堂簡單、乾淨，廚房裏凡用得着都是單件的。他在梯口捻亮屋堂所有的燈，無奈地說。

「我媽把東西給搬走，留下這個空洞的殼，不像家。」

誰都沒存心要成家，我和周亞總是把家掛在嘴上，久不久順順口，原先也掛心上的，慣了口，等於有口沒心。曾經想過三十成家，抓不牢三十，卻放溜了五年。

我讓他等着摸黑上樓。約是房門口了，他要我等一會。

「我點油燈。」

小小一朵燈火在玻璃罩裏升起一室渾沌弱光。我步向木板窗，窗外黑麻，仔細地，聽到河水洶息。

「河流很急。」

「百碼遠左右，上游一定是下着大雨。」

他擱一疊床單在床面。

「我下樓沖涼，你替我換床單好嗎？」

想着單人床上的單件枕被各自延續的夜，心裏一份愴然。

周亞曾經要求過床愛，而我總是以「未婚先孕也是新聞」拒絕。我真擔心有一天「本坡某地方賢達令次媛與箇情郎春風數度，珠胎暗結」變成「某報駐華玲地方通訊記者……珠胎暗結」出現在別家報紙的地方新聞版。周亞聽我這一層顧慮，慾也頓轉為怒火。

「新聞！新聞！我的天，這種事也拿來做事聞，天底下當真沒別的新聞了。」

地方新聞版本來就靠這些雞零狗碎填版位、補白。

我以為周亞應該會是很溫柔，直至他趨近時我無可避迴的感受到他那股橫蠻粗暴的需要，我甚至躲開他強烈火逼的眼神。

一生一世的夫妻想必都是這樣開始的。

我已聽不到百碼外河下游洶息。

「周，外面還下着雨嗎？」
竟然問這樣的問題。

周亞甚至爲了更能挑撥起我的反應，他不曾語言地用舌尖靈巧地逗我耳根。我想，那便是女人的敏感地帶了，他不曾停止，我不曾也不能自己地酥疫透流遍身。同時更在他輕微適可的仔細嚙吮下渾身一陣顫慄而致引起某種反應。周亞全不理會地一逕嚙吮下去。我驚覺，猝地坐起制止他，雙手用力過猛而幾乎毫無考慮地抓傷他肩膀。

周亞停下，神情怪異。

「不要那樣，」我說，「我根本就不要你那樣對我。」

「你不喜歡嗎？」

我一再迴避的視線無意停落他肩膀幾道刮傷的爪痕。

「不是，我總以爲不應該是那樣。」

他欺身時我分散了注意力，我聞到他常用的香草精洗髮水，含消毒藥水的香皂清淡味。我逼得處於被動。那不曾間斷的陣陣動擺致我無法適應和熟悉他的方向和速度痛極淚下。我始明白情慾是非常野獸且蠻不講理。

他問：「你並不怎麼喜歡是嗎？」

就這麼過去了。我逕自下床，拾回地板上淡藍色長袖睡衣。我下樓弄熱一件小面巾，記起沖涼房有一面小圓鏡，我便進去照了一會，回房時周亞俯躺着，瞅我進來。

「現在感覺好點嗎？」

我祇能說：「我不會習慣。」

雖然我是很疲倦了，我無法好好闔眼。我以爲一切寢謐之後便可聽到百碼外河下游的洶息聲，沒有。

「今天你打算做什麼？」我問周亞。

「我等老張和他的獵人。」

周亞不肯定獵人會否在傍晚

前出發。

「吃完早點，我送你回去。」他說。

雨細細碎碎，檔口後河水翻黃滾滾，漲了些。

我們得打着油紙傘吃印度人端來的溫熱煎餅、奶茶。桌子盡濕了，雨滴從野遮里樹葉尖淌落。條凳也濕遍。印度茶檔佬剪開兩張香煙紙盒，給我和周亞墊着坐。煎餅堆疊成一個糖菓罐子般高。生意慘淡。印度人埋怨着雨，埋怨一切致令他賣不出煎餅和早茶的早晨。他詛一句粗口，便翻眼皮瞪老天一眼。

「周，你祇獵殺野豬嗎？」

「野豬繁殖力強，沒有季節規定。」

「獵槍可以殺人嗎？」

「殺人的話，什麼東西都可殺人，不一定得獵槍。」

「我不會知道打獵的情形。」

「這樣的天氣，入林的話，我們多半會過夜。」

「周，我跟你去可以嗎？」

「會碰上你月事嗎？」

我搖頭，打獵的人很迷信，我猜是入林的忌諱。

一部吉普車咻地緊急煞車在橋頭側，駕車的人探頭朝檔口喊。

「老周，河上游今早雨大了，你準備好，我十一點半來接你。」

周亞走出檔口問：「幾個人去？」

「炭廠三兄弟和我，他們一部吉普車，我跟你一部車。」

「過夜？」

「遲人今早進林紮營，到時候看活動的野獸多不多？」

吉普車一掉頭，迴走了。

「周，我得準備什麼嗎？」

「你自己多加一件夾克得了。」

我沒讓周亞送我。媽媽對我徹夜未歸，一臉憂焚。

「爸爸是個愛面子的人，昨晚嘮叨了一整夜，都怪到我頭上

來了，爸對你們的事是從來沒反對過，倒是你自己要小心點。」

我沒說。我換好長袖衫褲，披上夾克，踩腳踏車到代理那兒看報紙，時間差不多了，便聯絡各處通訊記者，然後在電話上跟媽說：

「我跟周亞他們進林子打獵，或許要明日晚才回來，爸要是問起，就說我去採訪，做一篇報導。」不容媽答應與否，我掛上電話。

兩部吉普車在橋頭集合，沒料到竟突然揹相機跟周亞一道上車，四名獵人臉部表情怪異。

前座男人路上盡談論昨晚的雨。一名暹籍獵人早上七點回到鎮上報說發現兩隊約三十多隻野豬足印。

鬱鬱的亞熱帶林，雨不曾停歇，天不曾醒亮。我小睡了一會，睜眼時看到車窗外右側一條寬廣河流，翻滾着兩岸沖下的泥黃。我搖下玻璃，雨撲面涼冷，我遂搖上些許。周亞回頭問我：

「你疲倦的話，繼續睡吧，到了營地我會叫你。」

「昨晚沒睡？」獵人問周亞。

「記者的生活日夜顛倒，慣了的。」

「我們只搭兩張營帳，你們睡車座好嗎？」

「很好，車門上了鎖也較安全。」其實我也想到睡車座方便。

兩個男人對打獵的興趣，一上路便沒離過題。

「我想換一支射程短的德國貨。」周亞說。

「如果你不急的話，我倒是有一支 Model 21 Winchester，出廠年代久了些，但有一個好處，短程可以調遠，適合打野豬，也適合獵鹿季。」

「我這支可是你介紹的，我想最近脫手，你替我問問看，Model 70 Winchester，口徑點二七零，射程短，八成舊。」

「老周，我那支護養得好，

性能好，衝力大，其實你也看過我用，野豬掉頭衝過來，我這是雙管彈的，當時我想都沒想要爬樹，我對準牠開過去，牠要是不倒，我那次準完了，沒想不到一秒鐘，牠刹住步子，倒了，多麼快。」

「但也得等到我這支脫手。」

「老周，十一月獵鹿季，你買我那支，申請執照不麻煩，而且今年獵鹿成績會較理想，已經三年沒開放獵鹿執照了，聽說今年申請的人也不多。」

「我問過暹人，他們一個禮拜入林兩次，收穫不壞，乾脆我跟他們合伙賣野豬肉。」

「老周，你要怎麼賣你說？這一行是幾代傳下來的，他們有他們的地盤，我們這種業餘的，幾隻豬打下來，當場開肚拉腸，八九個人分一分，除非成績好，否則一個人拿一隻蹄，沒一全隻，你怎麼賣？」

好一陣兩人都沒了話。

林裏霧氣重，上游河流窄而深，岸與岸的上堂，讓交接的野竹分割得稀稀疏疏。

下午一點五十五分，車子在一堆營火前停車。

三名赤膊袒胸的暹籍獵人陸續走出營帳，始發現我而顯得幾分吃驚。

這三名受僱的暹籍獵人在雨中默默地搬運食水，冰桶的黑狗啤、咖啡和三大鍋的炒米粉。

這些獵人忌諱可真多，他們嚴格遵守訂下的規矩，一不許抽煙，風會送煙味，不許吃蒜，最好連屁也憋住，野豬那把鼻子靈得很，牠們看來粗鄙笨重，但卻遠比農豬機警。我央周亞，要求一道去，周亞不許，他說：

「你那相機一下閃光一聲咔嚓，完了，牠們一溜便鑽不見，不肯出來了。」

「那我還跟着來做什麼？」

「我讓一個暹人陪你，你就這兒隨便拍幾張，野豬抬出來時

，你拍勝利品，你沒槍，又不懂爬樹，太危險了。」

他們一伙七人，分兩頭扛着來福槍進林。我問暹人：

「我好像都沒看到他們帶狗來，他們打獵不用狗嗎？」

「帶的。」

暹人也不多說，他找了兩根木塊丟進營火。

「有雨衣嗎？」我問，「我想下來走走。」

暹人撩起褲管讓我看黏附着他小腿的芭蛭。

「這裏下雨天很多芭蛭。」

他抽出腰間配的短刀，一一刮除細而長的芭蛭。我總以為他在用種種方法阻止我下車活動，而我也決定留在吉普車裏。

「要多久才會打到野豬？」我問他。

暹人不愛講話，盡由着我問，他充作沒聽見。他盛了一碗炒米粉，坐在較遠的營帳口，一張帆布床側扒着米粉吃。

不一會，零落的幾響槍聲、狗吠聲從寂靜唯雨落不歇的林深處揚起，暹人無反應。他胡亂扒着炒米粉，竟也吃三大碗，後又盛一碗食水猛灌。吃喝飽了，他便拿獵槍仔細揩拭，偶爾他停下，抬頭仔細聆聽周遭的聲音，我豎起耳尖，祇聽斷續雨聲、水聲和林間蟲鳴聲。肯定了別無異聲，他復低頭用鐵枝繫一小布團插進槍管拭擦彈管，他每隔一會便抬臉看我，揩拭槍管的動作不曾停止。

槍響狗吠寥落而遠，愈分的寧靜予人異樣不安，移游四顧，竟看不到爬蟲蛇類。一切可能在白日自由活動的獸類，隱蔽不見。我想，我是四面隱蔽中最眼睛牢視不放的入闖者。

暹人每次抬眼，那副深而冷的神情，令我有說不出的心悸。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盤計着一項不為人知的陰謀。我禱望他揩玩槍管的動作永不停止。

暹人放下獵槍，幾乎沉靜達一句鐘的狗吠聲再度揚起，然後是吆喝的人語。他站起來，我底視綫轉移到他配在腰間那把森冷的短刀。有點混亂的腦神無法測出人聲槍聲是近是遠。

暹人朝我走過來，善意地露齒笑。

「他們回來了，不準備相機嗎？」

他長了一口好牙齒，膚色好，一切都合乎健康條件。

我搖搖頭。適才過度防戒的緊張致使我臉色滲着汗冷。

一起人鬧哄哄的回來了。我最先看到打頭陣的周亞。陣陣眩暈湧上，他底髮凌亂異常，深紅色的格子棉布衣沉着雨濕，明顯地形成兩種深淺不一的紅色。

周亞示意我拍照，我祇是極疲乏地瞅他鑽進車座。

「成績如何？」

「祇獵到一隻兩百多斤的野母豬。」

「誰獵到？」

「我開的槍，聽到槍聲嗎？」

我瞄一眼他擱一旁的獵槍，問他，「你的？」

「老張的，他讓我試試，運氣不壞，這支槍性能不賴。」

「還要去獵嗎？」

「今晚？不了，明兒一早會理想些。」

周亞一味掛着笑，滿足而又自信地扛着槍步入帳營。他沒聽出我話。

四名獵人合力把死狀怪異的醜野豬抬到營火前。其中一人開口：

「這可能是一隻懷孕的母豬。」

其中一名暹人用槍托敲敲隆起的野豬腹。

「可以開肚嗎？」周亞問老張。

「開——開了再說。」老張逕自灌了一支小瓶黑狗啤。

周亞顯得極為頹喪。他看了

衆獵人一眼。

「既然是快生產的母豬，埋了算了，甯開肚了。」

老張不理，儘指揮三名暹人動手，他關照：

「小心這隻豬虱特別多，先把牠的蹄子去掉。」

一名暹人解開褲腰下了長褲，丟進營帳帆布床上，然後用暹語吩咐另兩名暹人。他紮紮實實在腰間纏上布條子，並抽出一把森白泛亮的短刀，呼喝他的助手各拉開前後豬腳，然後一手按腹，一手抓穩刀柄，狠插進豬腹，迅速地上下劃個大口，豬血濺飛，他也不迴閃，兩隻胳膊和前腔全上了血彩。他擱下短刀，兩手探進切開的下腹，撈出一大盤血色透明的野豬胎。

一股腥臊透鼻，我再也強忍不住，忙打開車門，在劇厲嘔吐中幾乎把腸胃翻了出來。

不知誰嘆息地說：「就快生產了。」

周亞給我端了冷開水及藥片，看我吞了，然後約同那名留下陪我的暹人一道把三隻豬胎拿到營帳後埋了。

「黑炭，下一塊瘦肉煮咖哩吧，就快天黑了。」老張吩咐炭廠兄弟其中一名獵人。

我在車座躺息了好一會，醒來，車窗外一叢營火正熾烈，照紅了坐在木塊墩上的周亞，他看我好一陣。

「下來嗎？」

我下去透透氣。心口悶鬱不開。

他拭揩他那支打算脫手的 Model 70 Winchester。其餘人在火營帳裏圍賭，加注和咒罵聲時而爆出。

「剛才，我覺得很殘忍。」我低低地說。

「我就曉得你這樣想，」周亞聲調不高，但聽得出一股憤怒，「牠最接近我，十多碼遠了突然掉頭衝回來，當時我那一槍要



四川蒼江縣農民版畫

是偏了，你現在也不會看到我坐在這堆火旁平靜地擦獵槍，或許再過幾個禮拜，野豬仔順利生下來，過個一兩年，牠們也同樣跟獵人玩生死遊戲，面對上面，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也許你認為我殘忍，居然可以平靜沒事入般繼續抹槍，如果當時換是我倒地，你認為那隻母豬這時候必得內疚一番嗎？」

「周，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能再說些甚麼來撫慰他的心境。我給自己開了一支黑狗啤，我只含糊吃了小半碗米粉，胃口奇差。

營帳牌局鬧到午夜一點才散

。周亞總是發夢癩。

在吉普車座不怎麼睡得牢。

我在周亞的上衣袋掏出一包未開嘴的長庄萬寶路，打火機，我竟想到要吸煙。

周亞對現狀不曾埋怨隻字，即令他必得用回他那支 Model 20 Winchester。

我們去印度茶檔口吃茶的次數較少了。印度人不曾停止詛咒好時光倒閉。他一直埋怨茶水生意跌了八十巴仙，但他不曾有過關閉茶檔的念頭。

雨季很短，沒雨的日子，白晝特別晴亮。

最後一場電影的廣告畫已經褪了色，好時光一直尋找買主：三萬人口和整片日昇日落鎮景曾經在我們腳下。

好時光空置了整整四個月才轉手。那還是一個政黨買下來充當禮堂。

我踩腳踏車經過好時光，看到工作人員正在拆除招牌和大廣告板。

而周亞卻說：「遲早的事。」不經心的。

不出獵的日子，他儘坐在屋階前擦拭他一直不曾脫手的 Model 70 Winchester。

好時光的老板在大街一間店鋪經營錄影片出租公司。生意不賴。他逢人便說：

「早就該轉行了，行業轉活不過來，人總要活啊。」

媽不懂周亞那點教我那麼死心塌地，彷彿我的愛情越來越落魄。

「人家說他開槍殺過一隻快生產的母野豬，這種人註定要下地獄，這樣的事怎麼可以做得出手。」

地獄，我已經分不出人間地獄有何差異。

每逢拜四傍晚，我準跟周亞去「地獄」。那兒從來不令人失望，這倒是真的。 □

末日二篇

* 徐 流

他的手上拿着一尾魚，我的手上拿着一粒蘋果，我們交換。

魚，這是地球的魚，但我們都知道不在地球了。

1. 太陽爆炸

山高氣爽，很多野餐的人，把松樹下的草地，一小片一小片分割成自己的地盤。高壯濃蔭的松樹下，都是人，老老少少，他們在吃東西，聊天，小孩繞着一棵樹一棵樹追逐，一切看起來都是平靜和幸福的。

我坐在其中一棵松樹下，翻看一疊從圖書館借來的舊雜誌，眼睛忙讀廿世紀人類智慧的報告，嘴巴忙吃螃蟹三明治。當然，這類和時代脫節甚至枯燥的古書，也有一些怡情和令人開懷的笑話或漫畫。不巧的，我翻到一幅幼穢條繪畫的地球，每一個空間都佔滿人，有些人掉下來，有些人死命攀上去，他們都舉起手，表情絕望，恐懼……

我看看周圍的人；人，都是人，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對的問題，人口不斷增加，大海不斷侵蝕每一吋陸地，它的狂嘯和怒號，和人類的肚皮一樣瘋狂和自私。

我機械和麻木的嚼着螃蟹三明治，視線從人羣中移向天空，天空是寬闊的，因為遙遠，我們肉眼看不到大大小小的星球，甚至每一百碼的人造衛星，在我的眼中，它還是寬闊的。突然，我看到被雲層遮掩的太陽，飛出許多金色刺目的光點，形成一串光路，把雲層彈去四面八方，一朵朵厚重的白雲，像受傷地烤成黑色，碧藍的大海也如墨綠色的溶岩，海水逐吋高漲，海浪奔高數百尺……地面上的黑色和金色的光芒交擦着，形成一幅奇異的，令人覺得不可能的畫面。我不自覺地抱着松樹，和四週的人羣發出同樣的驚叫聲，每個人看的都是同樣的方向，每個人的臉孔都發出同樣的問號。

紅色的太陽，金色的光，雲層都擠去別的方向了，我們看着太陽徐徐往地球降下，人們的皮膚開始炙熱和疼痛，所有的人，來不及為這突變的景像而哭泣，卻因雙目被強烈的紫外線刺激而流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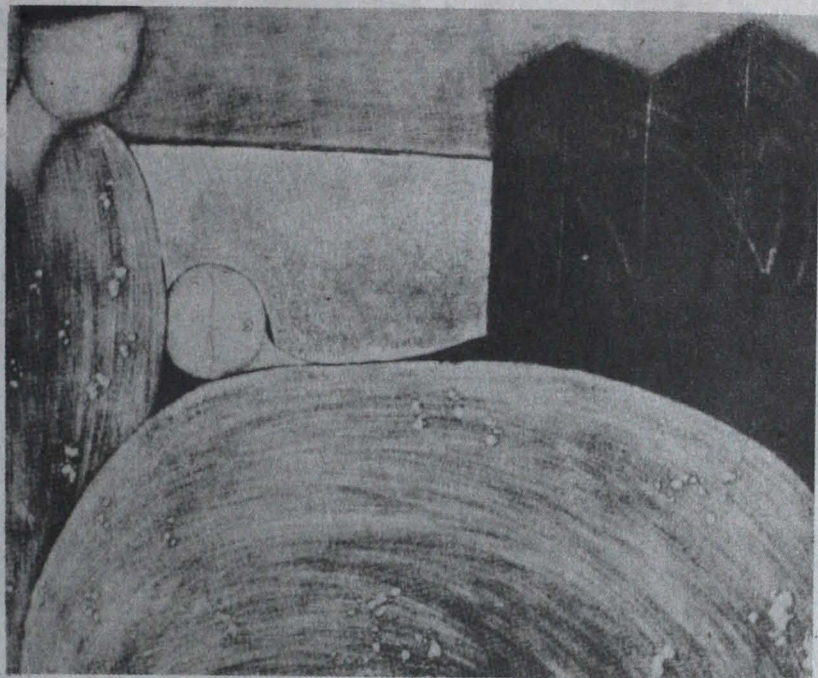
沒有人能夠在這個時候冷靜的思考任何問題。這個時候，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在生死之間

掙扎，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十小時之前，我還在工作室收錄着人造衛星發出的訊號，且因為搞不懂一行電腦密碼而發愁着，如今我都明白了。

凱美衛星是一枚最接近火星的人造衛星，十小時前，也許已被逐步破壞。我曾把「可能發生故障」的密碼向高層報告，還被滿臉鬍子的索理鳥了一頓，因此告了一天假，跑上山來透透氣，如今我都明白了。

人羣此起彼落的高喊：「太陽爆炸！太陽爆炸！」這種混亂和世界大戰有何不同？土地輕微搖動，太陽焚滅，地殼變動，人們往那裏去呀？他們奔向西方，我搖搖欲墮被人潮湧向西方，突然，一個像雨傘的光體從空而降，人們立着、扒着、跪着，各種姿勢停頓下來，瞬間慌張而喜悅的高喊：「飛碟！飛碟！救命——救命——」

一圈光體從它的心臟直投下來，在人羣中搜索着，像一條有吸力的「管」，把人一個一個「吸」上去，當光體停在我的頭上，我甚麼也不知道，甚麼也感覺不到—— □



2. 沒有天空的 地方

當我醒來時，伏在一片綠油的草地上，我知道，這不是地球，這不是地球。一望無垠的草地，有無數的蘋果，我像蛇一樣挪動身體，咬一口最接近我的蘋果；有地球上蘋果的味道，而我知道這不是地球。

人們在那裏？沒有屋子，沒有樹，沒有河床，我這樣「住」了很多天；餓時吃蘋果充飢。我瘋狂的跑，瘋狂的喊，一切都是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孤獨的聲音。當我抬起頭，我再也看不到天空，沒有暖陽，但也不覺得冷。我，我在那裏呢？

直到有一天，我遠遠看到一個「人」向我奔來，我們同時喊：「你是人？一定地球來的。」我們忍不住擁在一起。他的手上拿着一尾魚，我的手上拿着一粒蘋

果，我們交換。魚，這是地球的魚，但我們都知道不在地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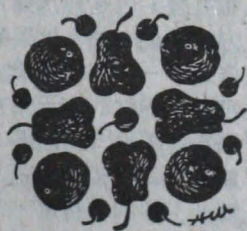
我住的草地上有一粒粒的蘋果，他住的草地上長着一尾一尾的魚。然後我們遇到更多地球的人，每一個人守候着自己的草地，有些草地長了一瓶瓶水，有些草地長了一個個麵包，然後有一天，我們遇到土地上長了一間間足夠一個人住的屋子的人，我們用草地上的東西交換，把屋子拔起來搬回去。

於是我們建立了一個像地球的家園，吃地球的食物，有時候我們聚在一起，有些人談戀愛，結婚生子，為自己的土地工作。

我們太習慣地球的生活了，血液裏仍遍佈着一個個的方程式，遺傳因子仍支配着我們的日常生活。雖然沒有白天和黑夜，我們仍然會疲倦，須要睡眠；雖然一切「反常」，但我們一樣擁有長在草地上的蘋果、魚、水、麵包、屋子等，我們仍然是有血有肉的地球人。最原始，也可能不是最單純的思想和慾望，我們懂得交換，擁有地球上祖先們最原始的生存本能，我們也工作，移植一切我們沒有的東西。蘋果園

漸漸繁榮，魚園漸漸進步，水園漸漸富庶、麵包園漸漸美好、屋園漸漸華麗……然後從這些東西裏，我們改造成物質與觀感上的浮華。我們開始自私、小心眼……。

「他們」一直沒有出現，「他們」是不是窺看着移民來的地球人？研究我們的生存本能？沒有人會記取這些，沒有人會在意這些，我們默默的生、老、病、死，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將把我們的故事當着一種神話。我們抬起頭，再也看不到天空，再也看不到太陽，我們確確實實知道，這不是地球。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他們永遠不懂的。是的，除了我們，他們將屬於這個地方，一個沒有河流、樹，一個沒有天空和太陽的地方。



艾薩克·辛格童話二篇

呂正畫



從前在烏克蘭的某個村莊裏，住著一個叫得利的窮人。他有個太太叫仙黛，還有七個孩子，但是他所賺的錢總是不夠餵飽他們。他曾經試過各種行業，但是每一種都失敗了。他有個綽號叫鬼靈精得利，因為每次只要他想辦法要弄錢時，八九不離十他都是靠鬼點子弄來的。

有一年的冬天特別冷，大雪下個不停，得利連買木柴升火的錢都沒有，所以他的七個孩子只好整天躲在床上保持暖和。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他們一家人也更覺得飢餓難忍，可是仙黛儲藏糧食的地方却空無一物。她狠狠地把得利痛罵了一頓，哭著說：「如果你再餵不飽你的妻子兒女，我就要到牧師那兒跟你離婚。」

「離婚對你有甚麼用呢？能當飯吃嗎？」得利頂嘴道。

村裏頭還住著一個叫賴索的

有錢人，由於他非常小氣，大家都叫他吝嗇鬼賴索。他每隔四個禮拜才允許他的太太做一次麵包，因為他發現家裏人吃新鮮的麵包比吃過時的麵包要快得多。

得利曾經多次向賴索借過錢，可是賴索總回答說：「只要錢躺在我的保險櫃，而不是在你的口袋裏，我就睡得安穩些。」

賴索有一隻羊，可是他從來不給這隻羊吃東西。這隻羊就學會了到附近鄰居家裏找東西吃，鄰居們都很可憐牠，常常讓牠吃馬鈴薯皮，有時候馬鈴薯皮不夠，牠就嚙食稻草屋頂上的稻草，有時候牠也啃樹皮。這隻母羊每年都會生下一頭小羊，賴索就從母羊身上擠羊乳，但是吝嗇的他也捨不得喝這些羊乳，而是將羊乳賣給別人換錢回來。

得利打定主意要向賴索報復，同時也想從他身上撈點錢來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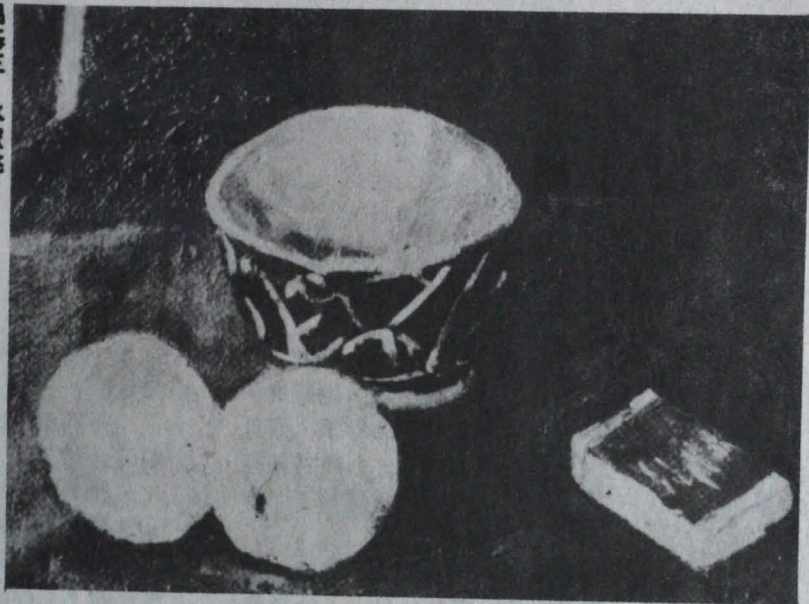
付自己的急需。

這一天，賴索正坐在箱子上，一邊喝著羅宋湯，一邊啃著乾麵包（他只在節慶日才用椅子，這樣子家具才不容易損壞），得利打開門，走了進來。

「賴索，」得利開口說：「我想請您幫個忙，我的大女兒巴莎已經十五歲，就快訂婚了，有個年輕人正從買內地要來看她，我的餐具都是錫做的，我的太太不好意思讓這個年輕人用錫湯匙喝湯，因此我想向您借把銀湯匙來用，可以嗎？我可以對天發誓，明天就還給您。」

賴索知道得利不敢違背自己的重誓，就把銀湯匙借給他。

當天晚上並沒有年輕人來看望巴莎。像往常一樣，巴莎仍然穿著破爛的衣服，赤著雙腳走路；而那把銀湯匙則藏在得利的襯



銀湯匙生孩子

* 李容慧譯

衫裏。得利剛結婚的那幾年中，他也曾擁有過一組銀製的餐具，只是早就被他賣得差不多，目前只剩下三把銀製的小茶匙，只有在一年一度慶祝猶太人重回巴勒斯坦的逾越節中，他才會用到這三把小茶匙。

第二天，正當賴索又赤著腳（爲了省下買鞋錢）坐在箱子上喝羅宋湯，啃乾麵包的時候，得利來了。

「這是我昨天向您借的銀湯匙，」他說，一面把銀湯匙擺在桌子上，另外還附上一把小銀茶匙。

「這把小茶匙是做甚麼的？」賴索問道。

得利回答說：「您的湯匙生了一把小茶匙，這是它的孩子。我是個老實人，所以特地把它們母子送還給您。」

賴索驚訝地瞪著得利，他可

從來沒聽說過銀製的湯匙會生孩子的。不過，他的貪心擊敗了他的疑惑，於是他高高興興地收下了那二把銀湯匙，真是意想不到的好運氣！他興奮得不得了，慶幸自己把湯匙借給了得利。

幾天後，當賴索（這次他捨不得穿外套）又坐在箱子上喝羅宋湯，啃乾麵包的時候，得利又打開門出現了。

「買內地的那個年輕人耳朵長得像驢耳朵，巴莎不喜歡他，可是今天晚上另外還有個年輕人要來看巴莎。仙黛爲他煮了一鍋湯，但是她仍然不好意思用錫湯匙來招待客人，你能不能借我……？」

沒等到得利把話說完，賴索就打斷他的話說：「你想借銀湯匙吧？！儘管拿去！」

第二天得利再次把銀匙與一把小銀茶匙送了回來。他向賴索

解釋說，那大湯匙昨天夜裏又生了個小茶匙，他爲求心安，所以把母湯匙與剛誕生的小茶匙全都送了回來。至於那個來探望巴莎的年輕人，因爲鼻子太長，長得碰到了下巴，所以巴莎也不喜歡他。不用說，這回賴索又是欣喜萬分。

第三次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得利說這次他的女兒拒絕對方是因爲對方說話口吃。得利同時也報告說大湯匙又生了小茶匙。

「有沒有發生過湯匙生下雙胞胎的情況的？」賴索問道：

得利想了一想，回答說：「怎麼沒有？我甚至還聽說過湯匙生下三胞胎的。」

得利大約有一個禮拜沒再去找賴索。但是到了星期五早上，當賴索（這次爲了節省褲子，他只穿內褲）又坐在箱子上喝羅宋湯，啃乾麵包時，得利走進門來

，說道：「您好啊！賴索。」

「你早，」賴索用最親切的態度回答。「你又要爲我帶來甚麼好運啊？是不是又要借銀湯匙？如果是的話，請不要客氣。」

「今天我有個特別的請求。今天晚上有個年輕人要從大城市魯布林來看巴莎，他是個有錢人的兒子，聽人說他既聰明，又英俊。由於他要留下來跟我們共度安息日，我不只需要銀湯匙，我還要一對銀燭台；因爲我家的那一對是銅做的，我的太太覺得太寒酸。您能不能也借給我燭台？一過安息日，我就馬上奉還給您。」

銀燭台可是很值錢，吝嗇鬼賴索拿不定主意，不過也只是一會兒功夫而已。

他想起了銀湯匙所帶來的好運，就說：「我家裏有八個銀燭台，你全拿去好了，我知道你一定會守信將它們還給我的。要是其中的任何一個生了小孩，我相信你一定會像過去一樣誠實的。」

「那當然，」得利說，「但願好夢成真。」

像往常那樣，得利把銀湯匙藏在襯衫裏。至於那些銀燭台，他卻直接送到一個商人那兒去，賣了一筆可觀的數目，然後他把錢帶回家去交給仙黛。仙黛一看這麼多錢，就追問他這筆錢財的

來歷。

「我出門的時候，剛好有一頭母牛飛過我們家的屋頂，而且生下了十來個銀蛋。」得利回答說。「我把那些銀蛋賣掉了，換回來這些錢。」

「我從來沒聽說過甚麼牛會飛過屋頂，還會生蛋。」仙黛懷疑地說。

「凡事總有第一次的，」得利說，「如果這些錢你不想要的話，還給我好了。」

「別想！」仙黛說。她瞭解自己的丈夫是個滿腦子歪主意、鬼點子的人——但是想到孩子們飢餓得很，而且家裏甚麼吃的東西都沒有，她想她最好還是少問問題爲妙。仙黛於是就到菜市場去，買了肉、魚、麵粉，甚至還買了做布丁的核桃和葡萄乾，由於剩下的錢不少，她還替孩子們添購了些鞋子和衣服。

對得利一家來說，這真是個快樂的安息日，兒子們唱歌，女兒們跳舞。當孩子們問他們父親錢的來歷時，得利回答說：「安息日是不許提到錢的。」

到了禮拜天，當賴索（這回不僅赤腳，爲了節省衣服，他幾乎全裸了）正坐在箱子上吞嚥下一口乾麵包與羅宋湯時，得利來了。他把銀湯匙還給賴索，說道：「真不幸，這回你的湯匙沒生下孩子。」

「那麼銀燭台呢？」賴索焦急地問。

得利深深地嘆了口氣說：「銀燭台死了。」

賴索慌忙地從箱子上跳起來，連盤子裏的羅宋湯都打翻了。

「你這個笨蛋！那裏有燭台會死的？」他吼叫道。

「如果湯匙能生孩子，燭台當然也會死。」

賴索高聲嚷叫，拖著得利去找牧師討公道。牧師聽過了雙方的說辭後，不禁哈哈大笑。「你真是活該！」牧師對賴索說：「如果你不相信湯匙會生孩子的話，那你現在也不必被迫相信燭台會死了。」

「可是得利根本就是胡說八道！」賴索抗議說。

「你不是也盼望燭台能生下小燭台嗎？」牧師訓誡著說：「如果你相信帶給你好處的胡說八道，那麼你也得相信帶給你損失的胡說八道。」牧師就如此結束了這個控訴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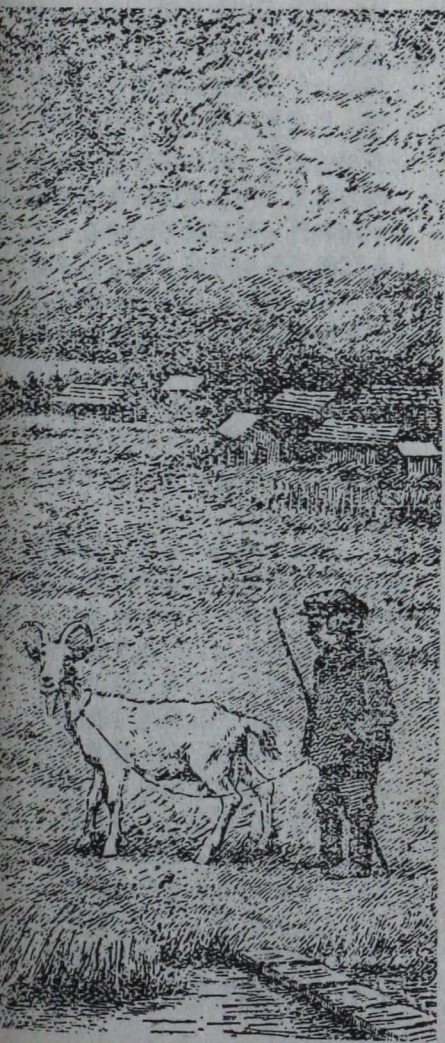
第二天，當吝嗇鬼賴索的妻子正要替他準備羅宋湯與乾麵包時，賴索說：「我只想乾麵包，羅宋湯即使不加奶油，也是太奢侈的東西。」

銀湯匙生孩子以及銀燭台死掉的事很快地就在村子裏傳開來。大家對得利的勝利與吝嗇鬼賴索的吃虧都感到同樣的興奮。□

拍賣山羊

* 李容慧譯

阿龍得把山羊帶去賣給費沃。他的母親莉亞聽見丈夫說的話，也只能擦去眼中的淚水，阿龍的兩個妹妹安娜與米妮則放聲大哭。



在光明節期間，由村裏通往鎮上的道路通常覆蓋滿了白雪，但是今年的冬天卻不那麼嚴寒，是個溫和的冬天。光明節快到了，還沒有下過甚麼雪，太陽仍舊經常照耀。農夫們抱怨說這種乾燥的天氣將會使得冬天的穀類欠收。嫩草不斷冒出，農夫趕著牛群去草地上吃草。

今年對皮毛商羅文而言，是生活艱苦的一年。他考慮了很久，決定賣掉家中的山羊茲洛蒂。茲洛蒂已經年老，沒有太多奶水可擠了，而城裏的肉商費沃已經答應以八個登（註：猶太金錢單位）的價錢買下牠。這一筆錢可以用來購買光明節用的蠟燭、馬鈴薯，作薄煎餅用的油，給孩子的禮物，以及節日時家庭必須準備的東西。羅文吩咐家中最大的男孩阿龍將山羊帶到城裏去。

阿龍明白將山羊帶去給費沃代表甚麼意思，但是他只能服從父親的話。他的母親莉亞聽見丈夫說的話，也只能擦去眼中的淚水，阿龍的兩個妹妹安娜與米妮則放聲大哭。阿龍穿上棉襖外套，戴上有耳罩的帽子，在茲洛蒂的脖子處套上一條繩子，帶著兩片夾乳酪的麵包就出發了。阿龍

預定黃昏時可以將山羊送到，然後在肉商那裏過夜，第三天再帶著錢回家來。

羅文一家人與山羊道別，而阿龍將繩子套到牠脖子上的時候，茲洛蒂都是耐心而好脾氣地靜靜站著，像往常一樣。牠舐阿龍的手，輕搖牠那小撮的白色山羊鬍子。茲洛蒂信任人類，牠知道羅文一家人一直供應牠食物，也從來沒有做過傷害牠的事情。

阿龍帶牠走上通往鎮裏去的道路，牠似乎有點覺得吃驚，牠以前從來沒有被帶往那個方向。牠神情不解地回頭看阿龍，彷彿在問：「你要帶我去那裏啊？」但是過了一會兒，牠似乎自己得到結論：山羊是不應該問問題的。不管如何，這條路與牠慣走的路是截然不同的。他們經過新的田野、草原、與茅草屋頂小屋。有時有叫吠的狗來追趕他們，阿龍就用他的棍子將狗趕走。

阿龍離開村裏的時刻，太陽正高掛天空，明朗地照耀。忽然之間，天氣卻變化了。東方出現了一大塊烏雲，烏雲中間為淺藍色。一瞬間，烏雲遮蔽住整個天空，一陣冷風吹過來，烏鴉低飛嘎叫著。起初看來像是要下雨的

樣子，結果却下起冰雹，好像夏天的情況一樣。時間還很早，但四周已昏黑得像要入夜般。一會兒後，冰雹轉成下雪了。

阿龍十二年的生命歲月中，曾見過各式各類的天氣，但是他從來沒有經歷過一場這種樣子的雪。雪下得這麼濃厚，甚至把白天的陽光都遮蔽掉了。只一會兒功夫，整條道路已完全被雪所覆蓋。風冷得像冰一樣，到鎮上的路原本就狹窄彎曲，此時阿龍已經不知道他身於何處了。由於厚雪，他看不見前面，而寒冷已經滲透了他的棉襖外套。

起先，茲洛蒂好像不在乎天氣的變化，牠也十二歲了，知道冬天的情形。可是牠的腳在雪地裏越陷越深，牠開始轉回頭訝異地望著阿龍。牠溫和的眼睛彷彿在問：「爲甚麼我們在這樣的風雪中出門？」阿龍但願有個農夫推著車子經過，可是四周都沒有人影。

雪越下越厚，大片大片的雪花不斷翻飛落地。阿龍的靴子踩到雪地下耕作過的軟土，他明白他已經不是走在道路上，他迷路了。他已經搞不清楚東南西北的方向，也不知道那邊是回家，那

邊是去鎮上。寒風狼嗥般呼號著，將雪花吹捲得到處翻滾，好像是白色的小鬼們在田野中互相追逐。地面上有一團白色的隆起物，茲洛蒂停下來，牠走不動了，牠的裂蹄固執地定在地上，一面哀鳴，似在懇求要回家去，冰柱從牠的白鬍子上垂下來，白霜在牠的頭角上閃亮。

阿龍不願意承認危險的存在，但是他心裏很清楚，如果他們找不到避雪的地方，他們一定會凍死的。這不是普通的下雪，這是場很嚴厲的暴風雪，積雪已經埋到他的膝蓋了。他的雙手麻痺，他的腳趾頭也沒有感覺，他快無法呼吸了，他的鼻子凍得很像木頭，他拿起一塊摩擦鼻子。茲洛蒂的哀鳴聽起來像在號哭，牠那麼信任的人類竟然帶她進入陷阱。阿龍開始爲他自己與這隻無辜的動物向上帝禱告。

忽然，他辨認出一座山的形狀。他想不出那是甚麼東西。是誰把雪堆高成這樣一個小丘？他拖著茲洛蒂走過去看看，靠近後，他才發現那是一座爲雪所覆蓋的大乾草堆。

阿龍立刻知道他們有救了。他很費力地從雪地中挖出一條路

來，他是個鄉下孩子，知道此時應該怎麼做。他靠近稻草堆，挖掘出一個可以容納他與山羊的空間，作爲藏身的地方。不管外面多麼的寒冷，乾草堆裏是很暖和的，乾草同時也是茲洛蒂的食物。茲洛蒂一聞到乾草的味道，立刻很滿足地吃起來。外面大雪繼續在下，很快就封閉了阿龍挖出來的那條路。可是阿龍與山羊都需要呼吸，他們的藏身處幾乎沒有甚麼空氣，阿龍於是設法在乾草堆與積雪中鑽了一個洞當窗戶，並且小心清理積雪，不再讓洞口被堵住。

茲洛蒂吃飽了肚子，後腿蹲坐下來，似乎又重新拾回對人類的信心。阿龍吃那兩片夾乳酪的麵包，可是由於先前艱辛的旅程，他仍然覺得肚子餓。他望著茲洛蒂，發現牠的乳房是飽滿的。他在山羊身邊躺下來，調整自己的姿勢，好讓他擠奶時，羊奶能剛好噴進他的口中。羊奶滋味鮮美香甜。茲洛蒂不習慣於被用這種方法擠奶，可是牠沒有反抗。相反地，牠似乎急切地想回報阿龍，謝謝他帶牠來這樣一個牆壁、地板與天花板都是食物做成的躲雪處。

透過那個小窗戶，阿龍可以瞥見外面悽慘的狀況，大風吹起一團團的積雪，四周一片漆黑，他不曉得究竟是夜晚已經來臨，還是因為暴風雨的緣故而造成的黑暗。感謝上天，乾草窩裏並不寒冷。晒乾的稻禾雜草與野花散發出夏日陽光的溫暖氣息。茲洛蒂不時地啃食著乾草，往上、往下、左邊、右邊，牠吃得津津有味，牠的身體散播出動物體溫的暖氣，阿龍彎曲依偎著牠的身體。他一向都很愛茲洛蒂，此刻，茲洛蒂更像是他的姐妹。阿龍遠離家人，孤單一個人，很想與人談話，他於是問茲洛蒂說：「茲洛蒂，你對我們的遭遇有甚麼看法？」

「嘛——」茲洛蒂回答。

「如果我們沒有發現這一堆乾草，我們兩個現在都已經凍死了，」阿龍說著。

「嘛——」這麼回答。

「如果繼續這樣下個不停，我們可能要在這裏呆上好幾天的，」阿龍解釋道。

「嘛——」茲洛蒂嗚叫著。

「『嘛』是甚麼意思？」阿龍問，「你最好把話講清楚一點。」

「嘛——嘛——」茲洛蒂努力嘗試。

「好吧！你就『嘛——嘛——』吧，」阿龍耐心的說，「你不能講話，可是我知道你能瞭解，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對嗎？」

「嘛——」

阿龍逐漸有了睡意，他用乾草做成一個枕頭，把頭枕在上面就睡著了，茲洛蒂也跟著他入睡。

阿龍張開眼睛的時候，他仍然搞不清楚究竟是白天還是晚上。積雪已經封閉了他的窗戶，他試著要將窗戶再清理出來，他不斷地挖掉積雪，可是挖掉手臂長的厚度時，仍然看不到外面。幸好他的棍子還在身邊，於是他用棍子敲破積雪。外面仍然漆黑一片，雪繼續再下，寒風哀號，夾雜著神哭鬼泣的可怕聲音，又似惡魔在狂笑。茲洛蒂也醒了，阿龍向她打招呼，她就嘛——。是的，茲洛蒂的語言雖然只包含了一個音，但卻可以表達許多意義。此刻她正在說：「我們必須接受上天所給我們的一切——炎熱、寒冷、飢餓、滿足、光明與黑暗。」

阿龍醒來就覺得飢餓。他的

食物已經吃完了，可是茲洛蒂還有許多奶水。

阿龍與茲洛蒂在乾草堆裏停留了三天。阿龍一向都是愛茲洛蒂的，可是在這三天中，阿龍對茲洛蒂的愛更加深許多。茲洛蒂以奶水餵飽他，用身體幫助他取暖，以牠的耐心安慰他。阿龍講許多故事給牠聽時，牠都豎起耳朵專心地聽。他輕拍牠時，牠就舐他的手與臉，並且說「嘛——」。他明白那意思就是說：「我也愛你。」

雖然第一天以後所下的雪不再那麼嚴重，風也不再那麼凜冽，雪還是連續地下了三天。有時候阿龍甚至覺得自從他有記憶以來，就不曾有過夏天，而雪一直都是下個不停的。他阿龍也未曾有過父親、母親或姐妹，他是從雪地中誕生出來的雪孩子，而茲洛蒂也跟他一樣。乾草堆裏一切顯得非常靜寂，他甚至能聽到自己耳鳴的聲音。不管白天晚上，阿龍與茲洛蒂大部份的時間都在睡覺。阿龍總是夢見溫暖的氣候。他夢見綠色的田野，繁花燦爛的樹木，清澈的溪流與歌唱的小鳥。到了第三天晚上，雪停了，可是阿龍不敢在黑暗中企圖找路



偶爾阿龍會問牠：「茲洛蒂，你記得我們共同渡過危難的那三天嗎？」

回家。天空逐漸晴朗，月亮照耀，雪地上閃映著銀色的光芒。阿龍挖出一條路走出來，看著這個世界。一切都雪白、靜寂、如夢幻般天堂的光采。閃亮的星星顯得又大又低垂，月亮彷彿在海中游泳般地在天空中游移。

第四天的早上，阿龍聽見了雪撬車的鈴噹響聲。乾草堆原來離道路並不遠。那滑雪撬車的農夫向阿龍指點路徑——不是指點通往鎮上與肉商費沃家的道路，而是通往村裏他家的道路。阿龍在乾草堆裏就已經決定，他將永遠不與茲洛蒂分開。

阿龍的家人與鄰居們在大風雪中已經出發尋找他與山羊，可是找不到一點踪跡。他們正憂慮阿龍與山羊可能迷路了。阿龍的母親與姐妹們傷心痛哭，他的父親臉色陰鬱，甚麼話也沒有說，忽然有一位鄰居奔跑阿龍家，報告說阿龍與茲洛蒂正在從道路的那一頭走回來。

阿龍的家人真是欣喜若狂。阿龍告訴他們他如何地發現乾草

堆，茲洛蒂如何以奶水餵飽他。阿龍的姐妹們抱著茲洛蒂又親又吻，特地為牠準備了豐盛的一餐，包括切碎的紅蘿蔔與馬鈴薯皮，茲洛蒂吃得狼吞虎嚥。

再也沒有人想到要拍賣茲洛蒂。寒冷的氣候終於來臨了，村莊裏的人又再度需要毛皮商羅文的服務了。光明節來到時，阿龍的母親已經有能力每天晚上做薄煎餅，其中也有一份是給茲洛蒂的。茲洛蒂有自己的欄圈，但是牠卻經常到廚房去用牠的雙角敲門，表示牠想拜訪，每次牠都獲准進入。晚上時刻，阿龍、米是、安娜經常一起玩旋轉陀螺，茲洛蒂就坐在爐火邊看他們玩以及欣賞光明節蠟燭上跳動的火焰。

偶爾阿龍會問牠：「茲洛蒂，你記得我們共同渡過危難的那三天嗎？」

茲洛蒂就會用一隻角抓抓脖子，搖動牠蓄有白鬍子的頭部，發出牠那唯一的聲音「嘛——」，表達了牠所有的思想，與牠所有的愛。

走向

*也流



夏卡爾 田園之宮 一九一五

有時我從二樓家裏望下來，看不到河流，只看到那片淺青重綠，映着背後遼闊的天，也常覺得是一種樂趣。

樹上常有鳥的鳴唱，有些從對岸林裏傳出來，迴盪着，有一種深幽的感覺，讓人想撲過去沉醉在裏頭。

有時我走到那兒去，在陽光剛剛沉澱的時刻，我慢慢走，腳步像一個從容地走向死亡的老人。我很慢很慢地走，就像那些詩人所說的：走向一次日落。我慣常地將兩個手掌插進深深的褲袋裏，我總是喜歡穿有深褲袋的褲子，天氣冷時，可以取暖。開始我得走一段短短的泊油路的，它粗糙的路面，老讓我連帶的想起車禍時擦破肌膚的流血場面。但泊油路只是一個序幕，讓人感到累贅，卻不得不走過去。

然後我才漸漸地走進黃泥路的階段。這黃泥路其實是一道很長的防堤——漲潮的時候，防止河水流向堤外而導致氾濫。寬度不大，只能容一輛汽車舒服放心的開行。如果兩輛汽車並行的話，情形就令人担心了。黃泥路在熱天時，會呈現煩燥不安的神色；每回車輛駛過，它總要重重的發一次脾氣。我喜歡的是黃泥路雨後的面容——舒適的、溫柔的，你可以放心踏實的踩在它上面，甚至不必顧慮它會有甚麼反應。

上了泥堤我多半會轉向右邊，因為太陽會落向這邊的天際。

有一次，我看到太陽掛在一棵完全枯了的樹上，樹枝伸插在餘暉裏，相映成趣。那一次，我爬上一座小沙堆，坐着看，看了許久，心裏覺得十分快樂和滿足。

其實靠近泥堤是一片沼澤地帶，沼澤之後才是河。某些沼澤經已填為平地。沿河兩岸是長得密密的樹木，從泥堤這邊看去，就成了一片蒼籠的綠意——彷彿相疊着直到世界的末端、天的盡頭。有時我從二樓家裏望下來，看不到河流，只看到那片淺青重綠，映着背後遼闊的天，也常覺得是一種樂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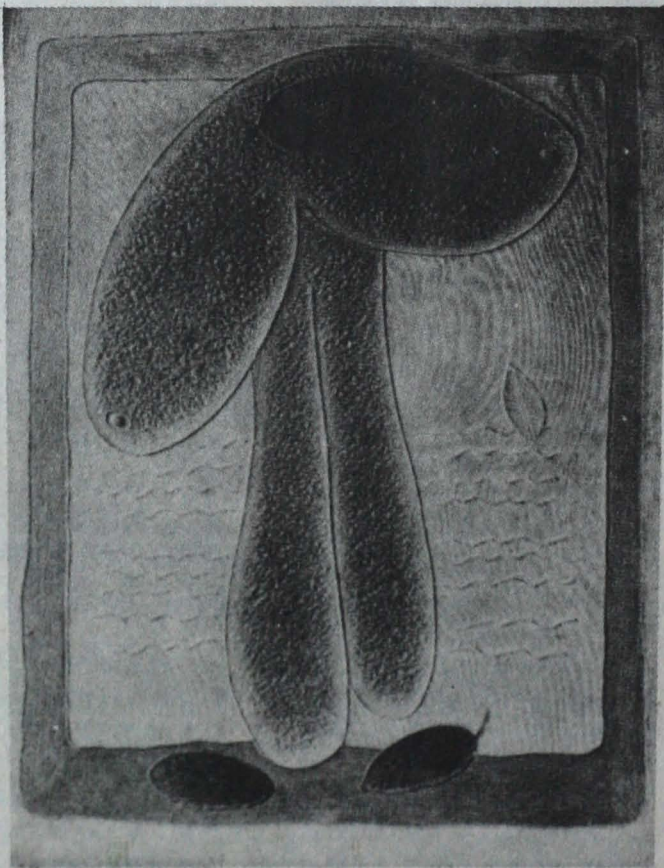
偶爾我會走向那條河，在河岸上用樹枝挖小螃蟹。我有時會挖到黃色的，有時會挖到紅色甚至白色的，但多數是那種深灰色有紅角的。

樹上常有鳥的鳴唱，有些從對岸林裏傳出來，迴盪着，有一種深幽的感覺，讓人想撲過去沉醉在裏頭。

我愛這傍水的靜默與安寧，這裏，世界把祥和交給你，在這片祥和和，你是你心靈的皇帝。

林 樞 的 散 文

夏曉東 誘惑 一九八一 版畫



星星是寂寞的存稿

最近頻頻抬頭 意外地發現
一切都似乎大有轉機 空氣開始
變得和暖 每個清晨推開門 都
能觸到一陣一陣清涼涼的風
在腦筋還轉不過來時 就誤以為
是十二月吹起的北風 胡里胡塗
的對自己說 又換季了

過後禁不住要一陣失神

原來一切都還遠着哪

而我總是下意識的想念着十
二月

山城的小朋友透過電話筒說
自你走後 發生許多事 像有
人忙着應付年底的考 有人赴上
死神的約 有人興高采烈的出國
繼續不勝寒的鑽象牙塔 有人閒
閒的扮演着無業遊民的角色

果真轉一個身回來 一切皆
已休休休

而我獨自生活在城中 偶爾
一個人走過百貨公司亮麗刺眼
的櫥窗 買天藍色的T恤及水綠的
寬袍 聽電話 赴男朋友女朋友的
約會 泡電影院 冷靜的坐着
忍受女觀眾看恐怖片發出驚人的
尖叫聲 雙腳踏在吉隆坡怎麼走
也走不完的紅磚路上 沒有耐心
的在記事簿裏留下許多熟悉不熟
悉的朋友的電話地址 用心牢牢
的記住一個好脾氣的老朋友在十
二月的美麗冬至天生日 計劃着
要買一份怎樣切貼的禮物來報答
他

夜裏在日記本裏寫 星星是
寂寞的存稿 在夜空 閃出孤獨
的美麗

生活難道不是這麼樣 總是
逗點句號如此簡單明瞭

都說已經失去規律 一個音
調跳出來 一個音符又躲開去

最後的心情 總是最後的遊
戲 在若大的空間 緩緩延漫

而快樂永遠都只是一隻在夜
裏夢遊的蝶魂

今夜星光燦爛

呵是 我竟然會在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想起你

一股酸意緩緩劃過我的心
北國的風 吹得如此寂寞
長於南國的葉 竟然結滿一樹相思的紅

我一寸光陰一寸金的手錶告
訴我現時是十一點三十七分 我
同朋友看過九點場出來 在露天
大排檔吃過宵夜後 就來到這裏
笑着對身邊的朋友說 吉隆坡
似乎就只遺下這個地方是較平靜
怡心的了 我們依着湖邊的草地
坐下去 雲頂高原的燈火模糊的
倒映在水中 不着邊際的談着剛
剛過去的大選 嘲弄地譏笑那個
無須喇叭亦那麼響亮的大嗓門
之後 到底是怎麼會想起你
來的呢

也許是夜空過於閃爍的星
也許是湖中輕輕波動的水
然則我們已分置在兩個不同
氣候的國度裏各自呼吸生活
也許不變的真只是外表依然
可掬的笑容 而變了的心 正一
點一滴的老去

就像你的雪花 永遠都飄不
進我的國度一般

然則我是那麼的想念你
而今夜的星光是多麼的燦爛

留落黑髮遺香的想念

總在不經意的轉換中遺忘許
許多多

以為是依然熟悉的 却又在
揚手揮袖之際一一的抖落

故人已經漸漸褪遠最初的眸
還有甚麼是可以永恒佇立不
去的嗎

與老朋友重逢在喧鬧的街頭
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匆匆的
流過去 酸得叫人忍不住要深深
吸進一口氣

是 生活在這樣一座大城市
裏 任誰都有一種被遺棄的幻覺
都叫時間給騙去了 騙得團

團轉

把情緒交過給寂寞後 日子
慢慢爬

溫度計上的水銀 像沾在指
尖的昨日 在月份紙的數字上
轉了 又轉

老朋友說 五年已過去 那
首最美麗的歌 亦在咱們的記憶
裏悄悄褪去一把色

於是笑意就在眼眸漸集漸濃
之後不動聲色的淡去

這是趕月的路人 早已習慣
將心擱淺在一杯又一杯澄黃的液
汁中

而誰又在流光的百逝中捉到
甚麼了嗎

故人說 年少的夢 都遺落
在那個角落頭去了呢 還有那種
要轟轟烈烈的愛一場 痛痛快快的
恨一場的愛情

想念還會是一首永不淡出的
歌嗎 而茅草花 卻為甚麼總是
遲遲的落在最後一季

小王子的名言是 時間醫治
一切創傷

奔出心中這一場雨

似等了很久 原來雨季又到
了

愛織夢的小女子喜歡說 赤
着大腳走進細雨中

而胃部隱隱的在痛着

日日撐着一把大雨傘來回的
走在公司與住所的路程 夜裏對
着青色的牆靜靜的養眼 朋友說
這間小房有着太濃烈我家鄉斗室
的味道 不同的是這一系列百葉
窗 把室外的景物全切成一小塊
一小塊 風鈴且又掛不上去 我
用大毛巾擦去髮上的水 撐了這
麼一把大雨傘仍躲不過一身濕
沒有心情多說一句話 取了衣服
去沖涼 再出來時 已是一小時

以後的時間 朋友坐在一邊翻我
新買回來的雜誌 等我吹乾頭髮
下樓吃飯去

耳邊又浮現小女子的聲音說

下雨是愛神在向有情人洒甘露
我喝下一杯熱牛奶 眼睛沒
有間斷的刺痛 而胃酸 正一陣
陣的散開

小女子說 當春雨飄呀飄的
飄在你滴也滴不完的髮梢

而我只想用盡力氣奔出這一
場雨

快樂是沒有等待的心情

終於忍不住要爬上層樓 原
來一年一年又過去

在「櫻花」吃過燭光晚餐
收下禮物渡過第二十個生日後
一眼瞥見桌上漸枯萎的紅玫瑰
才知道驚得跳起來 原來朱顏已
漸老

有人說現在都不時興吹蠟燭
了 然則心願卻是一定得許的吧

呵是 如果現時還能在海邊
拾到一個晶麗的玻璃瓶 裏面的
紙條清楚的寫着只能許下三個願
我要一份理想的工作 絕對健
康的身體 以及很多很多的金錢
都還不算太過份吧 喜寶說

我要很多很多的愛 如果沒有很
多很多的愛 我要很多很多的關
懷 如果沒有很多很多的關懷
我要很多很多的金錢 如果沒有
很多很多的金錢 我要很多很多
的健康 而我只從中取二 呵寶
貝 應該已經沒有誰會說 蝴蝶
都是梁山伯與祝英台變成的吧

不不不 全世界的花蝴蝶都
是醜怪的毛毛蟲蛻變而成的

有人問 城裏現時流行甚麼
抽煙 喝酒 調戲男孩子女
孩子 現實 墮落 學壞

花蝴蝶還會是梁山伯與祝英
台變成的嗎

情緒化的女子說 我已經將
心靈的畫 展現最深的夜 等待
着流星的收購

那一頭灰白的髮

然而最叫你抹不去的 仍
是爸爸的那一張臉

杜伯內
長椅子上的女孩
一八七二
油畫



至於你對父親的那份情感
一直來都是深藏在心的最底層
絕不輕易將它翻開 可是這根最
最脆弱的神經 卻總是不安份的
跳動 常常抽痛你的心 以至眼
淚 也流成一條細長的河

你總清楚的記得小時候 父
親愛呵護着以一根白髮一分錢來
引誘你給他拔去頭上白色的髮
你總是興緻的把身子掛在父親
的肩上數着父親頭上白色的髮
那時你總希望手上能有一根仙子
的金棒子 叮一聲就把父親頭上
的髮全部點白 那麼你就可以隨
心所欲的買下許多古靈精怪的糖
子 你知道 如果這場活劇重演

在十多年後的今天 如果你手
上仍有一根仙子的金棒子 你是
無論如何都不會把父親頭上的髮
點白的 而今父親頭上只稀稀落
落的散着幾根黑黃的髮 那一頭
灰白的髮 直叫你的五腸六臟都
緊緊的揉在一塊 唯一能分辨出
來的感覺 是痛

你總沒有辦法忘掉 父親縱
在最苦的日子 亦沒有叫他的孩
子受到一點點的委屈

父親曾用那樣蒼啞的聲音說
一切的艱辛困苦 都交由爸爸
來承擔

每每早晨進城時候 遠遠地

看着父親微胖的身子在薄霧中蹣
跚地走向車站

駝下的雙肩 是時間的手力
呵父親亦曾經是修長儒雅的
男子

卻原來 你已把許許多多的
流光及故事都悄悄的收藏在一張
又一張陳舊漸黃的黑白照片裏頭
了 而今你獨自一個人生活在那
座叫你厭煩不已的大城市裏懵懵
懂懂 地翻着日子過去 可是一
條又一條的高速公路並不能斷去
你對父親那份深切的愛

這份情 將一路一路遙遙的
伸展

至老 至死

□

距離到底是甚麼

* 渺群傲



哎，講了許久，我只不過想告訴你關於我的害怕。誰都知道路程是一種距離，歲月也是。不過你且放心，生活我總會好好的過。

死黨：

我曾經答應過自己，要好好坐下來，為你留下一些文字。真的很久了，但我一直一直寫不出來；有一次寫了六行字，還偷偷給你看了兩行，可是都接不下去了。到了今天，你好像離我很遠很遠，有很多話想說。好像現在。我一邊吃着「龍眼」一邊想，在打電腦波給你，不知你收到了麼？都不要緊，我慢慢寫下來，你慢慢感覺，好嗎？

我有些時候實在不願意告訴你我的生活。但是當我看到書桌上那隻你送我的黑絨貓，好像同時看到你，在笑，「嘿，死佩，你瞞不過我的。我總是知道你的心思。」黑貓本來是放在床邊的，這個你也知道。是昨天我整理房間才把它放在左邊的桌上，讓它坐在陳百強的身旁。還記得陳百強穿黃衣的那張海報吧。我實在不是變了心，只不過這些日子以來我過得不很如意。你又不在這裏，想仔細地向你發一些嘮叨都不可以。你在幾百哩路的城裏過得好不好我也不清楚。所以我把黑貓擱在桌上和海報書咭作伴。當然我還是鍾意它的。

最近我終於把長髮剪了短又去電了。沒有多餘的心痛。花了廿五塊錢，是長得那麼大個女以來第一次花這等多錢在頭髮上。因為實在是受了刺激，只好發洩

在長髮上。有一丁點痛快。

可是我正在苦惱的當兒，突然就收到了你的信，連同另一封陌生的字跡。那一天的陽光彷彿不同起來。陌生的朋友在提醒了我自己曾經在書上寫過的話，好像要我醒覺自己如今的鬱悶是在自打嘴巴的。真不該。後來晚上我又夢見他了。我實在不明白，看見他在路旁，我和朋友坐在車子裏頭，停下，他看着我，我則和他的朋友說話，眼睛掉在很渺遠的地方。夢裏一句話都沒有。夢醒時只記得他的眼神專注。都這麼久了，連在夢裏都不肯放過我。我的感覺你是十三分明白的。我實在是放棄了記憶，但記憶卻不肯放棄我。混蛋。不過你且放心，生活我總會好好的過。其中有些瑣瑣碎碎的事，譬如和大弟吵架（像個孩子似的），和吉他打交道（製造噪音）以及，和空氣對話。

你也不是不知道的，有時候我坐下來，讀信，好像在讀我的日子一樣，帶點點紫色；風扇在廳裏漫無方向的轉動，電視機的畫面在變魔法，蟑螂在地面竄走，神枱的紅燭火亮着，我，一個人。這種感覺，像我最近才心儀的歌手那麼唱：壓得我不知怎麼才好。話是那麼說，我喝着帶點酒精的櫻桃汁，想到我的同學朋

友一個個像塵灰四處散去。有些有一定的方向的。有些胡亂滲進土裏，期待風再來。

Dear，我實在不知該如何去講或者表達。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相遇和相識實在是只屬偶然。好像上回我去新加坡在長途巴士裏湊巧碰見兩個男仔，都居住在島上；後來回到島在一次 Pasar Malam 又碰見其中一個。起初還記不起的，心裏覺得挺面善，一面走一面搜索記憶，回到家才想了起來。世界真的那麼小？又好像我和你相處了那麼的久，只和你一同看了僅僅兩部電影，但是和 P.L.（本來是你的朋友）就看了超過五部的了；然而在心裏你還是佔上第一位。這實在是件奇怪的事情。哎，講了許久，我只不過想告訴你關於我的害怕。誰都知道路程是一種距離，歲月也是。我是真的害怕，過了這麼久，我和你之間會不會突然多出了一座山或一座海洋，或者更多？

那個時候，愚公也沒有多大力量了。

寫到這兒好了。

我會聽你的話，活得最最 smart。

至於你，dear，你也應當如斯。

你的死黨，
Smart 貓 □

涉海小鎮的童年 *原野人

我在涉海的小鎮裏出生，也在那兒渡過我的童年。

記憶中，我家附近有一大片海。那海，就宛如天空般遼闊、蔚藍。每天放學後，我總愛穿過沼澤地，來到海邊。有時候和一群同伴前往，有時候則單刀匹馬前往。

到海邊去，必須先要穿過一片蟬聲聒噪的沼澤地。雖然這裏是一片地質貧脊且不出色的荒地，但卻有吸引我們的地方。每當旱季或退潮時，大夥兒便浩浩蕩蕩的跑到這裏，手裏拿着畚箕，赤足站在泥濘裏，企圖捕抓攔淺的魚隻，要不然就拎着塑膠袋，在淺水中拾一些可食用的螺。因為人多的關係，每回一碰見「螺影」大家都爭着去搶；有一回，我伸手下水搶螺時，詎料，卻被

小螃蟹鉗住了手指頭。我隨繼慘叫了一聲，便拔腿向岸上衝去。而夾在手指頭的那隻鉗，也弄了老半天才解開呢。

提到螃蟹，便使我想起一位靠賣黑螃蟹和紅木為生的人，他就是住在沼澤地裏高腳屋的李大叔。每逢漲潮，李大叔一大清早就划着小舟到附近砍紅木，往往，「卜卜」的砍伐聲可以傳到老遠去。

在退潮的時候，我們這群猴崽仔最愛跟着李大叔後面跑。幫他携拿捕蟹用的器具和肉餌，一邊在凹凸的地面上學着找螃蟹洞、誘蟹並且埋伏着。李大叔也會教我們如何裝置魚筌來捕魚隻，辨別水底生物和如何使用魚餌。迄今，這門學問還深深鏤刻在我的腦子裏。

穿過大片沼澤地後，就可以看見海了。在海邊，我們除了慣例的追逐嬉戲外，也檢拾海的飾物，像奇形怪狀的海石、貝殼、海草等；我拾荒的習慣，也是在那時養成的。

然而「赤腳大仙」的生活過了六年後，沼澤地便被開發了，海也被填成陸地。多年後，我從了商，在填海盤地的松林旁開了間小店，經營起小本生意來，而我那群童年伴侶，據說大部份都離了小鎮向外發展，一個也沒有當上漁夫或捉蟹人。

人的生活環境，隨着時空的輾轉而更易，人生點滴，也隨着新的驛站而累積。

「童年」是人生旅途中，最敦厚純樸的一站。往往，它也是最引人拾綴、回味的。

也算快樂 *蘇于則

走出戶外，看看這世界，白雲襯托着藍天的衣裳穿在大地上，老鷹兀自翱翔着等待機會，一個衣着襤褸的老人拖着沉重的腳步，一步一步踏在黃泥路上，似乎走不到路的盡頭，我吸了一口免費的氣，想到體內的熱血還在奔流着，想到自己還擁有那麼多，倏然有一些舒服的感覺流過。

其實我也沒有甚麼好悲傷的，只是有些許的擔憂，不知以後走的是一條怎樣的路。一個好友說：走一步看一步算了，我很佩服他這種哲學，如斯容易滿足眼前。

我寫詩寫散文的動機是想把生活的碎片一字一句貼上，做為一種記錄，好讓以後有一個明朗的對照，也許最能拴住這一份執着完成後的滿足感。我忽然想起低頭姑娘白流蘇窗前的那輪明月，想起振國談《紅樓夢》的投入，想起金亮唱的那首「遊子」，想起文學社就要出版自己的文刊了，想起許許多多。

別人知不知道我的存在並不重要，只要我感覺到自己仍然呼吸着，看着自己的故事展演下去，等待一個未知的結局落幕，就夠了。

鴿之死



一隻白鴿，
飛掠一整座城的傷鬱
以為，或者深信
挺胸的白羽是一種
和平的呼喚
足以竭止一場
山雨欲來的風暴

*陳佑然

冷不防，一矢冷冷的箭
跌了個滿身淒冽

新葉篇



來一場豪雨

* 迦晨

天氣竟是那麼令人難以捉摸的。有時候藍天白雲，竟然會下起絲絲溫柔的陽光雨；有時烏雲滿佈，瞬間就被善解人意的風吹得雲消霧散了。而有些雨，卻下得匆匆忙忙，一點都沒有給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先兆，待要捕捉時，雨已走遠了。

而我最近的心情就像山雨一樣，來得變化無窮，令自己措手不及。有時候，一件小小的事竟也會使我陰霾了一天。或許有太多壓力吧。也或許我太在意一些

甚麼吧。在得到與付出之間，竟然受到了傷害。想學習灑脫，想學會遺忘，畢竟不是容易的事哩！

心情不好時，最渴望能下一場大大的雨，把心頭一切塵埃洗去，還我一身的清幽。雨後的天空必會格外亮麗，更為平靜。而此刻我是多麼的需要寧靜。我渴望沉緬在柔美平和的狀態中，所以心裏時常祈望下一場雨。一場豪雨過後，一切將是最美好的了。

而這場豪雨是否要來了呢？我一直在殷殷期待着。

當雲流過

* 羅韻琴

正當沐浴時，燈泡突然熄滅，步出浴室，試圖找出停電的原因；別墅主人即刻告訴我燈泡壞了要付兩塊錢賠償。他的話幾乎把整座山上的純樸抹殺了，幸好陣陣的寒意輕撫，告訴我這是在山上，別怪主人的怪性情。

拉律山上的寒意雖不濃，但卻常有突襲的寒冷。傍晚六時，霧氣湧向玻璃窗，迫人深深，層層地把窗外的一切淹沒。寒意相續而來，冷冽地侵襲着身體的每一個動作。我在思索，別墅的老人，此刻您在做什麼，是否也在思索，您有家人嗎？您會寂寞嗎？莫非您也忌世憤俗，想返璞歸真？不然為何您要居住在這荒僻的山嶺，難道您也愛浸溺在寒流裏看浮雲飄游？

有時候很多事情並不是問為甚麼就能得到答案；有時答案本身也是疑問。

向晚的濃霧似乎是方才短短的陣雨帶來的。剛才，正準備掠取一些記憶時，突然雨點來襲，有人迴避它，但有人卻愛嘗被雨淋的滋味。

我愛看日出，可是許多時候卻輕易地放棄了。我知道明天會有、後天或大後天也會有，但是我要選一個沒有疲累的日子才去，然而要等待哪一個明天？

羣山就座落在大門口，偶爾有雲飄過，柔柔緩緩。我常想，它是否來自另一邊的天空？是否帶着那兒的氣溫想告訴現今是屬於那一季？我記起你的生日，在六月，可是卻忘記那一天，也許你在等待我的回信，或期待着一張薄薄的生日卡。如今，一切都錯過了。也許你正在想，唸文學院的人不可能如此薄情呀！然而正是，於我這是事實。只能說一聲抱歉。常希望自己的感情能豐

富一點，可是理智卻不讓我得逞。譬如叙別時許多人都哭了；有個男生哭得最真摯，誠然忘卻周遭同伴的眼光，情感聲調都一發不能收拾，真不禁要佩服他。當時我始終沒有一絲哀愁，只感覺自己快樂地來應該也要愉快的去，把感情鎖在不知名的角落裏，不讓它流落在叙別中。

就在拉律山腳下，使我憶起步上金馬侖茶園的那一段時光，我敢說那將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那時我們六人，一步步向寒冷，並說兩年後再聚時要把六人的圈子擴大成十二人的圈圈。兩年後我們依然只有六人，更因為步伐不同我們的距離越來越明顯。

有人說在拉律山上可以和雲捉迷藏，真的，雲從我的眉睫流過。當雲流過時，是否你也和我一樣希望它來自另一邊的天空，若它是雨雲，更希望它下一場雨。

編前編後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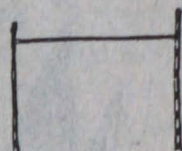
*韻兒

大概有人會問：「幹嘛要做兒童詩小輯呢？」雖說德國作家諾瓦里斯說過：「無論甚麼地方，只要有孩子，就會有一個黃金時代。」可我只想到：讀兒童詩也是好的。而恰好我手頭上又有一些童詩，於是就做了；看來我做一件事通常都沒有甚麼充份的理由。

有人說詩不能譯，說得也何嘗不是沒道理，而我也只能挑些「比較能譯」的來譯一譯，譬如羅芝·麥柯和邁克·羅生的詩，裏頭有許多的押韻、地方口語、暗喻、一語雙關和節奏等等，一

譯就「死掉了一首詩」，唯有放棄；當然其他人的詩也一樣「難侍候」，而我們是一定要體貼和尊重它們為何美麗成那個樣子。

要謝謝馬大的那班學生，因為他們快快把詩寫給我。要謝謝陳大榮，因為他的熱心幫忙；致謝的方式是送兩首急口令給你們繞：(一)門口有四輛四輪大馬車，你愛拉那兩輛，就拉那兩輛，你不愛拉那兩輛就甬拉那兩輛。(二)八里門前八棵樹，八個八哥樹上住，八個小孩拿着八個耙棍打，打得八個八哥不敢再上八里門前八棵樹上住。



*Sara Midda 畫

翻譯後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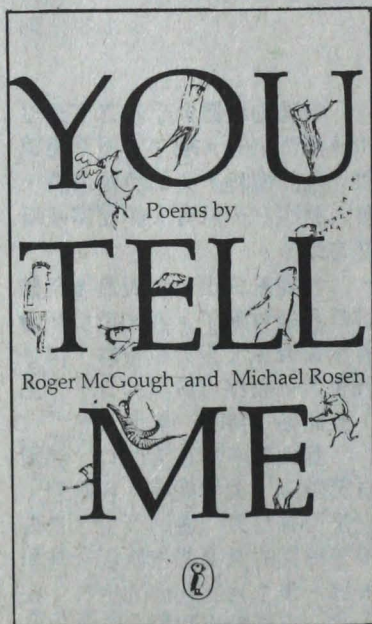
*儂子

不記得是那位作家曾經說過，如果偶爾間發現一本曾經被打入冷宮或是早已忘了它的存在的好書時，那種喜悅有如「驚豔」，如同初見面的情人，感覺似曾相識，又嘆相見恨晚。

這幾天我就遇上相同的一回事，就在《蕉風》的書架上。韻兒才做完小孩書小輯，這回又來兒童詩；她丟過來一本薄薄的孩子詩給我，說：「缺稿，譯幾篇來吧！」就這時我見到了它。

《你告訴我》*You Tell Me* 這本「小」書，篇幅小，頁數少，文字簡淺，給的對象也是小小人兒，雖是簡簡單單的組合，內容卻具驚豔之美。原因無它，只因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童年是人生最自然，純真的一部份，不必刻意強記甚麼，回憶起來依然還是鮮明刻心的。

寫孩子書的人必然有顆孩子的心；敏銳，單純；這本詩集的二位作者就是這樣。書的序言也



《你告訴我》的封面

這麼寫道：「Michael Rosen 和 Roger McGough 是當今現代有名的詩人（英國），他們善用輕鬆自然的現代口語，寫出日常生

活中的小片段——比如：大熱天買冰淇淋的心情或聆聽足球賽結果等等。雖然有時他們的詩也會透點悲哀或有些許詭譎荒唐，但絕大部份是充滿淘氣和喜悅感的。」這本集子的小詩就是這麼「可笑」，卻又不得不說它好。

翻譯文章是頗傷腦筋的事，對於詩集更不在話下；不過既然有人開口，又限篇幅的需要，只好戰戰兢兢的做起一些，只可惜自己能力有限及語言上的隔閡太大，譯了大半天只得出一份心得，那就是：想看好詩，想得其真趣，最好的方法是自己找原書來看。隔了翻譯像是隔了層山，說得不好是「進不去」，好說的則是「不夠真切」；雖然翻譯多少有介紹功能。

這本《你告訴我》有許多極好的詩，實在不能譯（實在不忍心破壞了原來的好），原有的用字有着太多的語言背景，如何的妙筆點精還是無法跳得過的。□

只要我長大

*陳全興

爸爸說
只要我長大，就可以
像大哥穿白衣結領帶，替人看病
像二哥拿粉筆寫黑板，教人讀書

媽媽說
只要我長大，也可以
像三姐上台演講，拿獎勵金
像四姐打球賽跑，獲得獎牌

祖母却說
不，還可以娶漂亮太太
生孫子讓她抱

長大真是好玩得很呀！
一下子可以得到這麼多東西
又能做這麼多的事
雖然我不喜歡吃飯
但爸爸、媽媽和祖母都說
要吃多多飯才能長大
我只有吃了

有一天
只要我長大
嘿嘿……

但為甚麼這麼久了
我還長不大？



給瑞香

*化拾

我的手錶裏有三隻腳
有一隻長，一隻短和一隻瘦
我喜歡在課堂上看他們比賽
原來
越瘦的走得越快
瘦的就像我
短的像妹妹
長的像弟弟
每次都是我跑最前
常常
我還沒算出我跑了多少個第一
下課鐘便響了



Kukiya 作 木刻

放風箏

*林雲龍

風箏飛得好高
高高摸着藍藍色
大肚子的天
那個是阿華的大蜻蜓
那個是阿強的大蜈蚣

最好阿強的大蜈蚣的線斷掉
他很壞
以前推我跌倒過
現在又不讓我玩風箏
最好最好他的大蜈蚣飛失掉

風

他甚麼也沒說
要來就來了
書頁紙屑樂開懷
翩翩飛舞伸懶腰

雲與陽光

其實他們很要好
偶爾我擁抱你
偶爾我揉揉你
誰也不欠誰

氣了，且擺一副黑面孔
惱了，也蓄意亂傷人
罷罷罷
他們依然要好

娃娃

娃娃最可愛了
媽媽卻不給我生一個娃娃
因為爸爸說生娃娃多麻煩
又沒有錢養他

*
朱旭龍

爸爸一定是不讓媽媽生娃娃才騙我
娃娃只是喝奶罷了
又不會吃糖果，吃冰淇淋
那裏需要錢



夏卡爾 赤馬 一九四五 油彩

玩具

媽媽 爲甚麼
要買長長又好貴好貴
的的打打
哥哥叫做甚麼機關槍的
玩具
還會閃着紅紅的火
我每次都給哥哥嚇着了
哥哥好高興
可是 我一點也不喜歡
媽媽 給我買一只
白白 漂漂亮亮的
會飛的鳥
好不好

*
水泠

糖果

媽媽把昨天買的一大包糖果
放在高高的大櫥上
紅紅紙包着的
是好好吃的橙味
還有不知是甚麼味道的
藍色、青色、黃色、紫色的
一定都很好吃

*
陳全興

媽媽說我昨天晚上沒有刷牙
所以把糖果放得高高
不給我吃
她不知道
只要我用書櫃裏兩本最厚的書墊腳
一樣可以拿到糖果

小 明 明 的 信

*
林
若
隱

1.

你走的時候
我想起隔壁叔叔
媽說叔叔是大人了要賺錢不能回家
你走的時候
我怎麼看你都不像

2.

你走了家裏靜悄悄
只有小貓咪仍到處拉糞
那天媽氣起來打牠
就一逃不見了
我從來沒見過媽那麼兇

3.

爸這幾天常說：海濶天空……
我一點都不懂
只知道天空大概是養鳥的地方吧
海是捕魚的地方
大人捕魚打鳥的地方

4.

後來爸又說：海濶天空
男孩子總該出去闖闖……

媽和外婆都沒說話
我想到以前我們家養的小鳥
一飛出去就沒再飛回來

5.

昨晚下了一場好大的雨
新村又浸水了
媽把我趕上閣樓不準下來
我看見你那雙涼鞋
在水中浮來浮去

6.

其實下雨真不好玩
我又感冒又傷風
躺在床上跑不得
還要吃苦苦的藥
真的好羨慕大人啊不會生病

7.

我不要寫了
生病真討厭
這幾天一直在打噴嚏
是不是你在想我呢？
我也好想念你

董希平 木刻 吸水



錢 不 見 了

*
朱
旭
龍

媽媽哭得好傷心
因為她存在銀行裏的錢
不見了
爸爸不斷安慰媽媽
說：算了算了
哥哥卻叫爸爸把錢要回來

為甚麼銀行裏的錢也會不見呀
老師不是說過
把錢放在銀行是最安全的了

一個真故事

初戀
當我十歲

咱們計劃一項旅行
進城去
蠻豪華的一回事
進城去
長途火車上
一路行駛
進城去

咱們旅行之前一天
進城去
她說：「你可介意如果海倫
與咱們一塊
進城去？」
「太好了，」我說
「咱們三個，我們全去
乘火車
進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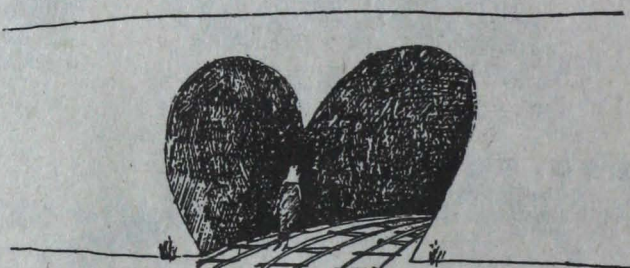
所以是那麼一回事——
咱們三個
我，她和海倫
按照咱們之旅行
進城去

* Michael Rosen

但當咱們到得
城裏時
咱們三個——
我，她和海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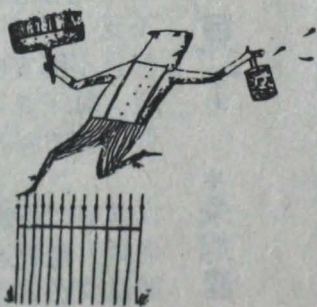
那兒有個這麼樣的長隧道
而她的朋友，海倫
這麼說：
「嘿！讓咱們丟下他。」
而她們果真這麼辦
然後那兒
再也沒有咱們三個了
那兒只剩下我
站在隧道裏頭
我沒窮追她們
我回家

* 韻兒譯



*Sara Midda 畫

柵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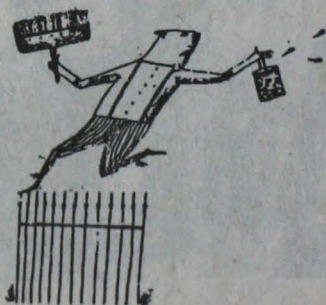
*Sara Midda 畫

年衰力竭的
爺爺
自願
粉刷柵欄

隔天
在隣居群中
我們聲名大噪
爲了我們嶄新的柵欄
(和我們的髒帽子)

* Roger McGough

* 儂子譯



打鼾

當我們去
爺爺家時
他睡熟了

當他睡覺時
他打鼾

當他醒來
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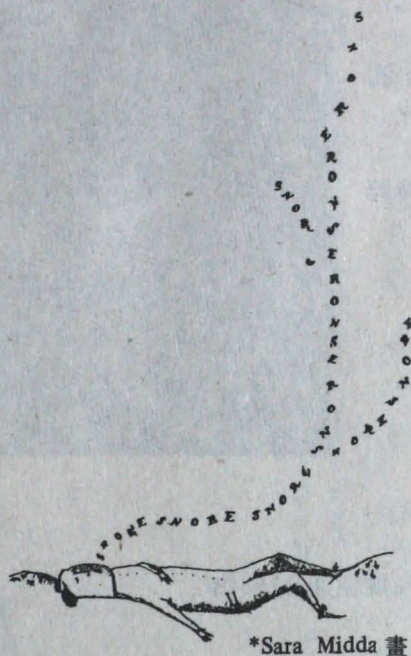
「我打鼾了嗎？」
「我打鼾了嗎？」
「我打鼾了嗎？」

每個人都說：「不」
「你沒打鼾。」

爲何我們要對他撒謊？

* Michael Rosen

* 韻兒譯



*Sara Midda 畫

世上最難做的事

是站在炎熱的太陽底下
排在買冰淇淋長龍的最尾端
瞧着全部人剛買到他們的冰淇淋
脫離長龍
第一口舔下他們的冰淇淋

* Michael Rosen

* 儂子譯

煩擾

有些人
時常播放評論
他們對我說：
哈囉，蓬鬆頭
你雙手可真大
你可曉得你雙眼凸出來？
你是個怪獸
你連半個白人也不是
你的手指像香腸
你行路像頭熊
你下巴上的那個東西可是個疣？

* Michael Rosen

* 韻兒譯



*sara Midda 畫

翻看舊照片

那是誰？
那是你的梅爾阿姨
而那是我
在桌下

那是誰？
那是比利舅舅
那是誰？
傻傻的我

那是誰
舔着個甜棒糖？
我不太確定
但我想那是保麗

那是誰
躲在樹後？
我不曉得
我瞧不見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那是誰？
祖兒小寶寶
那是誰？
我不曉得

那倒頭而立的是誰？
掉轉來看
那是泰德叔叔

* Michael Rosen

* 儂子譯

預告

*Jenny Joseph

*韻兒譯詩八首

當我是個老婦人時我會穿紫色
戴一頂不襯和不適合我的紅帽子
我會把養老金花在白蘭地酒和夏天手套
及網拖鞋上，並說我們可沒錢買牛油
當我累了我會坐在行人道上
並飛快地搶下店裏頭的樣品貨、按警鈴
拿枝棍敲打圍籬的鐵欄杆
並從年輕的自制中甦醒過來
我著室內拖鞋出門行在雨中
並摘下別人花園裏頭的花朵
而且學習隨地吐痰



你可以著糟透的衣裳和發胖
並一連吃下三磅的香腸
或一星期都是麵包和醃瓜菜
而且密藏鋼筆和鉛筆和杯墊和童年八寶箱裏的東西
但現在我們須要有衣服令我們乾爽
且得付房租及不罵街
並為孩子建立一個好模範
我們必須邀朋友來一塊用晚餐和閱讀報紙

可或許現在我得開始練習練習
以便那些認識我的朋友不過於驚愕和吃驚
當我忽然間衰老並開始穿紫色

誰

*Ojars Vacietis

*Diana Rusell 英譯

誰把灰麻雀造成灰色？
誰把一隻山鳥造成黑色？
誰把青鴉造成青色？
誰把白海鷗造成白色？
每個都喜歡自個兒的模樣
所以每個定然是自造自個兒

雨

*Janis Baltvilks

*Irina Zhelezhova 英譯

「誰在敲窗？」
「雨點。你沒瞧見嗎？」
「讓它們進來。我肯定它們喜歡
與我玩和跳舞。」

「不，它們可不會那些，你可得
自個兒玩和跳舞。
河媽媽可在等着它們，
它們得趕快回家。」

天空裏

有多少個太陽

*Janis Baltvilks

*Sergei Ess 英譯

「你可曉得，瑪莉亞
昨天這兒
太陽可照得發亮。」

「昨天，利達，
里加的太陽也照得發亮呢。」

「讓我們去問媽媽：
那可是同一個太陽
或是另一個不同的？」

如果是冬天

*Barry Macsweeney

如果是冬天
和下雪 我會
做一個雪人
用梳子當嘴
用深藍色的鈕扣當眼睛
用胡蘿蔔當鼻子 牙刷
當煙斗 生動如
「沉思者！」
但如你來
與我一塊兒
安
你問能否
把它踢倒
經過我一切的努力
我會說可以
可以吾愛

而在你離去後
我會秘密地重做它
並瞞着你藏起來
(不希望傷到你)

小種子

*Janis Peters

你熟睡了
並且瞧不見
一棵高大的樅木
掉下一些小種子

*Sergei Ess 英譯

這些小種子
穿上漂亮的青衣裳
一模一樣
它高大媽媽的樣兒
這些種子，你瞧
掉進地球裏頭
長大成爲
樅木甜寶貝



*阿胡畫

爹，給我講個故事

*Diana Russell 英譯
*Ojars Vacietis

爹，給我講個故事
關於一群醜妖怪著上深青色的夾克
關於一座皇宮沉進一個湖裏……
爹，給我講個故事

一個王子怎會跑來跟
一隻可怕、翻騰的恐龍博鬥？

要發生怎的奇蹟
高加才能恢復原形？

爹，給我講個故事
閃電怎麼承受得了
它那震耳欲聾的聲音？

繼續把故事說下去以便
我聽得合不攏嘴
爹，求你……

數瘋子

*Donald Justice

這個給放進拘束衣裏
這個給送回家
這個獲得麵包和肉
但一口也沒下嚥
而這個哭叫不不不不
一整天

這個張望窗口
好像當它是一道牆
這個瞧那兒沒有的物件
這個瞧曾有過的
而這個哭叫不不不不，一整天

這個以爲他自個兒是一隻鳥
這個以爲是一頭狗
而這個以爲他自個兒是一個人
一個正常的人
並且重復的哭叫不不不不
一整天

蜜月

*蘇雪青

沒結過婚的人，大都嚮往婚後所謂的蜜月期；我因為嫁了不同國籍的人，所以應法律及習俗需要，前前後後結過四次婚，不過回想起來好像一次蜜月都沒渡，就匆匆忙忙的學着適應婚姻生活了。

跟一個美國朋友解釋「蜜月」這個單字，還記得我告訴她是因為這個月甜甜蜜蜜的，所以叫「蜜月」。她眨着兩排長閃閃的金睫毛，開心的說「喔！是不是一種放了很多蜜上面的那種月餅！」「是月餅的月沒有錯，不過不是月餅，是一個月甜甜蜜蜜的」我說，我不喜歡用一個英文字帶過中文的解釋，所以耐心的跟她解說。後來她懂了並告訴我「中文字很有意思，一樣的月可以想成月餅、月亮和一個月」我不禁失笑叫我這位朋友「天才」。她是一個可愛的人，滿口不成語法的語法像是暗藏着許多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常常，我因為

教她中文而獲得很多樂趣。

「一個月沾了很多蜜」這樣的解釋倒也不錯，就是難在怎麼沾法？

記得我「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大學還差三個月才畢業，我請了二位同學當証婚人，連同自己蹺了半天課就同他上了法庭辦起了結婚；像是一個鐘頭不到吧！毫無氣氛的已經成了夫妻，他還嘻笑地叫了聲「老婆」，我則肉麻得趕緊轉身同旁邊的同學說話。婚期在畢業考之前，自然不必費心計劃蜜月。

第二次結婚大可說是結給親戚朋友看的；發了許多金錢和精力才換得別人的認同。那一次後我搬去與他同住，屋裏除了他還有別人；因為他和同學分租公寓。那個月就在別人的注目之下開始過婚姻生活。

二個都是極自我的人，放在小小的一間房裏住，轉來轉去的像轉不出另二隻眼睛。那個月成

日蹙着氣，小心翼翼的過日子，二人都覺得日子過得好辛苦，跟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每天管着買菜、吃飯，拿着筆記算今天用了多少錢；日子突然過得又荒又快。常常我依着後門廚房外的陽台，低下頭看住在下面三層的女人，她們過得即適意又自在，好像同我不太一樣。

第三第四次的結婚，心已經沒甚麼特別的感覺了。像是換了不同的空氣一樣換了不同的心。結婚前一天有人問起來，我說「是呀！明天結婚」好像談的不是自己的事。第四次結婚只是補辦手續罷了，一點記憶也沒有。

如果仔細算起來我應該才過完蜜月期，不過實在不太想得起來怎麼過的。問起結婚的情形，好像只能想起一堆一堆滿臉笑的客人，他們熱情的一一和我握手、道喜，而我則是打扮得整整齊齊，斯斯文文的回着微笑。

花圓月好

*胡一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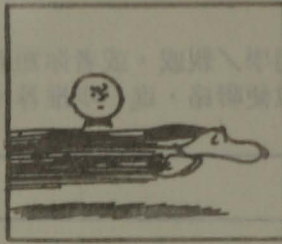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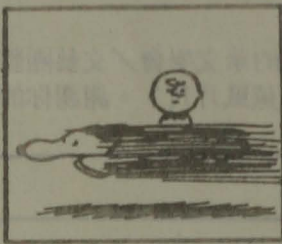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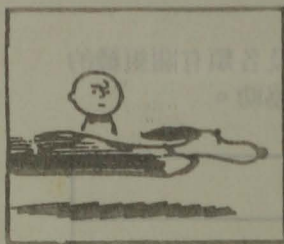
我們笑說：「可是中秋早就過了。」我們的意思是指如果中秋還沒過，那倒可寫篇中秋如何如何之類的流水文章應應景，可是中秋早過了。是，中秋早過了，但不曉得啥原故，感覺上倒像中秋才過似的，而中秋節那一天的情景，竟出奇的一片清晰和明亮。

近年來，我倒不介意甚麼中不中秋的了；大概獨自在外過中秋也過了好幾年，變成習以為常了。可我想心底裏我還是喜愛過

年過節的；中秋即來臨時，我就聯想到燈籠、月餅、小芋頭、菱角、豬籠餅和花圓月好。花圓月好大概是又悲又喜的事兒，但我對豬籠餅有特殊的好感。你可曉得啥是豬籠餅？豬籠餅有說不出的稚氣和可愛。豬籠餅的模樣兒是一頭豬或者不是一頭豬，裝在一個紅色的豬籠裏頭，一個個以昇天的姿態掛出來賣的那種餅。我喜歡這種餅，這樣一個個吊在半空中，見着了總是覺得有些好笑，於是禁不住開心起來，而豬

籠餅十分的趣緻，且頗能喚回童年的溫馨。

這一年的中秋大概是我吃月餅吃得最多的一次。去年我在徐流的家過中秋，老提不起興趣吃月餅，吃得多的倒是水果。今年妹妹跟我說：「要買月餅？你買你吃的那份就好了，我不要吃，怕發胖。」於是我就只買兩個大人餐廳的冰皮。後來到底妹妹也嚐了嚐，她說想不到沒甚麼甜，很好吃。於是我又買一盒冰皮：兩個蓮蓉兩個荳沙。當時我弟弟



別再三心兩意了，現在就訂閱

蕉風月刊 ■ 每本一元五角，優待長期訂戶
半年六期特價八元 / 全年十二期特價十五元



1. 《蕉風月刊》回頭書贈送本刊長期訂戶

- 我們還有些三六〇期（八三年五月號）到 三八三期（八五年四月）的過期《蕉風》，本期開始贈送訂戶。
- 想要上列過期《蕉風》的訂戶請寄來回郵信封，我們即寄上你想要的期數。
- 郵費如下：一至二本，郵費二角五分，三至五本、四角正，六至十本、六角五分，十一至二十本、一元正，務請附上確實數目回郵。
- 如上列各期中無存書，我們將以他期代替。

2. 本月新訂戶除了上述優待外，還可以獲贈已絕版的《星馬詩人作品》

- 收入梅淑貞、白焄、牧鈴奴、英培安、賴敬文等優秀現代詩人作品。
- 存書無多，送完為止。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備 註		



請將訂費到郵局購買 **Money Order** 或 **Postal Order**，
連同上列表格（可以自己畫）寄至：
Malaya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外地訂戶如寄支票，請附加銀行手續費五角)

請參加我們的訂戶運動

請把你的朋友／同學／親戚，或者你知道的華文學會／文藝團體及各類有關組織的地址寫下來給我們，以便聯絡，進一步推薦《蕉風月刊》。謝謝你的協助。

姓名／名稱	
地址（英）	
姓名／名稱	
地址（英）	

請寄：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若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或來電（03 - 7572455）詢問，謝謝。

• 代理表格 •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折扣率是二十巴仙，即每本只實收一元二角。
- 所有賬目必須在收到《蕉風月刊》一個月後結清，若有退書，也請一并寄回。
- 代理數量若有增減，請盡快來信或來電通知。
- 所有書款請換成支票／滙票，逕寄下址：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姓名（中）		（英）	
地址（英）			
電話		職業／就讀學校及班級	
代理數目	本		
備註			



陳其寬 潮 一九八五 水墨畫

在這兒，於是又掛電話喚他過來嚐，順帶又添了兩個雙黃的冰皮蓮蓉；再加上公司每個員工都獲派一盒月餅，於是我對妹妹笑說：「我不管，你得想辦法吃下這些月餅才好。」後來她果真很有辦法地解決掉。月餅這樣東西一盒有四個餅大概是有些道理的：一打開來，雙雙對對的，讀起來便是花圓月好，真是美麗的姿態。

中秋前夕弟妹穿得五顏六色去參加中秋舞會，我說，嘩，你

們有沒搞錯？看得人眼睛痛。妹妹忙辯道：「去舞會就要穿得古靈精怪才過癮！」我禁不得笑：「那你有多怪就穿得多怪去罷，看來機會難逢。」據說那舞會要到九時才開始，直落跳舞跳至深夜二時才罷休，真精力充沛。

而我，我沒精力去參加舞會，我選擇和一個新朋友聊聊天，祝他中秋節好，然後在中秋節上一個同事的家去吃晚餐。本說好要喝酒的，還和其他的人誇口說不醉不歸，可是三塊雞肉、一塊

燒鴨下肚後，膩得只能喝中國茶消膩。過後吃梨，無顧忌的幾個人分了來嚐。還去瞧人家自製而得獎的燈籠；是個孔雀，一身繽紛的亮光，屏會得緩緩微顫地開了又合了又開。

而月亮，是一個黃澄澄的月亮，要直至十時許方掛在空中，暈黃暈黃的，一種粉的顏色，看來溫柔而安祥。中秋的月亮大概對異鄉人來說是有許多層意思的，但在我眼中，但覺是涼的，天涼好個秋的那個涼。 □

瑪麗莎 七歲 宴會



陳文偉 八歲 花園



陳文偉 八歲 吃咖哩



Diterbitkan dan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

BULANAN CHAO FOON / NOV.

封面：黃曼濊小姐1984年作品「於此，我寄以希望」 壓克力

"Here I place my Hope" 20" x 16" by Ng BOAN-CHER